

雙涕如露露翰曰大川天河也

擬涉江采芙蓉良曰芙蓉水草其花美此言思婦盛年其夫遠遊采此以自傷也

上山采瓊蕊穹谷饒芳蘭濟曰瓊蕊王英也芳蘭香草也上山采王英欲以自高絜

下入穹谷見香草處幽而美感而采之采采不盈掬悠悠懷所歡向曰掬把也言

采之未及盈把悠然懷遠人思與之同歡也善曰毛詩曰終朝采綠不盈一掬故鄉一何曠山川

阻且難沈思鍾萬里躑躅獨吟歎平銑曰曠遠鍾注也躑躅不安貌感

此阻闕注萬里情之不安獨為吟歎

擬青青河畔草翰曰此喻情人感時思遠行也

靡靡江離善本作離字草熠以耀生河側良曰靡靡細弱貞光色盛也善曰江離已見子虛賦

皎皎彼姝女阿上鄒當軒織向

皎皎明絜貌姝美也阿鄒柔順貌當軒當門也織織素也粲粲妖容姿灼灼美顏色

良人遊不歸偏棲獨隻翼空房來悲風中夜起

歎息銑曰良人夫也偏獨也空房謂獨居無人也風入空房益令人悲故曰悲風中夜半夜也

擬明月何皎皎翰曰此謂閨人對月思行人之意

安寢北堂上明月入我牖照之有餘暉攬之不

盈手濟曰寢卧也安卧之時明月入於我牖牖之中照則光暉有餘攬而取之不盈於手喻夫空有名而不能見善曰淮南

子曰天地之間巧歷不能舉其數手微恍惚不能攬其光也高誘曰天道廣大手雖能微其惚恍無形者不能攬得日月之光涼

風繞曲房寒蟬鳴高柳踟躕感節物我行永已

久良曰涼風寒蟬七月時候也踟躕志感此節物而天嫁行久不歸悲之深矣遊官會無成離思

難常守向曰言遠遊仕官不得成名抱此離別之思常難守之

擬蘭若生朝陽

堅貞取之為比

銑曰蘭若皆香草古詩取興閨中守芳香之氣以待遠人機以松柏

嘉樹生朝陽凝霜封其條

翰曰嘉樹松柏也山執心東曰朝陽封著也

守時信歲寒終不彫美人何其曠灼灼在雲霄

濟曰言我執持其心同松柏經寒而不彫落也美人謂夫也曠遠也灼灼中心明憶之貌在雲霄言所憶遠也

隆相彌年月長嘯入飛颺引領望天末

路隔無期 璧彼向陽翹良曰彌終也天末遠也謂思想之盛終於年月長為嘯聲入於飛風翼達遠情也翹英之秀者曠遠

之心亦猶葵藿傾翹以向日也

擬青青陵上栢

亦猶是焉故機取以為比

向曰栢生於高陵而色青青在何言得性而不可攀仰蘋靈草生於高山

冉冉高陵蘋習習隨風翰

平銑曰冉冉進長貌習習數飛貌翰羽也善曰山海經

曰崐崘之丘有草名曰蘋如葵字書曰蘋亦蘋字也

人生當幾時璧彼濁水瀾戚戚

戚多滯念置酒宴所歡

翰曰濁水謂潢潦水也戚戚憂也所歡朋友也言人生如濁水之易竭何多憂滯而一置酒與朋友為歡善曰言濁水之波易竭也

方駕振飛轡遠遊入長

安名都一何綺城闕鬱盤桓

濟曰方駕並駕也名都即長安也綺美也闕樓觀也

鬱積也盤桓廣大兒善曰史記曰公仲謂韓玉曰不如和秦賂以一名都

飛閣纓虹帶曾臺冒

雲冠

濟曰飛閣閣道曾臺高臺也纓繞冒覆也言虹雲之依臺閣如冠帶焉善曰虹帶已見吳都賦虹或為垂非

高

門羅北闕甲第椒與蘭

良曰高門王公之宅羅列闕門也第謂第一宅也椒蘭將以塗室取其溫香善曰西京賦曰北闕甲第當道直啓椒蘭蓋取其嘉名且芬香也

玉軒

向曰俠客遊人也絕景馬名駿駕也玉軒以玉飾車善曰列子曰晉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使其俠客以鄙相攻

善曰

魏書曰張繡降而復反上所乘馬名絕景為流矢所中都人已見上國語叔向曰絳之富商而能金玉其車遨遊放

情願慷慨為誰歎平銑曰感彼遊樂各稱所願慷慨之志誰歎息也

擬東城一何高翰曰言高城常存而人易老不如早為行樂

西山何其峻曾曲鬱鬱崔嵬零露彌天墜蕙葉憑

林衰濟曰峻高曾重也崔嵬高大貌彌縮也蕙香草也憑依也言零露徧天而下香草皆依林而衰悴善曰尚書五行傳曰

雲起於山彌於天彌於天寒暑相因龍襄時逝忽如積善本作頽字三閭結

飛轡大耋結嗟落暉良曰龍重也言寒暑相重時節之往忽如積落也三閭大夫謂屈原也結飛轡

言將遠遊以求長生耋老也言大老之人嗟歎日暮而惜其時善曰離騷引曰屈原者為三閭大夫離騷曰飲余馬乎咸地摠余轡於

扶桑周易曰日昃之離不鼓岳而歌則大耋之嗟凶也曷為牽世務中心若有違

向曰曷何也言何為牽於時事而違歡賞之心善曰毛詩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京洛多妖麗玉顏

伶瓊鞋銑曰伶齊也瓊鞋玉花也言妖麗之顏齊於玉花閑夜撫

鳴琴惠音清且悲長歌赴促節哀響逐高徽翰

惠順也言琴聲順和也調急曰高言歌之哀響逐琴調而急也一唱萬夫歎再唱梁塵飛

濟曰萬夫歎言稱美者衆也再重也重發其聲清韻繞梁動於飛塵善曰七略曰漢興魯人虞公善雅歌發聲盡動梁上塵思

為河曲鳥雙游澧善本作水湄良曰河曲鳥謂鴛鴦為此鳥

言我思與美人同遊如河曲之鳥

擬西北有高樓向曰此明賢才不見用也

高樓一何峻迢迢善本作若若峻而安綺窓出塵冥飛

陛躡雲端銑曰峻高也迢迢遠貌綺窓結綺為窓網也飛陛閣

陛飛陛佳人撫琴瑟纖手清且閑芳氣隨風結哀

響馥若蘭

翰曰佳人喻君子撫琴瑟喻有才德也清閑芳氣言德之美也蘭香草也言雖不見用哀歎之音猶馥於

若蘭玉容誰能

善本作顧傾城在一彈 濟曰玉容喻美才也言誰能眷顧我

之才為一彈撫當傾於城國而視也 善曰玉容傾城並已見上

佇立望日吳躑躅再三

歎

平不怨佇立久但願歌者歡

良曰佇立久立也日吳

被用故再三歎也歌者謂唱和之人言我不怨待時之久但願知己之人歡也

思駕歸鴻羽比翼

雙飛翰

平向曰鴻鳥一舉千里言我將駕之與同其心者俱去

擬庭中有奇樹

銑曰此言友朋離索相思之情

歡友蘭時往迢迢

善本作匿音微

翰曰蘭時春時也匿

信虞洲引絕景四節逝若飛

濟曰虞洲日入處也言虞洲引日使四節之往如飛

善曰虞洲已見上

芳草久已茂佳人竟不歸躑躅林渚

惠風入我懷

良曰言芳草久已茂盛而友人竟未歸也躑躅思念循於林池之上惠和之風入我襟懷感

物戀所歡采此欲貽誰

向曰感此春物思戀所歡所歡未

擬明月皎夜光

濟曰此喻權臣用事時氣迅速人情漸壞在貴忘賤之意

歲暮涼風發昊天肅明明

良曰涼風七月時也發起昊大也言大天之氣嚴而至明也

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

向曰招搖斗柄前星天漢天河也東南西北各當時所轉善

曰呂氏春秋曰季秋之月招搖指戌大戴禮夏小正曰七月漢案戶漢天漢也案戶者直戶也李陵詩曰招搖西北馳天漢東南流也

朗月照閑房蟋蟀吟戶庭

銑曰蟋蟀蟲名翻翻歸

鴈集嘒嘒

呼寒蟬鳴嘒嘒昔同宴友翰飛戾高冥

翰曰嘒嘒鳴也戾至翰羽也飛至高冥喻友朋名位高也冥天邊也善曰歸鴈已見鶴鵲賦嘒嘒已見秋興賦寒蟬已見上文毛詩曰

匪鵲匪鳥翰飛戾天

服美改聲聽居愉遺舊情織女無

機杼大梁不架楹

濟曰位高則衣服美改昔時聲聽安於愉樂弄友人故情也織女星名大梁昂星也言皆空有梁織之名不堪操有架楹喻人空有相知之名不為相知之用善曰言有名無實也織女已見上爾雅曰大梁昂也

擬四愁詩一首

張孟陽

良曰四愁凡四首今一首入此

我所思今在營州欲往從之路阻脩

向曰分幽州為營州阻隔脩長

也登崖遠望涕泗流我之懷矣心傷憂

銑曰崖岸也

涕在鼻曰泗言登高遠懷思望聖君故傷憂之也

佳人遺我綠綺琴何以贈之

雙南金

翰曰佳人喻賢德也綠綺琴名喻要術也南金喻忠義也言賢德之人遺我要術我將忠義贈之善曰傳玄

琴賦序曰齊桓公有鳴琴曰號鍾楚莊有鳴琴曰繞梁中世司馬相如有焦尾蔡邕有綠綺皆名器也

願因流波

超重深終然莫致增永吟

濟曰流波喻信也超重阻險喻護伎也言我願以忠信超

度護伎之代終不能致故增長歎也

擬古詩一首

陶淵明

良曰此言榮樂不常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逢曙酣

且歌

向曰佳人謂賢人也美猶愛也樂酒曰酣言天清風和賢人愛此良夜至明酣歌也善曰尚書曰酣歌于室

竟長歎息持此感人多

銑曰樂極悲來故歌竟歎息言是事多感於人心也

明明雲間月灼灼葉中花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

翰曰灼灼明也言月滿則缺花盛則落好惡暫時此安能久當如何言不可奈何

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并序

謝靈運

濟曰魏太子曹丕也鄴魏都也此代當時諸賢之意

建安末余時在鄴宮朝遊夕讌究歡愉之極

良余代不自謂也究盡也言朝夕讌樂盡歡娛之極

天下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

者難并向曰四者謂上良辰等事今昆弟友朋二三諸彦備

善作共盡之矣古來此娛書籍未見何者

銑曰昆弟謂子建友明謂王粲陳琳等美士曰彥盡謂盡其娛樂言古來君臣未有相得如此者也

楚襄王時有宋玉唐景翰曰宋玉唐勤景差皆楚大夫並以辭賦見美

梁孝王時有鄒枚嚴馬遊者美矣而其主不文

齊曰梁孝王漢景帝弟封於梁鄒陽枚乘嚴忌司馬相如皆梁王賓客為遊者美之其主不文謂梁王無文學善曰漢書曰梁孝王來朝從遊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司馬相如見而悅之客

漢武帝時善本無徐樂諸才備應對之能

良曰而雄猜多忌豈獲晤言

之適向曰武帝剛疆疑忌亦不得明言不誣方將庶必

賢於今日爾銑曰我所迷不作誣誑庶歲月如流零落

將盡翰曰零落謂應撰文懷人感往增愴

濟曰言不撰定其文思其人而其辭曰

魏太子

百川赴巨海眾星環北辰

向曰環繞也北辰北極星也照灼爛霄漢遙裔起

長津天地中橫潰家皇善本作拯生民

銑曰爛文貌遙裔遠也天區宇既滌蕩羣英必

地中橫潰以水喻亂也家皇謂魏武也潰亂生民皆如此焉而武帝拯拔之善曰橫潰以水喻亂也家王謂魏太祖也陳思行女哀辭曰家王征蜀漢司馬相如難蜀文曰拯生民於沈溺說文曰出溺為拯

來臻

翰曰滌蕩謂清淨也羣英則王粲陳琳之類臻至也善曰東京賦曰區寓又寧謝承後漢書曰黃向對策為羣英之表

忝此欽賢性由來常懷仁

濟曰忝辱欽敬也言我辱此敬賢之性常思見仁德之人

況值眾君子傾心隆日新

良曰眾君子謂王陳等傾心謂傾已之心以盛日新之德

論物靡浮說析曆理貫敷陳

向曰言著論析理必布陳其實不為浮說也善曰

莊子曰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

羅縷豈闕辭窈窕究天人

向曰羅列縷述也謂

列述文章無有闕遺皆盡天人之理善曰王延壽王孫賦曰羌難得而羅縷羅或為覩天人已見應吉甫華林園詩

澄觴

善曰侯瑾

蒲金壘連榻設華茵

銑曰燈觴清酒也金壘樽也榻牀茵褥也

急絃動飛

聽清歌拂梁塵

翰曰急絃謂急調也飛聽謂感飛鳥來聽清歌言清妙歌聲動於梁上塵也善曰侯瑾

箏賦曰急絃促柱變詞改曲抱朴子曰匏巴操琴作何言相

遇易此歡信可珍

濟曰言歡賞可珍重也

王粲

家本秦川貴公子孫遭亂流寓自傷情多

幽厲昔崩亂桓靈今板蕩

良曰幽厲周二王也桓靈漢二帝也崩亂板蕩皆零敗貌

善曰幽厲周二王也桓靈後漢二帝也崩亂板蕩皆零敗貌

伊洛既燎煙函崤沒庶象

善本作豫字向曰燎煙林也伊洛二水名謂

東都也言東都宮室遭董卓所燒也崤山名謂秦地象道也言陷沒庶政理之道善曰曹子建送應氏詩曰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燒焚

整裝辭秦川秣馬赴楚壤

銑曰整齊秣飼也楚壤荆

州也謂粲避西京之亂投荆州也善曰王粲七哀詩曰復弃中

漳自可美客心非外獎

翰曰沮漳二水名獎勸也言

余常歎詩人言式微何由往

濟

勤善曰沮漳已見登樓賦小雅曰獎勸也

式微式微胡不歸言察常感此而無由得歸往善曰式微已見曹子建情詩上宰奉皇靈侯伯

咸宗長良曰上宰謂曹操皇靈謂獻帝咸皆宗尊也言曹公奉獻帝威以征諸侯皆尊而為長善曰上宰謂太祖也

雲騎亂漢南宛善本作紀字郢皆掃盪向曰雲騎言多

排霧屬盛明披雲對清朗良曰雲霧喻昏亂盛明清朗喻曹公也言我披排昏亂得見曹公亦猶青天白日也善曰盛明清朗喻太祖也王隱晉書曰樂廣為尚書令衛瓘見而奇之命諸子造焉曰每見此人瑩然若開雲霧之觀青天既瑤謝太祖牋曰一得披玄雲望白日唯力是視敢有二心

慶泰欲重疊公子特

先賞翰曰慶善泰通欲猶欣也重疊謂遇曹公及太子丕也不

謂息肩願一旦值明兩濟曰武帝既明而太子又明故謂息肩不謂今日遇太子恩厚也善曰息肩已見東

竝載遊鄴

京方舟汎河廣良曰言天子同車而遊樂善曰魏

綢

繆清讌娛寂寥梁棟響向曰綢繆親重貌寂靜深言清靜深之字歌聲響於梁

既作長夜飲豈

顧乘日養銑曰雁惟養樂也言常為長夜之賞豈惟乘日而樂善曰史記曰紂為長夜之飲乘日已見上廣雅曰養

陳琳

素本初書記之士故敘善本作述字嚶亂事多良曰素紹

皇漢逢屯遭天下逢善本作遭字氛慝翰曰屯遭難也氛不祥氣慝惡也皆喻亂

董氏淪關西袁家擁河北

單人善本作民字易周章

濟曰長安為董卓所沒素紹起兵據河

北擁持也善曰董卓素紹並已見上

六百七十

窘身就羈勒

向曰單人獨人謂琳也周章惶懼貌窘束也言我孤獨易為懼故束身就羈勒豈意

事乖已永懷戀故國

向曰豈直所事乖離於已身而亦長思戀故鄉相公實勤

王信能定螯

音賊銑曰相公謂曹公也勤王謂勤於王事也螯賊蟲名食苗曰螯食節曰賊言紹卓之

徒毒害百姓亦猶是焉故以為比言曹公能平定之善曰相公魏太祖也王仲宣從軍戎詩曰相公征關右勤王已見西征賦左氏傳王使富辛如晉曰諸侯用寧螯賊遠屏晉之力復覩東都輝也杜預曰螯賊喻災害也食根曰螯食節曰賊

重見漢朝則

翰曰言我今歸曹公得再見洛陽輝光漢朝善曰已見謝玄暉始出尚書省詩

生幸已多矧迺值明德

濟曰言已遭亂當死今蒙遺餘命其幸已况值值太子明德之遇

愛客不告疲飲讌遺景刻

良曰疲倦遺忘也景刻謂刻漏也晝夜一百刻言太子愛

朝遊窮曠黑

向曰聽謂聽音樂也極至闌稀窮盡也曠黑黃昏時善曰毛詩曰子興視夜明星有爛睡已見上

客無倦相與飲讌忘其日夜善曰曹子建公讌詩曰公子敬愛客終讌不知疲刻漏刻也

哀哇

佳鳥動梁埃急觴盪幽默也銑曰哇淫聲也埃塵蕩盪條促觴滌其深默之趣善曰法言曰哇則鄭李執曰哇邪也

一日娛莫知古來惑

翰曰古人以酒色為惑我今以極一日歡娛安知古人為惑義也善曰

范曄後漢書曰楊秉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

少無宦情有箕穎之心

山名穎水名許由巢父隱處言幹無仕宦情慕古人隱逸之事故入仕於時多有質素之言善曰國語相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

伊昔家臨淄提攜弄秦

善本齊琴都幹舊居也提攜謂與朋友携門手而弄秦瑟琴類出

置酒飲膠東淹留憩高密

濟曰伊惟也臨淄齊所於秦善曰臨淄已見魏都賦

良曰膠東高密皆齊郡國名憩息也置酒淹留叙平生之道善曰漢書膠東國故齊高帝別為國又曰高密國故齊宣帝更為高密國

徐幹

六百九十一

六百九十一

六百九十一

六百九十一

此歡謂可終外物始難畢

向曰外物世事也謂此處歡樂可終年為牽於世事不畢

所願也善曰莊子曰外物不可必故龍逢比于侈焉

搖蕩箕濮情窮年迫憂慄

銑曰蕩動也箕山名許由隱處濮水名莊周隱處言本心將隱至末年逢亂為憂懼所迫

善曰箕山許由所隱也濮濮水莊周所釣也

莊子季徹曰搖蕩人心又曰憂慄乎廟堂之上

末塗幸休明棲集建薄質已

免負薪苦乃

善本作仍字

游椒蘭室

翰曰言臨幸太子休明延及我薄陋之質以同棲集

負薪賤役也椒蘭室貴人之居也善曰禮記曰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大戴禮曰與君子遊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

清論事究萬美話信非一

陸機詩曰甲第椒與蘭

濟

清雅議論究盡萬端美善之譚信非一理善曰曹植四言詩曰高談虛論問彼道原話已見秋興賦

行觴奏悲

歌永夜繼

善本作繫字

白日

良曰觴酒也本無宦情故有悲歌悲數交集於懷長夜繼日而不歇也

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白日既匿繼以明月

華屋非蓬舍時髦豈余匹

向曰華屋

謂飾畫也髦俊也言我當居蓬廬與野人為偶善曰華屋已見陸韓卿贈顧希叔詩髦士已見上六

中飲顧昔

心悵焉若有失

銑曰中飲謂半酣也言至半酣顧昔隱逸之

欲殺趙宣孟而飲之酒宣孟知之申飲而出淮南子曰悵然有喪漢書曰戴良見黃憲及歸罔然若有失

劉楨

卓犖偏人而文最有氣所得頗經奇

翰曰卓犖高絕貞偏人謂文才

偏美於人善曰潘勗玄逢賦曰匪偏人之自肆訴諸衷於來哲

貧居晏安里閤少小長東平

濟曰晏安也里閤鄉曲也東平所居縣名善曰漢書泰山郡

有東平縣音義曰泰山郡屬兗州

河兗當衝要淪漂

善本作飄字

薄許京

良

河濟河也衝通薄至也獻帝遷許州故稱許京言我因通津淪漂至於許都善曰謝承後漢書李燮曰涼州天下要衝

廣川

無逆流招納厠羣英

向曰廣川喻魏公細流喻已也言曹公不逆我之微細招納閒厠於羣英

之中善曰管子曰善為君者宜法江海不逆細流故為百谷長羣英已見擬太子詩

陽津南登苑善本作郢城銑曰黎陽津名北度者謂從太祖征袁紹宛郢二縣名南登謂從征

覽古今事頗識治亂情歡友相解逢敷奏究平

生翰曰究盡也言我知古今治亂之體歡愛之情相為解說進逢為官得充陳奏之事盡平生之才善曰解逢言相談說而進

逢也方言知荷明誓顧知深覺命輕濟曰矧況哲智也

朝遊牛羊下暮

坐枯楊桀鳴良曰牛羊下來謂日暮時也獨雞棲木枯楊謂

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毛義

終歲非一日傳厄弄

新聲辰事既難諧歡願如今并唯羨肅肅翰續

紛戾高冥向曰言歡宴之樂終歲為之非一日也厄酒盃也新

肅肅羽聲也續紛飛貌戾至冥遠也歡遇既備之唯願整其羽翰飛至高遠喻將求貴仕

應場

汝穎之士流離世故頗有飄薄之歎

嗷嗷雲中鴈舉翮自委羽銑曰嗷嗷哀鳴之聲自從也委羽北方山名善曰毛詩

求涼弱

水湄違寒長沙渚翰曰弱水水名在北方水次也違避也

顧我涼善本作川時緩步集穎許

一旦逢世難淪薄恒羈旅

良

世難謂漢末遭亂漂淪薄迫也天下昔未定託身早得所

言我逢亂漂迫為客於荊州也

阻銑曰官渡烏林皆謂曹公戰爭之所言我亦充士卒參預其艱先託身於曹公故言得所

也盛弘之荊州記曰薄沂縣汾江一百里南岸名赤壁周瑜黃蓋此

乘大艦上破魏武兵於烏林烏

林赤壁其東西一百六十里

晚節值眾賢會同庇天宇

翰曰晚節猶暮年也眾賢謂應劉等庇

後也天宇謂武帝之德能陰于天下

列坐蔭善本華棖善本衰

金樽盈清醕思與良曰蔭庇也華棖華屋也醕酒也善曰馬

清醕並始奏延露曲繼以闌夕語良曰延露曲名闌閑也

已見上調笑輒酬答嘲諛非善本作慙沮善曰延

也言調笑嘲戲輒相酬答非有慙恥而止之也

傾軀無遺慮在心良已叙軀身

也言我委公無遺思慮

在心之事皆已申叙

阮瑀

管書記之任故有優渥之言

河洲多沙塵風悲黃雲起翰曰洲水難也風悲謂風急而

金羈相馳善曰繫欽述行賦曰茫茫河濱實多沙塵

逐聯翩何窮已濟曰羈馬絡頭以金裝之馳逐聯翩皆

雲惠優渥微薄攀多士良曰慶雲瑞雲也喻太祖也惠恩

念昔渤海時南皮戲清得攀眾賢善曰慶雲喻太祖也

今善曰漢書渤海郡南復河曲游鳴篴汎蘭泥似向曰魏近河故云河曲篴笛也

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時駕而游比遵河躡步陵丹梯立坐

侍君子銑曰躡履丹赤梯階也謂階陛赤色並坐謂與諸賢妍

譚善本既偷心哀音善本信睦耳翰曰妍美愉樂睦和也言話之美足

可樂心哀弄之音信可和耳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高談娛心哀箏順耳傾酌姑條芳醕思

酌言豈終始濟曰酌醕皆酒也條續也酌言豈終始謂宴樂無休息善曰毛詩曰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從食游來唯見今日美良曰游華也食游之詩天子宴諸侯而歌之言我自預嘉賓以來唯

今日之美善曰毛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毛萇曰苹萍也

平原侯植

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遊然頗有憂生之嗟

朝遊登鳳閣日暮集華沼向曰鳳閣內省也華沼謂宴樂之處沼池也傾

柯引弱枝攀條摘惠善本作蕙字草徒綺倚窮騁望日

極盡所討銑曰弱枝柳也蕙香草也徒倚移行貌騁平也討尋也言平望盡見所討善曰楚辭曰白蘋兮騁望又

曰目極西顧太行山北眺邯鄲道善曰太行已見上漢書曰文帝指慎天人新豐

邯鄲道也平衢脩且直白楊信鳥裊奴了切善本作裊

縣名鳥裊裊弱只善副君命飲讌善本作宴字歡娛寫懷抱

君謂文帝也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也良遊匪晝夜

豈云晚與早衆賓悉精妙清辭蘭蒲善本作灑藻

良曰遊樂無日夜早晚也衆賓謂徐陳之屬言辭之清

清雅如藻之麗如蘭之芳蒲水草而有文蘭香草也哀音下

迴鵠餘哇向曰師曠奏清徵之聲而玄鵠下舞哇淫歌也徹通也清昊天也善曰

謂秦青也並已見上文中山不知醉飲德方覺飽銑

中山出美酒言飲宴不知其醉但覺飽於道德善曰願以黃

髮期養生念將老翰曰黃髮老人也言我願及此期存養生之理以念將老善曰左氏傳隱公曰使

然豈免喪吾將老焉免音塗

六家文選卷第三十

皇明嘉靖壬寅四月立夏日

吳郡袁氏兩唐草堂善本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六家文選卷第三十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註

皇明

龍旻丁觀重刊

雜擬下

做曹子建樂府白馬篇一首

袁陽源

濟曰沈約宋書曰袁淑字陽源陳郡陽夏人也好屬文彭城王起為祭酒後遷至左

備率及兇劾行篡逆淑諫見害白馬篇述游俠分義之事做象也善曰孫巖宋書曰袁淑字陽源陳郡

人少好屬文彭城王起為祭酒後遷至左衛率凶劾當行篡逆淑諫見害

劍騎何翩翩長安五陵間

良曰遊俠之人佩劍結騎遊於五陵之間翩翩輕捷貌五



凌漢帝陵豪傑所居 善曰史記曰游開公子 秦地天下樞

入方湊才賢 善曰戰國策范子見秦王曰今韓魏天下之樞也

少年 銑曰荆魏二國名宛洛二都名富亦多也壯士少年皆遊俠

意氣深自負肯事郡邑權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揚喬曰侯

藉藉關外來車徒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揚喬曰侯

傾國鄆 濟曰藉藉關外來謂外郡俠客來也言車徒之

羣公亟為言 善曰古人相問必為書及幣以送之王氏一門五

義分明於霜信行直如絃 善曰義分則分

歡池陽下留宴汾陰西 善曰漢書曰郭

諾何能坐相捐 善曰諾相然許之辭也老子曰輕諾者必寡

影節去函谷投珮出甘泉 善曰公

禮樂則脩分義則明仲長子昌言曰絮若清水嚴若秋霜應劭

風俗通曰順帝之末京師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

解入關中賢豪爭交歡又曰左馬翊有池陽縣河東

郡有汾陰縣漢書曰酤留飲食也西音先協韻也

信廣雅曰 影 節去函谷投珮出甘泉

也言分義之人或以死信去國或以憤怒而出甘泉宮名 善曰公

羊傳曰帶子標劍而去之也劉兆曰標辟也影與標字同字堯切

千四百三

千四百三

嗟此務遠圖心為四海懸

良曰嗟歎務趣也遠圖志也言趣忠義之心懸於四海使人明知

善曰左氏傳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莊子曰心若懸於天地之間郭象曰所希企者高而闊也

但營身意

遂豈校耳目前

向曰校見也言但行我身意得成已志豈見目前榮望

聽惜身意之是非失當年之至樂不得自肆於一時聲類曰遂從意也嵇康養生論曰嗜好常在耳目之前也

俠烈良

有聞古來共知然

銑曰楚田仲以俠聞言俠道之善古今共知如此

暢晉諸公贊曰劉希彭俠烈有才用也

傲古一首

翰曰象古人征行辛苦之意

評此倦遊士本家自遼東

濟曰評間也遼東郡名無此古人假而為

言也善曰評猶問也漢書曰司馬長卿故倦游又曰有遼東郡也

昔隸李將軍十載事西

戎良曰李將軍謂李廣利隸附也西戎即大宛國善曰將軍李廣也西戎匈奴也毛詩序曰備其兵甲以討西戎也

結

車高闕下極望見雲中

向曰結聚也高闕山名雲中郡名俱在邊遠善曰莊子曰車軌結

於千里之外高誘呂氏春秋注曰結交也漢書曰將軍衛青至高闕臣贊注曰山名也七發曰極望成林漢書有雲中郡秦置

四

面各千里從橫起嚴風寒燠豈如節霜雨多異

同

銑曰嚴風寒風也燠煖也言地偏節氣與中夏不同善曰陸機從軍行曰涼風嚴且苛毛詩傳曰燠煖也

夕寐北

河陰夢還甘泉宮

翰曰北河謂戎地之河陰也言夕卧彼夢還甘泉宮歸見君也善曰史記曰秦惠

王遊至北河徐廣曰戎地之河上穀梁傳曰水南曰陰

勤役未云已壯年徒為空

迺知古時人所以悲轉蓬

濟曰言勞役不已空度壯盛之年古人悲轉蓬飄流我今

乃知之也善曰曹植雜詩曰轉蓬離本根飄飄隨長風類此客遊子指軀遠從戎

擬古二首

劉休玄

良曰沈約宋書云南平穆王鑠字休玄文帝第四子少好學有文才後進侍中司空

為藥所毒時年二十三 善曰沈約宋書曰南平穆王鑠字依玄文帝第四子也少好學有文才元兇弒立以為中軍將軍世祖入討歸世祖進侍中司空後以藥內食中毒殺之

擬行行重行行

銑曰此篇敘閨人思遠之意

眇眇陵長道遙遙行遠之

向曰眇眇遠也遙遙心不安貌 善曰楚詞曰路眇眇之

默默廣雅曰眇眇遠也左氏傳童謡曰遠哉遙遙

迴車背京里揮手從此辭

銑曰

京里謂都里也揮手舉手辭別也 善曰古詩曰迴車駕言邁劉越石扶風歌曰揮手長相謝說文曰揮奮也蘇武詩曰去去從此辭

堂上流塵生庭中綠草滋

翰曰流游滋茂也言堂庭無人而塵草生 善曰曹植曹

仲雍誄曰流塵飄蕩坳安歸

寒蠶將翔水曲秋兔依山基

濟曰寒蠶水鳥也言

寒蠶依水秋兔依山皆得其所而人不歸 善曰淮南子曰兔走歸窟寒蠶翔水各哀其所生高誘曰寒蠶水鳥哀循愛也

年有華月佳人無還期日夕涼風起對酒長相

思

良曰芳年華月喻盛時也佳人謂夫也涼風起謂漸及秋感時衰暮 善曰魏文秋胡行曰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李陵贈

蘇武詩曰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

悲發江南調憂委子衿詩

向曰江南調采蓮曲

也子衿詩歎無音信也言悲憂之心但委此歌詩而已 善曰古樂府江南辭曰江南可採蓮毛詩曰青青子襟悠悠我心

覺明燈晦坐見輕紈緇

銑曰晦暗也夜久則燈暗紈緇帛之黑色言晝夜坐卧唯見此而已

善曰陸機為顧彥先贈婦詩曰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

淚容不可飾幽鏡難復治

翰曰言泣涕之容不可脩飾幽匣之鏡誰復重理 善曰曹植七哀詩曰膏沐誰為容明鏡闇不治

照妾桑榆時

濟曰薄暮謂微光也桑榆時喻老也言願垂微光照妾薄暮年曰在桑榆以喻人之將老東觀漢記光武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擬明月何皎皎

良曰此篇為遠人未還中閨感月而歎

落宿半遙城浮雲謁層闕

王宇來清風羅帳延

秋月

向曰宿謂星也浮雲薄雲也藹蓋也曹闕高闕王宇以玉飾屋也延引也善曰鄭玄詩箋曰晉重也曹植芙蓉賦曰退

潤王宇進文帝庭羅帳羅帷也桓子新論雍門周說孟嘗君曰今君下羅帳來清風古詩曰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帷 結思

想伊人沈憂懷明發

銑曰伊人謂夫也沈深也言深憂遠懷至於曙色之發善曰毛詩曰所

謂伊人宋玉笛賦曰武毅發沈憂結毛詩曰明發不寐

誰謂客行久屢見流芳歇

河廣川無梁山高路難越

翰曰言誰知行者之久數見芳春消歇也思欲就君河廣

山高不可逾越而至善曰潘岳悼亡詩曰流芳未及歇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秦嘉妻徐氏答嘉書曰高山巖巖而君是越斯亦難矣

和琅邪王依古詩一首

王僧達

濟曰依亦擬也

少年好馳俠旅宦遊關源既踐終古跡聊評

與亡言

良曰宜學踐歷許問也關源謂關中河源也言少好遊俠旅學關源歷遠古之跡詞與亡之事善曰楚

隆周為藪澤皇漢成山

樊

向曰言周漢之居盡成藪澤山樊樊林也善曰漢書揚雄河東賦曰賑隆周之大寧喻蜀父老曰羅者猶視乎藪澤西都賓

日皇漢之初經營也莊子曰彭陽曰公閱休憂則休乎山樊者也毛萇詩傳曰樊藩也

久沒離宮地安

識壽陵園

銑曰離宮宮名壽陵漢園陵名皆言蕪沒不識其處善曰甘泉賦曰遥遥離宮般以相燭張晏漢書注曰

景帝作壽陵也又元帝詔曰徙民以奉園陵

仲秋邊風起孤蓬卷霜根白

日無精景黃沙千里昏顯軌莫殊轍幽塗豈異

魂

翰曰風起蓬斷黃沙亂昏日無精景此喻時也軌法也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生死之理不殊善曰郭象莊子注曰待隱

謂之死待顯謂之生廣雅曰軌道也陸機泰山吟曰幽塗延萬鬼神房集百靈

聖賢良已矣抱命

復何怨

濟曰自古聖賢皆正此生死之理況我抱此區區之命能為怨嗟乎善曰桓範世要論曰聖哲之人知有終之命

必至之理不可以智力避刻子曰怨年我逝不知命也

擬古三首

鮑明遠

良曰此篇刺有德不仕安於幽棲

幽并重騎射少年好馳逐

向曰幽并二州名其中少年多好騎射逐獵善曰史記曰趙

武靈王胡服以習騎射也七發曰馳騁角逐

氍帶佩雙鞬

居象弧插

治彪服

銑曰氍帶以氍為帽頭佩帶也鞬盛弓者象弧象牙飾弓也插亦帶也服盛箭器彫畫也善曰搜神記曰太康中以氍為豹頭及帶身

袴口魏志曰董卓有武力雙帶兩鞬左右馳射方言曰所以藏箭弩謂之服弓謂之鞬毛詩曰四牡翼翼象弭魚服鄭玄曰弭弓之未擊者以象骨為之服矢服也

獸肥春草短飛鞚越平陸

翰曰飛鞚走馬也越度也平陸

平道也善曰魏文帝典論曰弓操手柔草淺獸肥埤蒼曰鞚馬勒鞚孫子曰平陸平處鞚口送切

朝遊鴈門上

暮還樓煩宿

濟曰鴈門郡名樓煩縣名善曰漢書曰鴈門郡有樓煩縣也

石梁有餘勁

鵠雀無全目

良曰宋景公使弓人造弓成公登武園之臺射之逾於彭城矢有餘勁飲羽於石梁也吳質與羿

北遊有二雀賀使羿射左目而誤中右目終身恨之善曰關子曰宋景公使工人為弓九年乃成公曰何其遲也工人對曰臣不復見君矣臣之精盡於此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景公登虎園之臺授

弓東面而射之矢踰於西霜之山集于彭城之東其餘力逸勁猶飲于石梁帝王世紀曰帝羿有窮氏與吳質北遊賀使羿射雀羿曰生

之乎殺之乎賀曰射其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右目羿抑首而媿終身不忘故羿之

漢虜方未和邊城屢翻覆留我一白

羽將以分符

善本作虎字

竹向曰漢武已前匈奴數背故云翻覆白羽箭也言我留一隻之箭以定四方銅

虎符竹使符並國家發兵遣使之符謂能立功以分取之善曰白羽矢名國語曰吳秦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茶漢舊儀曰郡國銅虎符

三使竹符五也

魯客事楚王懷金襲丹素

銑曰魯客謂魯人也金印也衣禪復具曰襲丹素中衣

善曰魯客假言揚子法言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可量也李軌曰金印也司馬彪上林賦注曰襲服也毛詩曰素衣朱襮毛萇曰丹

朱中既荷主人恩又蒙令尹顧

翰曰荷負也主人謂君也朱侯之卿唯楚令君

顧眷也善曰主人謂君也王仲宣公謙詩曰顧我賢主人臣瓚漢書注曰諸侯之卿唯楚稱令尹其餘國稱相也曰晏罷

朝歸輿善本作鞍字馬塞衢路宗黨生光華賓僕遠傾

慕富貴人所欲道得善本亦何懼濟曰宗族鄉黨皆恃其勢而生光榮

生迷方獨淪誤良曰南國鮑昭自謂儒生謂有道術士迷方謂惑於所向而自沈淪為誤也善曰儒生

木清江湄設置守兔也設網守兔喻懷德待祿善曰毛詩曰坎坎伐檀兮河水之清且漣漪兮又曰肅肅兔置椽之丁丁又曰趯趯兔遇

士五諷詩書篇翰靡不通銑曰背次曰諷言文章篇翰無不通曉善曰論語曰吾

弱冠參多士飛步遊秦宮翰曰弱冠謂年

論預見古人風齊曰見君子古人道德之風善曰

舌端五車摧筆鋒良曰兩說謂本末之說善曰韓詩外傳曰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

白璧既恥受聊城功向曰賜也楚襄王以金璧聘莊周為

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善曰韓詩外傳曰楚襄王遣使者持金千斤白璧百雙聘莊子以為相莊子不許史記田單

晚節從時善本作務乘障遠和

之魯連逃隱於海上也

善曰秦東圍邯鄲魏王使新垣衍入邯鄲說平原君尊親昭王為

帝秦必罷兵去魯連聞之乃責垣衍新垣衍請出不敢言帝秦秦將

聞之謂却五十里又曰田單攻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

聊城中燕將得書自殺韓詩外傳曰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

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莊子曰惠施其書五車道踏駁也

善曰兩說謂魯連說親垣衍及下聊城

善曰韓詩外傳曰楚襄王遣使者持金千斤白璧百雙聘莊子以為相莊子不許史記田單

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

之魯連逃隱於海上也

戎

銑曰晚節末年也務事障邊也言末年從時事乘邊遠撫戎狄善曰鄒陽上書曰至其晚節末路漢書曰嚴安上書言世務又

氏傳

晉侯謂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解佩襲犀渠卷裘

奉盧弓

翰曰佩文服也犀渠甲也裘書衣也盧弓征伐之弓謂

錫晉文侯

始願力不及安知今所終

齊曰始願為文力

未知其終竟善曰左氏傳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莊子曰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司馬彪曰誰知禍之所終者也

學劉公幹體一首

良曰此詩言正直被邪佞所損雖行質素而衰盛相陵

鮑明遠

胡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

向曰胡在北朔亦北也龍山山名言風雪自北來度於龍

山善曰范曄後漢書蔡琰詩曰處所多霜雪胡風春夏起楚辭曰增冰峨峨雪千里又曰北有寒山連龍絕然又王逸曰連龍山名

集君瑤臺裏飛舞兩楹前

銑曰瑤王也以王飾臺也兩楹之間人君聽政之處善

曰楚辭曰望瑤臺之嵒嵒寒兮鍾玄禮記注曰兩楹之間人君聽治正坐之處

茲辰自為美當避豔

陽年

銑曰茲辰謂冬時喻亂代也豔陽春也喻明君也善曰神農本草曰春夏為陽

豔陽桃李節

皎潔不成妍

銑曰風雪比佞人也桃李比忠直也言未遇至明之時雖忠直之人為佞者所亂不成其美善曰

呂氏春秋曰仲春之月桃李華

代君子有所思一首

翰曰此言防漸忌滿之戒

西出登雀臺東下望雲闕

齊曰鄴西有銅雀臺望雲闕言闕高至雲善曰鄴中記

曰鄴城西北立臺名銅雀臺劉歆甘泉賦曰雲闕蔚之巖巖衆星接之皚皚

層閣肅天居馳道直

如髮

良曰層高也言高閣肅然天帝之居馳走之道端直如髮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層重也蔡雍述征賦曰皇家赫而天居

漢書曰天子不敢絕馳道應劭曰天子之道毛詩曰彼君子女綢直如髮

繡裳結飛霞瑱題納

行月

向曰霓棟也以五彩飾之似繡連結於飛霞也瓊王也題棟頭也言月過簷頭瑱題納引其光也善曰西京賦曰雕楹

玉鳥繡栢雲楣甘泉賦
曰珍臺間館琬題王英築
木山擬蓬壺穿池類溟渤選色

遍齊代徵聲市邛越
銑曰蓬壺仙山溟渤海也色美女也齊國多美女故進之邛越二國名其

陳鐘陪夕讌笙歌待
中人善歌故徵之善曰蓬壺二山名溟渤二海名齊代邛越四地名

明發
鍾按鼓造新魏文帝東門行曰朝遊高臺觀夕宴華池陰儀禮曰歌魚麗笙由

年貌不可還身意會盈歆蟻壤
庚明發已見上文

漏山阿
善本作絲淚毀金骨
濟曰貌容也謂年容一謝不可重少身意歡會亦有盈歆蟻壤

穴之漏金骨之銷亦在如絲之淚言積微至著
善曰列子西門子謂東郭先生曰北宮子年貌言行與子並身意已見上文傳玄口銘曰勿謂不然變出無聞蟻孔潰河溜穴傾山絲淚淚之微者金骨之

哭惡含滿歆物忌厚生沒
叔及論曰煩冤俯仰淩如絲兮鄒陽上書曰衆口鑠金積毀消骨

也言人養生恐其不厚養既厚矣生理滅焉
善曰家語曰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歌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對曰此蓋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歌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誠故常置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實之中而正滿則覆夫

子喟然而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老子曰人之生生之厚動皆之死地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也
智哉

衆多士服理辨昭昧
未叶韻向曰智哉歎美之辭多士謂羣之明暗善曰莊子舟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

神者先受之今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郭象曰思求更致不了也

倣古一首

范彥龍
銑曰此言從征之義

寒沙四面平飛雪千里驚
翰曰寒沙風吹故四方之面皆平也飛雪千里言自遠而

風斷陰山樹霧失交河城
濟曰陰山匈奴山名交河邊城

下善曰雪千里已見上文

文選卷二十一

一千二百三

善曰漢書侯應上書曰

臣聞陰山草木茂盛又曰車師前國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

故號 **朝驅** 善本作 **左賢陣夜薄休屠營** 良曰驅逐薄

迫也左賢休屠皆戎狄之王號 善曰漢書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 **昔**

王陣又曰驃騎將軍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得休屠祭天金人

事前軍幕今逐嫖姚兵 姚校尉也事逐皆從行也 善曰

漢書曰大將軍大擊匈奴李廣數自請行上以為老不許良久乃許

之以為前軍又曰霍去病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受詔于壯士為嫖姚

校尉 **失道刑既重遲留法未輕** 銑曰失道謂失行軍之

也 道遲留謂稽遲不應期

會言此刑法皆至死也 善曰漢書曰李廣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

東道或失道大將軍問廣失道狀廣曰校尉無罪乃我者自失道引

刀自剄又曰宣帝命虎牙將軍田順出五原虜去塞八百餘里不進

上以虎牙不至期逗留不進下吏自殺音義曰律語也謂軍行頓止

稽留不進遲 **所賴今天子漢道日休明** 翰曰賴蒙也言

或作逗音豆 王之道日日休明也 善曰太史公自序曰作今上本紀其述事皆

云今天子班固漢書文紀述曰登我漢道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

明也

也明

雜體詩三十首并序

古別離 善本作離別

江文通

夫楚謠漢風既非一骨魏製晉造固亦二體譬猶藍朱成彩雜錯之變無窮宮商為音靡曼之態不極故蛾眉詎同貌而俱動於鼻芳草寧共氣而皆悅於菟不其然歟至於世之諸賢各滯所迷莫不論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豈謂通方廣恕好遠兼愛者哉及公幹仲宣之論家有曲

直安仁士衡之評人立矯抗況復殊於此者乎
 又貴遠賤近人之常情重耳輕目俗之恒蔽是
 以邯鄲託曲於李奇士季假論於嗣宗此其效
 也然五言之興諒非魯古但關西鄴下既已罕
 同河外江南頗為異法故玄黃經緯之辨金碧
 沈浮之殊僕以為亦合其美並善而已今作三
 十首詩數其文體雖不足品藻淵流庶亦無乖
 商摧云爾善本序與此同仍簡略更不錄
 遠與君別者乃至鴈門關濟曰鴈門山名其上置關善曰鴈門郡已見上以其邊
 塞故黃雲蔽千里遊子何時還良曰黃雲謂埃塵與雲相連而黃也蔽暗也何

時還言未還也善曰黃雲已見謝靈運擬鄴中詩古詩曰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反江之此製非直學其體而亦兼用其文故各自引文而為之蓋其無文者乃他說送君如昨日簷前露已團向曰秋露下節速變善曰張景陽雜詩曰下車如昨日望舒四五員毛詩曰野有蔓草零露團兮不惜蕙草晚所

草君行在天涯善本作君在天一涯妾身長別離願一見顏色
 不異瓊樹枝翰曰天涯言遠也瓊樹玉樹也在崑崙山故難見言君行之遠思見之難不異瓊樹枝也善曰古

詩曰各在天一涯文曰與君生別離李陵贈蘇武詩曰思得瓊樹枝以解長飢渴兔絲及水萍所寄
 終不移濟曰兔絲草名感茯苓而生萍草依水而長亦猶婦人之附於夫言此心終不移易善曰爾雅曰女蘿兔絲也毛詩曰蔦與女蘿施於松柏淮南子曰夫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地性也曹植雜詩曰寄松為女蘿依水如浮萍

李都尉從軍陵良曰此擬攜手上河梁

罇酒送征人 踟躕在親宴

良曰踟躕徘徊貌 善曰蘇武詩曰我有一樽酒欲以贈遠人

日暮浮雲滋 握手淚如霰

良曰滋多也 霰細雨也

嘉魴得所薦

善曰言魚處水而得所我萬里而離鄉歎魚之不若也毛詩曰河水悠悠釋名曰薦藉也

而我在萬里 結友不相見

善本作髮字

短書願寄雙飛鷺

善曰古

若其小說家合叢殘小語近取譬論以作短書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辭陳琳止欲賦曰欲語言於玄鳥玄鳥逝以差池古詩曰願為雙飛燕雙或為南淮南子曰燕鴈代飛許慎曰燕春南而鴈北虞義送別詩曰唯有一字書寄之南飛燕文與此同

翰曰短書謂小書也鷺為春南飛就暖果於人家故願以書寄之

紉扇如圓月 出自機中素

齊曰紉綺類也圓月陰象取與婦人機織作之具以喻父

班婕妤好怨詩曰新製齊紉素

向煙霧

良曰秦穆公女弄玉能吹簫作鳳鳴聲後隨鳳乘仙言畫此於扇上以慕之鸞亦鳳也 善曰列仙傳曰蕭史者秦繆公時人善吹簫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妻焉一旦皆隨鳳皇飛去楚辭曰駕鸞鳳而上游

雖新不代故 竊愁涼風至 吹我玉階樹

向曰言彩色雖可重

不可新而代故涼風至謂秋也言恐秋而輕奔不用也 善曰班婕妤好怨詩曰常恐秋節至涼風奪炎熱又自復賦曰華殿塵兮玉階苔

君子恩未畢 零落在中路

善曰班婕妤好怨詩曰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魏文帝

遊宴芙蓉池作

曹丕

濟曰此擬芙蓉池作

置酒坐飛閣 逍遙臨華池

銑曰飛閣高閣 善曰曹子建詩曰置酒高殿上西都賓

神飈自遠至 左右芙蓉披

日脩途飛閣魏文帝東門行 日朝游高臺側夕宴華池陰

向曰颺風也言天子所處則起神靈之風披開芙蓉之花善曰錄曹子建公讌詩曰神飈接丹轂魏文帝詩曰蘭芷生兮芙蓉披綠

竹夾清水秋蘭被幽崖善本作涯字 翰曰幽崖深岸也 善曰枚乘兔園賦曰脩竹檀欒夾

池水旋兔園曹植公讌詩曰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月出照園中冠珮相追隨

翰曰冠珮謂近臣服飾善曰曹植公讌詩曰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客從南楚來為我吹

參差洲魚猶伏涌善本作浦字聽者未云疲濟曰客席之所 尊也南楚者託

遠言也參差籥也言深洲之魚聞吹籥之聲亦涌而出況聽者能疲始乎 善曰古詩曰客從遠方來楚辭曰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

誰思洲魚鱗魚也韓詩外傳曰昔伯牙鼓琴而洲魚出聽高文一何綺小儒安足為

良曰高文綺靡通達之才非一經小儒之所為善曰陸機今日良宴會詩曰高談一何綺孫卿子曰小儒者謂大夫士肅肅

廣殿陰雀聲愁北林向曰肅肅靜也廣殿陰謂日暮也雀鳥之摠名愁北林將棲之時 善曰

莊子曰至陰肅肅也眾賓還城邑何以慰吾心銑曰言歡宴之賓 既散將何以安慰

我心善曰曹子建名都篇曰雲散還城 邑清晨復來還李陵詩曰何以慰我心

陳思王贈曹植翰曰擬贈丁 儀王祭等詩

君王禮英賢不恪千金璧良曰君王謂曹公也英賢謂 儀王祭等恪惜也 善曰

孔安國尚書傳曰悵惜也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金百鎰白璧一雙莊子曰林向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 惟齋

拍馳道朱宮羅第宅向曰闕門也馳道大道也朱宮謂朱 樓也羅列也第宅王侯之宅 善曰

古詩曰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天馳道已見上文傳玄西都賦曰彤彤朱宮古詩曰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從容冰

井臺清池映華薄銑曰魏有冰井臺下有清池言從容於上 見華薄於池中華花也草木叢生曰薄

善曰鄴中記曰銅雀臺北則冰井臺陸机君子有所思曰曲池何湛湛清川帶華薄涼風蕩芳氣碧樹

先秋落翰曰盪搖也碧樹謂芳樹也先秋初秋也 善曰論衡曰物至秋而死先榮後落也朝與佳人

期日夕望青閣濟曰朝夕望於青閣之上思其來也 善曰 魏文帝秋胡行曰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

曹子建美女篇
曰青樓臨大路
寒裳摘明珠
徙倚拾蕙若
良曰寒裳摘取徙倚移行

貌蕙若香草也
善曰毛詩曰褰裳涉溱洛神賦曰或采明珠或拾翠羽謝靈運鄴中集曰攀條摘蕙草楚辭曰連蕙若以為佩
眷

我二三子辭義麗金釵
烏郭切向曰二三子謂丁儀王粲等金釵彫飾也言此子皆以辭義

自相彫飾而為美麗
善曰曹子建贈丁翼詩曰吾與二三子揚雄解朝曰昔人之辭乃玉乃金王仲宣誄曰吾與夫子義貫丹青說文曰腹善

延陵輕寶劍季布重然諾
銑曰延陵聘上國過徐君心許徐君所佩

劍使還徐君已死乃挂劍於墓樹而去季布名義之士楚人重之皆相謂曰得黃金百兩不如季布一諾言此二人義信以廣二三子

善曰延陵已見上漢書曰季布楚人也楚諺曰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諾又曰貫高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
處富不

忘貧有道在葵藿
翰曰言處富貴不可忘於貧者有道之士非不在葵藿言以此為戒

贈張華詩曰既貴不忘儉處有能存無莊子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陸机君子有所思曰無以肉食資取笑葵與藿也

劉文學

感思也思
楨 濟曰感思也思
其有幸遭遇

蒼蒼山中桂團團
善本作團圓字 霜露色
良曰蒼蒼桂色團團霜

露而色不渝身經夷險而操不易也劉楨
贈徐幹詩曰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
霜露一何緊桂枝

生自直
向曰緊急也言霜露雖急不能損桂枝勁直之性 善曰劉楨贈徐幹詩曰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廣雅曰

緊急
橘柚在南國因君為羽翼
銑曰大曰橘小曰柚皆果木名生於南國此自

喻君謂曹植也羽翼謂聲譽因植為已聲譽
善曰橘柚在南國雖珍須君羽翼乃貴也楚辭曰后皇嘉橘來服受命不遷生南國古詩曰

人儻欲我知
謬蒙聖主私託身文墨職
翰曰謬誤也聖主謂文帝也言

誤蒙聖恩私及於已得為文墨之職謂為平原侯庶子
善曰洞簫賦曰蒙聖主之渥恩鄭玄禮記注曰私之猶言恩也劉楨雜詩曰職

事相填委文
丹彩既已過敢不自彫飾
濟曰丹彩猶恩遇既過敢不勉

彫自彫飾也
善曰古詩曰橘柚垂華實
華月照方池列坐

金殿側

良曰言良辰月夜蒙提攜坐於金殿之側善曰古歌辭曰上金殿酌玉樽

微臣固受賜

鴻恩良未測

良曰微小也言我小臣受君之大恩不可測度善曰曹植天地篇曰復為時所拘羈縲作微臣東

京賦曰洪恩素玄田人心同結

王侍中

懷德

粲

銑曰懷德謂懷魏武帝之德

伊昔值世亂秣馬辭帝京

韓曰值亂謂董卓作亂辭帝京謂避亂荆州也善曰王

粲七哀詩曰西京亂無象又曰遠身適荆蠻

既傷蔓草別方知杖

第杜情

濟

蔓草杖杜詩篇名傷時散於行旅也善曰毛詩序曰野有蔓草思

遇時也君之澤未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不期而會焉毛詩曰有杖之杜其葉萋萋王

峭函復丘墟冥闕緬縱橫

良曰峭函峭

閔及秦所造冥闕皆化為丘墟緬微也縱橫謂亂也善曰峭函峭

倚棹汎涇渭日暮山河清

向曰倚棹帳望之意涇渭二水名善曰方言曰棹謂之

擢棹與

蟋蟀依桑野嚴風吹枯

善本作

莖

向曰蟋蟀悲秋之蟲也嚴

風急風枯莖枯木之莖喻危脆也善曰毛詩曰七月在野八月在

宇鄭玄曰謂蟋蟀毛詩曰蛸蛸者蜀蒸在桑野賈逵國語注曰昔木

晚鸛亦在幽草客子淚已零

銑曰鸛鷓水鳥名幽草深草也客子

謂桑也淚已零悲亂也善曰鸛鷓在幽草謂鸛鳴于垤鷓亦水鳥

故連言之王仲宣從軍詩曰哀彼東山人喟然感鸛鳴毛詩曰有芄

者狐率

去鄉二

善本作

十載幸遭天下平

翰曰載年也遭逢也善曰楚

辭曰去鄉離家來遠客鮑昭結客少年場日去鄉三十載禮記曰國治而天下平

服玄纓

濟曰賢主謂魏武也嘉賞與之遊宴金貂玄纓侍中之異飾也善曰賢玉魏太祖也時粲為侍中改云金貂漢書

谷永對詔曰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尉繚子曰天子玄冠玄纓也

侍宴出河曲飛蓋遊鄴

城

良曰飛蓋車蓋也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時朝露竟

朝露竟

幾何忽如水

向曰朝露日出則乾人命短促亦猶是焉忽疾貌水萍喻無依託善曰漢書李陵

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楚辭曰竊哀今浮萍汎濫兮無根王逸注曰自北嶺隨水浮汎乍東乍西

柯葉終不傾 銑曰篤厚惠恩也言君子厚其息義復其禮度則如松柏之有心二者雖貫四時而不改柯葉傾落 善曰新語曰君子篤義於惠禮記曰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

福履既所綏 翰曰言能履福自安故得後世垂令名 善曰王

千載垂令名 翰曰言能履福自安故得後世垂令名 善曰王

產曰令名德之與也

嵇中散 言

康 濟曰言志言本有高尚之志而橫遭讒言

曰余不師訓潛志去俗 善本作 塵 良曰言不受師教訓而深遠於俗事 善

遠想出宏域高步超常 向曰宏大大倫輩 善曰左太

靈鳳振羽儀戢景西海 向曰戢匿也琅玕瓊實也

濱朝食琅玕實夕飲玉池津 向曰戢匿也琅玕瓊實也

屬匪光景食瓊樹之實飲玉池之水者喻高潔也 善曰莊子老子

歎曰吾聞南方有鳥其名爲鳳居積石千里河海出下鳳皇居上天

爲生樹名瓊枝高百二千仞大三十圍以琳琅爲實周易曰鴻漸于

陸其羽可用爲儀阮籍詩曰朝食琅玕實夕宿丹山際衡山記曰空

青崗有天津玉池傳玄擬 楚篇曰登崑崙崙瀛王池

處順故無累養德乃入神 銑

有形時也無形順也安時處順憂樂不及故曰無累養德謂以道德

自養道德至妙乃通神明 善曰莊子曰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

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懸解也又曰欲勉爲刑者莫如

棄世棄世則無累又曰堯觀乎華之封人請祝聖人使壽使富使多

男子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 曠哉宇宙

惠雲羅更四陳 翰曰言天地之惠如雲之羅列陳布於四方

與所極覆也鸚鵡賦 哲人貴識義大雅明庇身 濟曰哲

莊生悟無爲老氏守其真 良曰悟明也莊周老聃皆道者

之流無爲任物自爲守真不汚

智者貴識義理大雅詩篇各言明知可庇蔭其身 善曰毛詩大雅

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左氏傳曰子反曰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也

本性 善曰莊子曰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老子曰見素抱璞河上公曰見素者當抱素守真不文飾也

天下皆得一名實久相賓向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故云皆得一名者實之實言名

實久相為賓主矣 善曰老子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天下正莊子曰堯讓許由以天下許由曰而我猶

代子吾特為名乎名者咸池饗爰居鐘鼓或愁辛銑曰咸池黃帝

樂爰居海鳥也昔臧文仲奏咸池擊鐘鼓具大牢以饗海鳥禮樂雖美鳥聞之悲愁辛酸此言榮祿信美而康視之亦猶鳥聞鐘鼓之聲

善曰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莊子曰海鳥止於魯郊魯侯飭之於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眩視憂悲不敢食一嚮不飲

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柳惠善直道孫登庶知人

鳥也司馬彪曰海鳥爰居也 翰曰柳下惠以直道事人而三黜孫登隱者嘗謂康曰子才高識寡

難免今之世矣言康以直道而被幽繫故以登為知人也 善曰柳下惠已見西征賦孫

登已見嵇康幽憤詩 寫懷良未遠感贈以書紳濟曰謂康寫幽憤之懷未能遠及真理故感此以贈當代書紳以為戒也紳大帶也 善曰論語曰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子張書諸紳

阮步兵懷籍

青鳥海上遊 鷲預斯蒿下飛良曰青鳥海鳥也鷲斯小鳥也海上蒿下寬隘不同

適性逍遙其致一也 善曰阮籍詠懷詩曰誰云不可知青鳥明我心呂氏春秋曰海上有人好青者朝至海上而從青遊青至者前後

數百其父曰聞汝從青遊蓋取來吾欲觀之其子明且至海上羣青翔而不下莊子曰北溟有魚化為鳥其名曰鵬齊諧曰鵬之徙南溟

搏扶搖而上者九万里蜩與鷲笑之我決起而飛捨榆枋而止不至控地而已奚以之九万里而圖南為北溟有鳥焉其名為鵬搏扶

搖羊角而上者行九万里尺鷃笑之曰彼且奚適也司馬彪曰蜩蟬也伊而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而彼且奚適也

鷲鳩小鳥毛長詩傳曰鷲斯鴨居鴨居雅鳥也音豫 沈浮不相宜羽翼各有歸向

沈謂高下浮謂海上各是所游故云不相宜然同得其所故云羽翼各有歸 善曰曹子建七哀詩曰沈浮各異世阮籍詠懷詩曰鷲斯

飛桑榆海鳥運天池豈 飄颻可終年 沆朗瀆安是非銑

不識宏大羽翼不相宜 飄颻可終年 沆朗瀆安是非 銑曰飄颻輕飛自可終年謂鷲斯也沆瀆廣大貌青鳥遊於廣大之處亦不知其是非 善曰阮籍詠懷詩曰逍遙可終生又曰蕩漾焉可能

列子曰信理者亡是非莊子曰彼一是非也此一是非也飄颻高下沈澆海上逍遙一也朝雲乘變化光

耀世所希翰曰朝雲高唐神也言高唐神乘雲變化為其光色當代所希有善曰阮籍詠懷詩曰三楚多秀士朝

雲進荒淫高唐賦曰須臾之間變精衛銜木石誰能測幽化無窮陸雲詩曰知音世所希

微濟曰炎帝之女游於東海弱而不返因化為精衛鳥常銜西山木石以填東海言此幽微之事難知也善曰阮籍清思賦曰

女娃聞於東海之濱而翩翩於西山之傍山海經曰發鳩之山有鳥名精衛赤帝之女娃女娃遊於東海溺而死反化為精衛常取西

山木石以填東海也

張司空情離華

秋月映善本作照字簾櫳懸光入丹墀良曰櫳檻墀皆也言月

善曰張華情詩曰清風動帷簾晨月燭佳人撫鳴琴清夜

守空帷蘭逕少行迹玉臺生網絲向曰帷幔也蘭逕謂夾逕植蘭也網

絲謂蜘蛛網也言無人行而至此善曰陸棧擬古詩曰佳人撫鳴琴又曰閑夜撫鳴琴曹子建雜詩曰妾身守空閨楚詞曰皋蘭被徑

斯路漸張景陽雜詩曰房櫳無行迹西京賦曰西有玉臺張景陽雜詩曰蜘蛛網四屋論衡曰蜘蛛經絲以網飛蟲庭樹發

紅彩閨草含碧滋銑曰紅彩花也碧滋謂草色翠而滋繁善曰張景陽雜詩曰寒花發黃采秋草含

綠延佇整綾綺萬里贈所思翰曰延頸佇立整理綾綺遠寄於夫所思則夫也

善曰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古詩曰客從遠方來遺我端綺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爾又曰欲以遺所思願垂湛

露惠信我皎日期濟曰湛露能潤澤於物喻夫之恩惠皎日謂言誓也願垂恩惠信我此心善曰毛

詩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又曰謂予不信有如皎日

潘黃門哀岳悼婦詩

青春速天機素秋馳白日良曰天機旋機運時之急速忽及素秋善曰楚詩曰青

春爰謝潘岳悼亡詩曰耀靈運天機四節代遷逝劉楨與臨淄侯書曰肅以素秋則落也美人歸重泉悽

愴無終畢

銑曰美人謂岳妻重泉深泉也悽愴悲傷也無終畢言不極也善曰潘岳悼亡詩曰之子歸窮泉重壤

永幽殯宮已肅清松柏轉蕭瑟

翰曰肅清猶寂寞也蕭瑟風吹松柏聲善曰

陸機挽歌曰殯宮何嘈嘈寡婦賦曰虛坐兮肅清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者松柏梧桐以識其墳楚詞曰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也

俯仰未能弭尋念非但一

濟曰弭由也言尋思哀念非但一塗善曰楚詞曰聊抑志而

自弭賈逵國語注曰弭忘也

撫衿悼寂寞恍然若有失

魏文帝詩曰所憂非但一良曰悼傷也恍驚視貌言傷此寂寞驚視左右有所失也善曰潘岳悼亡詩曰撫襟長歎息王逸楚詞注曰恍失意也後漢書曰戴良

見黃憲及歸罔然若有失也

明月入綺窓髮髻想蕙質

向曰髮髻想見自蕙質言

體質芬芳如蘭蕙也善曰潘岳悼亡詩曰歲寒無異同即月何離隴獨無李氏靈髮髻觀爾容古詩曰交疎結綺窓左九贖武帝納皇

后頌曰如蘭之茂蕙闌類故變之耳

銷憂非萱草永懷寄

善本作寧字夢寐

萱草名可忘憂也言岳之此憂非萱草所能消但懷夢寐而已善曰毛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北毛萇曰諼草令人忘憂毛詩曰終

其永懷寡婦賦曰願假夢以通靈

夢寐復冥冥何由覩爾形

翰曰冥冥昏闇也言

夢寐之中又昏闇何從得見爾之形容善曰潘岳哀永逝賦曰既日遇今無兆曾寤寐今不夢冥冥幽昧也文子曰慮患於冥冥之外

我慙北海術爾無帝女靈

濟曰北海營陵縣有道人能令與死者相見同郡有人

婦已經數年乃教見之言語悲喜恩情如生平楚懷王遊高唐夢見婦人自云我帝之季女名瑤姬未嫁而亡聞王遊高唐願薦枕席自

歎無見死之術婦無見夢之靈善曰列異傳曰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使人與死人相見同郡人婦死已數年聞而往見之曰願令我一

見死人不恨遂教其見之於是與婦人相見言語悲喜恩情如生良久乃聞鼓聲悵悵不能出戶掩門乃走其裾為戶所閉制絕而去後

歲餘此人死家葬之聞見婦棺蓋下有衣裾宋玉集云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野望朝雲之館有氣焉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玉問此

是何氣也玉對曰昔先王遊於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自云我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於巫山之臺聞王來遊願薦枕席

王因幸之夫乃言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且而視之果如其言為之立館名朝雲駕

言出遠山徘徊泣松銘雨絕無還雲花落豈留

向曰遊客感此拱木宿草易為慨歎躑躅不安良自憐自哀也善
曰劉公幹詩曰平人易感勸陸机道中詩曰佇立望故鄉顧影懷自
憐
願言寄三鳥離思非徒然
銑曰三鳥者楚辭本屬當
言此鳥申其離思豈空然哉善曰楚詞曰三鳥飛以自南臨見其志
而欲北願寄言於三鳥兮去騷疾而不得陸機赴洛詩曰感物戀堂
室離思
一何深

左記室 思

韓公淪賣藥梅生隱市門
翰曰韓伯休少立貞操隱長
安市賣藥梅子真為南昌尉

後王莽執政乃變姓名為吳市門卒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韓康字
伯休一名恬休京兆人也常采名藥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
年梅生梅福也漢書曰梅福一朝棄妻子去
其後人見於會稽者變名姓為吳市門卒
百年信在并何

為苦心魂
善本
濟曰荏苒少時也言人百年如少時之間何
苦心魂自為淪隱善曰張華勵志詩曰在

萬代謝漢書廣陵王胥歌
當學衛霍將建功在河源良
曰人生惡死何為苦也

衛霍去病陸賈新語曰以義建功河源匈奴之境山海經曰崑崙之東
北隅實唯
海源也

珪組賢君眇青紫明主恩
善曰漢書夏侯勝
向曰珪玉組綬也
主皆天子也眇顧恩惠也善曰漢書夏侯勝
曰士病不明經術苟明其取青紫

終軍才始逢
善曰漢書曰終軍至長安上書武

賈誼位方尊
銑曰終軍武帝拜為謁者賈誼文帝拜為博士會
帝異其文拜為謁者給事中又曰賈誼為

金張服貂冕許史
善曰左思詠史詩曰

乘華軒
翰曰金日磾張安世並累代仕漢故云貂冕許皇后史良
金張籍舊業七葉珥漢貂又曰朝集金張館

王侯貴片議公
善曰左思詠史詩曰

卿重一言太平多歡娛飛蓋東都門
濟曰片議謂婁
敬議都而封奉

春君一言謂田千秋一言而登卿相歡宴娛樂也飛蓋東都門謂供
帳以送踈廣踈受也善曰張景陽詠史詩曰昔在西京時朝野多

歡娛藹藹東都門羣公祖二踈
顧念張仲蔚蓬蒿滿中園
良曰張仲蔚隱
身不仕所居蓬

蕭没人顧念念其遺才也 善曰曹子建贈徐幹詩曰顧念蓬室士
趙政三輔決錄注曰張仲蔚扶風人也少與同郡魏景卿隱身不仕
明天官博物物好為詩
賦所居蓬蒿没人也

張黃門 兩苦 協

丹霞蔽陽景綠泉涌陰渚 良曰陽景日也丹霞赤雲也
蔽障也綠水色也陰氣盛故

泉涌 善曰曹子建情詩曰微陰翳陽景張景
陽雜詩曰丹霞啓陰期又詩曰階下伏泉涌 **水鶴巢層甍**

山雲潤柱礎 銑曰鶴水鳥也將陰即鳴層高甍屋棟木也礎礎
箋曰鶴水鳥將陰雨而鳴巢層甍未詳淮南 **有滄** 善曰鄭玄毛詩
子曰山雲蒸而柱礎潤廣雅曰礎礎也音楚

節愁霖貫秋序 翰曰有滄雨師也貫達也言雨起春節而逢
秋不歇 善曰張景陽雜詩曰有奔與南岑

王仲宣有 **變變涼葉奪戾戾颶風舉高譚** 善本
愁霖賦 作談 玩

四時索居慕儔侶 齊曰變變猶漸也奪落戾慕思也言秋葉
漸落急風斯起譚玩四時之事思散居之

儔侶也 善曰楚辭曰溢颶風余上征曹子建求親親表曰高談無
所與陳禮記子夏曰吾離羣索居亦已久矣張華雜詩曰安知慕儔

侶 **青苕** 善本作 苕字 **日夜黃芳蕤成宿楚** 良曰苕草梢
楚叢木也言青苕漸黃蕤成叢木歎歲月將盡 善曰張景陽雜詩
曰青苕依空牆又詩曰密葉日夜疎又詩曰芳蕤豈再發又詩曰荒

楚薜蕭蕭森說文曰 **歲暮百慮交無以慰延佇** 向曰慮思
芳蕤草木華盛貌 **秦趙值薄蝕** 也一日思

言不一交謂交於心也延久佇待也言友人不來無以慰我
久待之情 善曰仲長統詩曰百慮何為至安在我延佇

劉太尉 傷 善曰臧荼緒晉書 **琨** 良曰此擬
亂 曰琨卒後贈太尉 贈盧諶詩

皇晉違陽九天下橫氛霧 銑曰皇大也九陽數之極有
災橫氛霧喻亂賊也言大晉

遇此陽九之災而亂賊橫叛 善曰劉琨答盧諶詩曰厄運初違陽
又在六哀我皇晉痛心在日陽九漢書曰陽九日初入百六陽九音

橫塞也楚詞曰望時風之清激愈氛霧其如塵 **秦趙值薄蝕**

幽并逢虎據 翰曰秦姚弋所據趙石勒所據幽州段匹磾所據
并州劉琨所領值亦逢也薄蝕喻亂賊侵晉虎據

幽并逢虎據 翰曰秦姚弋所據趙石勒所據幽州段匹磾所據
并州劉琨所領值亦逢也薄蝕喻亂賊侵晉虎據

喻威武之盛 善曰薄蝕虎據喻羣盜也京房易飛候占曰凡日蝕皆於晦朔不於晦朔蝕者名曰薄戰國策蘇秦說楚威王曰王與師藁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據也 伊余荷寵靈感激徇馳騫 齊曰言我靈籠愛故感動激發循此馳驅於軍戎 善曰劉琨勸進表曰荷寵三世左氏傳曰遠啓疆曰籠靈楚國劉琨詩曰鄧生何感激解嘲曰

世亂則聖哲 雖無六奇術與張韓遇 良曰陳平有六馳騫而不足 韓韓信言我雖無此六奇之術與同三賢遇漢高也 善曰漢書曰陳平自初從至天下定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擊臧荼陳稀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封奇計或頗祕世 甯戚扣角歌桓公遭乃舉 莫得聞也張張良韓韓信也 甯戚扣角歌桓公遇而舉之以為田官 善曰淮南子曰甯戚擊牛角而歌桓公舉以為大田也高誘曰大田官也

荀息冒險難實以忠貞故 銑曰晉獻公使荀息傳太子之力加之以忠貞不濟則以死繼之此是胃觸險難 善曰左氏傳曰初獻公使荀息傳奚齊公疾召之曰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偶俱無猜貞也

空令日月逝愧無古人度 翰曰逝往也言我愧無荀安冉之度量 善曰論語陽虎曰日月逝矣盧諶贈崔 飲馬出城濠北望沙漠路 濟曰濠城池沙漠北方也言傷晉亂意欲平定天下 善曰古有飲馬長城窟行盧諶贈崔温詩曰北眺沙漠垂南望舊京路 千里何

蕭條白日隱寒樹投袂既憤滿 善本作 撫枕懷百慮 良曰蕭條遠也白日隱寒樹喻年老也投袂猶奮袂憤滿怨也 撫百慮言不安卧 善曰左氏傳曰楚子投袂而起白虎通曰天子崩哀痛憤懣劉琨重贈盧諶詩曰中夜撫枕歎想與數子遊百慮已見上文 功名惜未立玄髮

已改素 向曰謂未能匡復晉室而髮已白 善曰劉琨重贈盧諶紅藻玄髮吐素華 時哉苟有會治亂惟冥數 且當有運會治亂之道冥昧亦有定數然非我所知 善曰劉琨重贈盧諶詩曰時哉不我與陶淵明經曲阿詩曰時來苟宜會冥冥也數曆數也孫子兵法曰治亂數也范曄後漢書烏九論曰天之真數以至於是乎

叔紅藻玄髮吐素華 時哉苟有會治亂惟冥數 且當有運會治亂之道冥昧亦有定數然非我所知 善曰劉琨重贈盧諶詩曰時哉不我與陶淵明經曲阿詩曰時來苟宜會冥冥也數曆數也孫子兵法曰治亂數也范曄後漢書烏九論曰天之真數以至於是乎

叔紅藻玄髮吐素華 時哉苟有會治亂惟冥數 且當有運會治亂之道冥昧亦有定數然非我所知 善曰劉琨重贈盧諶詩曰時哉不我與陶淵明經曲阿詩曰時來苟宜會冥冥也數曆數也孫子兵法曰治亂數也范曄後漢書烏九論曰天之真數以至於是乎

叔紅藻玄髮吐素華 時哉苟有會治亂惟冥數 且當有運會治亂之道冥昧亦有定數然非我所知 善曰劉琨重贈盧諶詩曰時哉不我與陶淵明經曲阿詩曰時來苟宜會冥冥也數曆數也孫子兵法曰治亂數也范曄後漢書烏九論曰天之真數以至於是乎

叔紅藻玄髮吐素華 時哉苟有會治亂惟冥數 且當有運會治亂之道冥昧亦有定數然非我所知 善曰劉琨重贈盧諶詩曰時哉不我與陶淵明經曲阿詩曰時來苟宜會冥冥也數曆數也孫子兵法曰治亂數也范曄後漢書烏九論曰天之真數以至於是乎

叔紅藻玄髮吐素華 時哉苟有會治亂惟冥數 且當有運會治亂之道冥昧亦有定數然非我所知 善曰劉琨重贈盧諶詩曰時哉不我與陶淵明經曲阿詩曰時來苟宜會冥冥也數曆數也孫子兵法曰治亂數也范曄後漢書烏九論曰天之真數以至於是乎

盧郎中感 謀

大厦須異材廊廟非庸器

翰曰厦大屋也構此大屋必須異之材廊廟喻宰臣也

言宰臣不可以任庸常之器 善曰盧謀答魏子悌詩曰崇臺非一幹珍裘非一腋潘岳在懷縣詩曰器非廊廟姿爾雅曰庸常也謂非凡常之器也 英俊著世功多士濟斯位

濟世之功衆多之士

共佐天子之位 善曰左氏傳衆仲曰官有世功則有世祿

眷顧成

綢繆迺與時髦匹

良曰謀言家琬眷以成親密得與當時髦俊為匹偶 善曰毛詩曰眷言顧之盧謀答

魏子悌詩曰思蒙時來會敢齊朝彥跡

姻媾久不虧

善本作契闊豈但一

向曰姻媾謂謀昧嫁琬弟契闊謂同遭亂殺其父母豈但一言非一事也 善曰盧謀贈劉琨詩曰由以婚姻又答魏子悌詩曰恩由契闊

生但一已

逢厄既已同處危非所恤

銑曰言險厄情同是以不憂 善曰

盧謀答魏子悌詩曰共更飛狐厄又曰在厄每同險 常慕先達既觀古論得失

善曰樂也言我慕先達節繁之人以觀得失則馬服信陵

馬服為

趙將疆場亦

得清謚 濟曰謚靜也趙奢號曰馬服君為趙守

記曰趙奢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左氏傳魯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爾雅

曰謚 信陵佩魏印秦兵不敢出

良曰魏公子无忌號信陵君秦聞公子在趙伐魏

王使使持上將軍印往請公子公子遂通告諸侯各遣兵救魏率五國之兵破秦軍乘勝逐之至函谷秦兵不敢出 善曰史記曰魏公

子无忌為信陵君秦昭王進兵圍邯鄲公子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軍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請公子歸救魏魏王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

子遂將破秦軍於阿水乘勝逐秦至函谷關抑秦兵不敢出也 慨

燕幄中策徒斬素絲質

向曰慨歎也幄中謂帷中陳謀策

燕幄之謀而能從善遷變故云慙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詔曰

前將軍鄧禹與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淮南子曰墨子見練絲而泣

之為其可以黃可以 羈旅素舊京

善本作羈 感遇踰 善

作喻 **琴瑟** 銑曰言謀羈旅并州感琨恩遇過於琴瑟之和 善曰

子好合如 **自顧非杞梓勉力在無逸** 翰曰杞梓美材也

鼓琴瑟 之戒在無逸裕而已 善曰杞梓已見陸 更以畏友朋濫吹

乖名實 濟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齊王好

琨下名過其實也 善曰左氏傳陳敬仲曰詩去翹翹車乘招我以

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韓子曰齊宣王使人吹竽南郭處士請為王

吹竽粟食與三百人等宣王死文王即位一一聽之處士乃

逃或六韓昭侯嚴徵使一一聽之乃知監也名實已見上文

郭弘農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 璞卒後贈弘農太守 璞

崦山多靈草海濱饒奇石 良曰崦嵫山名靈草芝草也濱

五色石是也 善曰郭璞遊仙詩曰圓丘有奇石鍾山出靈液楚詞

曰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王逸曰崦嵫山也海濱即海中

也 **偃蹇足尋青雲隱淪駐精魄** 向曰偃蹇綠高貌隱淪謂

抱朴子曰人無賢愚皆知身之有魂魄魂魄分去則人病盡去則人

死 **道人讀丹經方士鍊玉液** 銑曰道人得道人也丹經

液謂玉膏也 善曰道人方術之士已見擬潘黃門述哀詩神仙傳

曰淮南王好道術之士於是八公乃往遂授以丹經漢書曰燕齊之

方士傳玄求仙篇曰玉液涌出 **朱霞入窓牖曜靈照空隙**

翰曰曜靈日也隙穴也言所居之處高也 善曰十洲 傲睨埒

記曰朱霞九光廣雅曰曜靈日也說文曰隙壁縫也 **木芝陵波采水碧**

濟曰傲睨縱誕貌木芝紫芝之别名碧玉光水 善曰江賦曰冰夷倚浪以傲

里遊矯掌望煙客永得安期術豈愁濛汜迫 齊 善曰神傳曰苦士謂盧敖曰吾

善曰安期先生自言千歲楚辭曰出於暘谷次于濛汜

善曰

張廷尉述 綽

太素既已分吹萬著形兆

良曰天地未分曰太素吹萬謂元氣吹煦萬物著形不同使各

得其性而止 善曰列子曰太素者質之始也莊子南郭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自已也司馬彪曰言天氣吹煦生養萬物形氣不同已止也使各得其性而止潛夫論曰太素之時元氣窈冥未有形兆也 寂動苟有源因謂殤

子天

向曰寂靜也二十以下死者曰殤言物之動靜各稟一源其於壽夭亦有定分人逢其分因謂彭祖為壽殤子為夭 善曰言大道之要動寂無源今誠以有源即壽夭異轍故以殤子為天也呂氏春秋曰一也者至貴也莫知其源莫知其端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而萬物以為宗高誘曰道無匹敵故曰至

貴莊子南郭子綦曰莫壽于殤子而彭祖為天 道零涉千載

津梁誰能了

銑曰涉歷也津梁喻道也了明也言淳化之零已歷千載其於至道誰明達也 善曰莊子曰世零

道矣道零世矣世與道交相零也司馬彪曰世皆異端零道道不好世故曰零耳

思乘扶搖翰卓然

凌風矯

翰曰扶搖風之名也卓高矯舉也思乘此風而高舉上翰飛也 善曰莊子齊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

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司馬彪曰齊諧人姓名也搏團也扶搖上行風也園飛而上者若扶搖也毛詩曰如飛如翰鄭玄曰如鳥之

飛也翰其中豪俊靜觀尺棰義理足未嘗少 濟曰捶杖也廣雅曰矯飛也

之杖分五寸為夜五寸為晝書陽也主生夜陰也主死書復夜死復生雖一尺之杖無有窮時故理足不少 善曰莊子曰一尺之棰日

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於身無窮司馬彪曰若其可折則常有兩若其不可折其一常存故曰萬世不竭 罔

罔秋月明憑軒詠堯老

良曰罔罔明也憑依軒檻也詠歌也歌唐堯老子之道德 善曰蒼

頡頏口罔大明俱永切登樓賦曰憑軒檻以遙望堯老堯及老子玄宗之太師故莊生稱之

浪迹無蚩妍然

後君子道

向曰浪放也蚩醜妍好也言放迹混然無醜好乃得為君子之道 善曰浪猶放也好蚩猶美惡也戴逵栖

林賦曰浪迹賴湄悽景箕 嶺略歸一致南山有綺皓

銑曰

嶺略要也言理要之道異塗而歸一致也綺綺里季皓老人貌南山商洛山也四皓隱所 善曰王文度贈許詢詩曰吾生挺奇幹領

略摠玄標鄭玄禮記注曰領理也廣雅曰略要也周易子曰一致而百慮漢書曰園公綺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水

山范曄後漢書孔融曰交臂久變化傳火乃薪草孔子

謂顏回曰吾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歟今人未嘗以此為哀奚獨哀死耶指窮為薪而火傳焉言變化之理執持不停薪草相繼火

傳不滅如人疆求不死則不可得納養之中則命續而不絕善曰

莊子仲尼謂顏回曰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郭象曰夫變化不可執而留也故雖交臂相守而不能令停若哀死則此亦

可哀者也今人未嘗以此為哀奚獨哀死邪莊子秦失曰指窮以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即象曰窮盡也為薪猶前薪也前薪以指指盡

前薪之理故火傳而不滅心得納養之中故命續而不絕明盡生也

臞臞玄思清曾中去機巧濟曰臞臞勉也玄遠也言勉力遠思清淨之道去機巧於

情府之中則與道相合善曰許詢農理詩曰臞臞玄思得濯濯情

緊除莊子曰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文夫方將為圃畦

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澆澆然力用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視之

曰柰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沃湯名曰桔槔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

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子貢俯而不對也**物我俱忘**

懷可以狎鷗鳥良曰昔有人游於海上與鷗鳥相狎不殊於鷗鳥言彼我忘懷則禽獸不懼於已善曰

莊子曰吾嘗我郭象曰吾嘗我我自忘矣我自忘天下何物足識哉又曰海上有人好鷗鳥者且而之海上從鷗鳥游鷗鳥至者百數其

父曰吾聞鷗從汝遊試取來吾從玩之曰諾明旦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也

許徵君自善曰晉中興書曰高陽許詢字玄度寓居會稽司徒蔡謨辟不起詢有才藻善屬文時人

士皆欽愛之**詢**向曰序謂述隱居之意

張子闇內機單生蔽外象善本作像字向曰象法也張毅行年三十而患內熱病

死是闇內治之幾微單豹行年七十而有童兒之色遭餓虎之食是不明外治之法此皆偏而不廣善曰張毅單豹並已見幽通賦

一時排冥筮冷然空中賞翰曰冥理筮亦也冷然輕舉貌術於環之四邊則終始無

極若處其環空中則寂然不移言理迹一時排去而輕舉遊於環中以為樂也善曰筮捕魚之器言魚之在筮猶人之處塵俗今既排而去之超在埃塵之外故冷然涉空得中而留也莊子曰列子御風而行泠然而善旬有五日而反司馬彪曰冷然涼貌也郭象莊子注

曰天下莫不自是而相非故一是一非兩行
遺此弱零情資

神任獨往濟曰弱零謂少失居而安於他方不知歸故鄉也人

無所不安故操持其神任之獨往善曰莊子曰子惡乎知悅生之

非惑邪子惡乎知惡死之非惑邪非夫弱零而不知歸者邪郭象曰

少失其故居為弱零者遂於彼之所在而不知歸於故鄉淮南一莊

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司馬彪

曰獨往任自然不復顧世采藥白雲隈聊以肆所養丹葩曜芳藜

綠竹陰閑敞良曰藥仙藥芝草屬也隈曲肆恣葩華也閑敞靜

曰葩華也洞簫賦曰又足樂乎其閑敞西征賦曰狀紫極之閑敞

若若寄意勝不覺陵虛

上曲櫺激鮮飈石室有幽響向曰若若遠也寄意謂所

情也言至道既勝不覺如乘空而上也櫺屋相也激射也鮮飈鮮絮

之風石室石穴也幽響山響也善曰櫺窓間孔也陸机吳趨行曰

泠泠鮮風過列仙傳曰赤松子常止西王母石室中也

去矣從所欲得失非外獎

銑曰言去從所欲之至道得失由心非外物所能獎勸善曰陸機

招隱詩曰稅駕從所欲李蕭遠運命論曰得與失孰賢謝靈運擬鄴

中詩曰客心非外獎勸也至哉操斤爰量明固已朗翰曰至極

之也有望人汚漫其鼻匠石操斤斲之汚盡而不傷鼻是二人相明

故曰重明固謂固如是助明也善曰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

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

之盡望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

殷東陽 仲文

晨遊任所萃悠悠蘊具趣良曰萃聚蘊積也言陵晨觀

望萬物並聚於日中悠悠蘊

亦絕塵網濟曰養生有五難一曰喜怒二曰声色三曰滋味四

也

績至道之真趣 善曰毛萇詩傳曰萃集也方言曰蘊積也莊 雲

子曰道之真以持身謝靈運登江中孤嶼詩曰蘊真誰為傳

天亦遼亮時與賞心遇 向曰遼高亮明也言雲天既高明復與適我心者相遇 善曰莊子

曰黃帝得之以登雲天謝靈運 青松挺秀萼惠色出喬樹

銑曰青松喻真性秀美萼花惠媚喬高也 善曰廣 極眺清波

深緬映石壁素瑩情無餘滓拂衣釋塵務 銑曰眺 瑩磨滓穢也言遠視山水瑩磨滓穢而解塵俗之事 善曰韋昭國

語注曰緬歎也廣雅曰瑩磨也說文曰滓澌也謂鄙穢左氏傳曰叔

向拂衣 求仁既自我玄風豈外慕 翰曰求為仁道則從 我身玄遠之風豈在

外慕而得 善曰論語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漢書灌嬰曰侯自

我得之玄風謂道也李充玄宗賦曰慕玄風之遐裔余皇祖曰伯陽

謝靈運憶山中詩 直置忘所宰蕭散得遺慮 濟曰宰主 也蕭散空

曰得性非外求 遠也言直置專一忘其所主者道之本也能縱心空遠遺其思慮者

則近之 善曰淮南子曰成化象而弗宰高誘曰宰主也謝靈運越

嶺溪行詩曰觀此遺 物慮一悟得所遣

謝僕射覽 混

信矣勞物化憂衿未能整 良曰衿心整齊也言信勞天 地化生而憂心未能與物齊

也 善曰左氏傳商臣曰信矣莊子曰天不 薄言遵郊衢揔

纏品出臺省 向曰衢道也以心不能齊物將遵郊外之道而散情 慮故持纏出省而往之 善曰毛詩曰薄言旋歸家

正身揔纏也 淒淒節序高寥寥心悟永時菊耀巖

阿雲霞冠秋嶺 銑曰淒淒寒風也寥寥高淨貌言時既清明 中心竟悟亦長遠也巖阿山曲也嶺山也言

雲霞如冠戴於山 善曰毛詩曰秋日淒淒楚詞曰天高而氣清莊

子曰寥已吾志郭象曰寥然空虛也聲類曰悟心解也潘安仁河陽

歸於靜 善曰孔叢子歌曰眷然顧之東征賦曰撰良辰而將行淮南子曰至道無為盈縮卷舒與時變化莊子曰虛則靜靜則動者得矣老子曰夫物云云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王弼曰凡有起於虛動於靜故萬物雖並動作卒復歸於虛靜各反其始歸根則靜也

曾是迴桑榆歲暮從所秉 濟曰曾則道近也桑榆日將落喻年老言我雖老明歸靜之理故任時運所執 善曰毛詩曰曾是位桑榆日所沒以喻人年老已見上文韓詩曰歲聿其暮薛君曰言年歲已晚也所秉謂心所執也毛詩曰君子秉心鄭玄曰秉執也

舟壑不可攀忘懷寄匠郢 良曰於壑人謂之固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趨攀止也亦如人生於世自以為固四時遷運不可留止郢人以堊塗阜端使匠石斲之堊盡而阜不傷此言忘懷於相知 善曰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司馬彪曰舟水物山陸居者也藏之壑澤非人意所求謂之固有力者或能取之郢人已見上文

陶徵君居潛

種苗在東臯苗生滿阡陌 向日苗五穀之苗臯澤也阡陌田之封疆 善曰歸去來曰登

東臯以舒慵風俗通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 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 銑曰言鋤之勞以酒自樂亦足適散 善曰陶潛詩曰晨興理荒穢希自荷鋤歸又曰雖欲揮手歸濁酒聊自持莊子曰智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非培井之姓 與又郭象注曰自適其志者也 日暮巾柴車路闇光已夕 翰曰巾飾也柴車龕車也闇夕皆夜也 善曰歸去來曰或巾柴車鄭玄周禮注曰巾猶衣也 歸人望煙火 稚子候檐隙 濟曰稚子小子也言還晚望火而歸小子候門 問君亦何為百年會有役 良曰問君謂自舉以問以候 百年皆有勞役 善曰莊子盜跖曰人上壽百歲陶潛夜行塗中詩曰懷役不遑寐 但願桑麻成蠶月 得紡績 善曰陶潛詩曰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毛詩曰素心正 如此開逕望三益 向日言我宿素之心但願幽靜同蔣詡開本也謝靈運田南詩曰唯開蔣生逕永懷求年 蹤論語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

謝臨川山遊

靈運

江海經道迴山嶠備盈缺

銑曰道轉也嶠亦山也盈謂山缺謂谷也善曰楚辭曰

入激浦兮途道迴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謝靈運登廬山詩曰山行非前期彌遠不能輟但欲淹昏且遂復經盈缺春秋元命包曰月盈而缺者訓鄉尊宋均曰誦還也尊君也

登雲峯杳與廬霍絕

翰曰靈境即會稽也言我賞心此山謂懷仁者之意非空設而已廬霍二

山各言所登之山杳然高絕於此二山善曰賞心已見上文楚辭曰平明發兮蒼梧謝靈運訓惠王詩曰滅迹入雲峯又初發石首城詩曰息必

廬霍期 碧嶂善本 長周流金潭恒澄澈濟曰碧玉也周流長遠自潭水之深澄澈清也言金者下有金沙因名焉善曰碧郭出碧之郭即玉山也已見上文思立賦曰歷衆山以周流上林賦曰步欄周流臨海記曰自

既滴瀝丹井復寥泚

音血向曰乳鍾乳也寶穴也滴瀝乳垂貌丹井朱砂井也寥泚深也善曰謝

靈運山居賦曰訪銅乳於洞穴訊丹砂於經泉鮑昭過銅山詩曰乳寶夜消滴說文曰滴瀝水下滴瀝也抱朴子曰武陵舞陽有丹砂井王逸楚詞注曰沈寥曠蕩空虛靜也

瑶溪雲錦被沙汭

若拙反銑曰岫嶠岑峯並山勢不齊負赤玉寶也瑶溪玉溪也汭岸也言砂石之文

五色如雲錦被於岸也善曰說文曰岫山巖也五咸切文字集略曰岫崖也郭璞方言注曰岑峯峻貌上林賦曰赤玉玫瑰也思立賦曰瞰瑶溪之赤岸海賦曰雲錦散文於沙汭之際

夜聞徃徃啼朝見鼯鼠逝

常列翰曰徃徃鳥名鼯鼠飛徃也逝徃也善曰蜀都賦曰徃徃夜啼郭璞爾雅注曰鼯鼠狀如小狐亦謂之飛徃聲如人呼

氣候暖朱華陵

善本作白雪 幸遊建德鄉觀竒經

入華子崗詩曰南州實炎德桂樹凌寒山王逸楚詞注曰南方冬溫草木常華

禹穴

良曰建德國名在南越禹穴夏禹藏圖書之所言遊觀竒異於此善曰莊子市南宜僚謂魯侯曰南越有邑焉名為建

德之國其民愚朴少私寡欲其生可樂死可以葬吾願君去國
指俗與道相輔而行漢書曰司馬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

名竟誰辨善本作辨字**圖史終磨滅**銑曰辨藏也言身名誰人能識遊山所記之圖史終

見磨滅善曰謝靈運入華子崗詩曰莫辯百世後又曰圖謀復磨滅**且泛桂水潮映月游**

海澨銑曰桂水水名海涯曰澨善曰楚詞曰桂水兮潺湲謝靈運入華子崗詩曰乘月弄潺湲**攝生貴**

處順將為智者說翰曰安時處順憂樂不入是攝生之理言我將為智者陳說此道善曰謝靈運還

湖中詩曰寄言攝生客又登石門詩曰處順故安排又石門詩曰匪為眾人說莫與智者論

顏特進侍宴**延之**

太微疑帝宇瑤光正神縣濟曰太微星宮名瑤光北斗柄端星也言匠人上法太微宮以

成帝宇觀斗柄以定神州赤縣南北之正善曰淮南子曰太微者天一之廷孔安國尚書傳曰凝成也魏都賦曰眈眈帝宇周禮曰匠人建國畫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鄭玄曰極星謂北斗也廣雅曰北斗第七星為瑤光地理書曰息崙東南地方五千里

名神州史記鄒衍曰中國名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所叙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若赤縣神州者九所謂九州也

揆日粲書史相都麗聞見良曰揆度粲明也度日所損明書於史相視也都謂丹陽也言

此都華於所聞所見者善曰毛詩曰揆之以日作為楚室尚書序曰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孔安國曰欲以為都也列

漢搆仙宮開天製寶殿桂棟留夏颺蘭棹停冬

霰向曰言宮殿高大上至天漢蘭木蘭也棹椽霰雪善曰毛萇詩傳曰漢天河楚詞曰桂棟兮蘭椽**青林結**

冥濛丹巘披葱蒨銑曰青林丹巘謂繞宮殿中樹也冥濛葱蒨山樹之色善曰吳都賦曰迴眺冥濛

毛萇詩傳曰巘小山別於大山也**山雲備卿霑池卉具靈變**銑曰卿霑草也靈變異狀也善曰尚書大傳曰百工相和而歌卿雲鄭玄曰卿當為慶縵文帝東閣詩曰高山吐慶雲西京賦曰濯靈芝之朱柯

陳思王靈芝篇曰靈芝生玉池**重陽集清氛**善本作氣字**下輦降玄宴**翰

上為陽而清澄亦為陽故云重陽輦車玄幽也言上至天邊就幽處而宴善曰楚詞曰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西京賦曰

千六百十

恣意所宰下輦成宴尚書
曰玄德外聞玄猶聖也
鶩望分寰隊矚目盡都甸

鶩望謂馳目遠望寰域隊鄉隊也矚視也都邑甸郊也
善曰寰猶畿也穀梁傳曰寰內諸侯周禮有六鄉六遂倉頡篇曰矚矚視之貌

也
氣生川岳陰煙滅淮海見中坐溢朱組步欄

善本作
造瓊弁
濟曰中坐謂坐中也朱組瓊弁衣冠之飾也溢滿

坐正景禮記曰侯伯佩玄王而朱組綴上林賦曰步欄周流長途中宿說文曰造雜字如此左氏傳曰楚子王為瓊弁王纓未之服也

禮登佇睿情樂闕延皇眇
良曰登成也禮成樂闕賓客將散故延佇天子之情而顧

眇善曰爾雅曰登成也又曰眇久也謂久留也
禮記曰有司告以樂闕鄭玄曰闕終也延引也
測恩躋愉

字
逸泐牒情浮賤
向曰測深躋登愉樂情慙也言天子賜深恩得登樂逸自顧為隨牒之任慙其

浮賤善曰爾雅曰測深也愉逸耽樂縱逸也漢書長安令楊興說將軍史高曰匡衡無階朝廷隨牒在遠方說文曰情不明也浮賤浮名微賤也禮記曰恥名浮於行也

承榮重兼金
善本作榮
巡華過盈瑱

他發銑曰瑱璧也言蒙天子賜侍宴其於榮華重兼百金過於盈尺之璧
善曰孟子曰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盈瑱盈尺之玉也說文曰田父得寶玉至尺魏都賦曰尺璧有盈淮南子曰崑山之玉瑱天見切

敢飾輿人詠方慙綠

水薦
翰曰晉侯聽輿人之頌言我敢飾舊事而獻此詠然後終慙

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
謀淮南子曰手會淶水已見上文

謝法曹
別
惠連

昨發赤亭渚今宿浦陽汭
而批濟曰赤亭亭各浦陽江口名水涯曰汭
善曰謝靈運富

春者詩曰赤亭無淹薄獻東樂
詩曰昨發浦陽汭令宿浙江湄
方作雲
善曰謝靈運富

良曰千里別古曲名言與爾雲山異隔豈惟
古人有千里之曲乎
善曰雲峯已見上文
芳塵未歇席零

善本作
淚猶在袂
入
停艫望極浦弭棹阻風雪

向
善曰庾闡

揚都賦曰結芳塵於綺席楚詞曰泣沾襟而濡袂說文曰艫船頭也

楚詞曰望兮極浦謝惠連獻京樂詩曰停楫阻風波毛萇詩傳曰弭止也風雲既經時夜永豈

善本作起字 懷思汎濫北湖游茗 善本作亭南樓期 銑曰北

接期謂却敘前事也茗亭樓高貌善曰謝靈運詩序點翰詠

曰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又序曰南樓中望所遲客新賞開袁瑩所疑 翰曰翰筆也袁書衣也瑩磨也疑謂有所

我室散帙摘芳愛氣馥拾葉憐色滋色滋畏沃若

問所知人事亦銷鑠 齊曰沃若盛也言草木滋繁則反枯槁人事至盛

葉沃若楚詞曰質銷鑠以約賈遠國語注曰鑠銷也子衿怨勿往谷風誚輕薄

良曰子衿谷風皆詩篇名刺風俗輕薄而朋友道絕不相往來善

曰毛詩曰青青子襟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又序曰谷風

刺幽王也天下俗共秉延州信無慙仲路諾 向曰秉執

薄朋友道絕焉靈芝之望三秀孤筠情所託 銑曰靈芝之神芝也三秀

路無宿諾 情志託此芝筠之芳堅善曰楚詞曰采三秀於山間王逸云秀謂

芝草也竹箭之有筠已見上注韋昭漢書注曰竹皮筠也于貧切

所託已殷勤祇足攬懷人 翰曰攬亂也言紀殷勤之心只

曰猶復惠來章祇足攬今行嘒 呼嶮 剌外銜思至海濱

余思毛詩曰嗟我懷人款睇在何辰 良曰杳遠僻見

嶮他乎切可贈疏華竟無陳 向曰雜結也言結芳草為佩折疏麻之華

子遠未能相見款視知在何時善曰孔安國尚書曰雜珮雖

儻見也字林曰款誠也意有所欲也廣雅曰睇見也無陳心惰玄勞

曰知子之來之雜珮以贈之疏華瑤華也旅人豈遊遨幸及風雪霽青春滿江臯 銑曰惰憂

見謝靈運越嶺溪行及南樓望所遲客詩也羈旅在

此非為遨遊但避風雪爾霽晴也臯江曲也善曰毛詩曰中解

心悄悄說文曰霽雨止也楚詞曰青春爰謝又曰馳騫乎江臯解

纜候前侶還望方鬱陶翰曰纜繼船索鬱陶哀思也言解

思也善曰謝靈運相送方山詩曰解煙景若離遠末響寄

瓊瑤齊曰言煙景離隔相去既遠後可附音信也投我

王徵君疾微銑曰此詩被徵不應隱於蕭湘之間作徵

窈藹瀟湘空翠澗澹無滋良曰窈藹幽靜貌瀟湘二水名

善曰六幼藹深遠之兒杜育寂歷百草晦欬吸鷓鴣悲心向

前墀鍊藥矚虛幌况瑟卧遥帷銑曰清陰日也墀墀矚矚

也遙遠也惟謂山中也善曰前墀已見上文說文曰鍊化金也鍊

與練古字通又集略曰幌以帛萌窓也文賦曰同朱絃之清况朱絃

瑟絃也水碧驗未贖金膏靈詎緇翰曰水碧水玉也與金

得而緇贖緇贖染也善曰水碧已見上文蒼頡篇曰贖垢贖北

也穆天子傳河伯曰示汝黃金之膏毛萇詩傳曰緇黑色也

渚有帝子蕩漾不可期濟曰北渚謂所居之北也帝子娥

之結期善曰楚詞曰帝子降兮比渚目眇悵然山中暮懷

眇兮愁予阮籍詠懷詩曰蕩漾焉可能也悵然山中暮懷

痾屬此詩良曰悵然失志貌言失志山中抱其痾疾而屬綴此

乎山中又曰悵袁太尉從淑向曰為御史中丞時從宋

宮廟禮哀敬粉邑道嚴立銑曰禮祭之法盡哀致敬漢

子孫故祭粉社之道可敬而遠善曰顏延年拜陵廟詩曰哀敬隆

祖廟粉粉榆社也漢書曰高祖禱豐粉榆社說文曰玄幽遠也謂神

道幽恭絜由明祀肅駕在祈年

翰曰恭絜謂敬而祭絜清也祀祭祈求也言郊

天求明年之穀

善曰毛詩

曰敬恭明祀又曰祈年孔夙詔徒登季月戒鳳藻行川

詔徒謂告衆也季月九月也鳳鳳蓋也藻文敕也言鳳蓋散文敕於所行之川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登外也羽獵賦曰玄冬季月鳳皇車名甘泉賦曰乃登鳳皇兮翳

華之行川所行之川也行猶道也雲旆象漢徒宸網擬星

懸

良曰旆雲旗也言侍從部伍象天漢迴移也宸網謂天子車上珠網如天星之懸

賦曰天畢前驅薛綜曰畢網也象畢星魯靈光殿賦曰浮柱昭曄以星懸

朱權麗寒渚金鏐

無犯

映秋山

向曰權憶竿也鏐馬飾也麗映謂照曜也寒渚秋山所遊之處

冠也高廣各五寸

羽衛藹流景綵吹震沈澗

銑曰羽衛羽葆護衛天子也藹映也

流景日也綵吹綵衣人吹簫管震動深淵也

善曰羽衛羽葆護負羽侍衛也綵發吹也淮南子曰浮吹以虞沈川鱗介也辨詩測

京國履藉鑑都壘

銑曰辨陳也謂太師陳詩以觀京國之風籍謂聽斷之書鑑視也視都壘之寃屈也

善曰禮記曰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孫卿子曰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斷

毗

善本作萌字

謠響

玉律邑頌被丹絃

翰曰毗田人言采田人之歌邑老之頌以考玉律朱絃之樂

金石有一定之聲故造鍾磬者先律調之然後施之於栒懸司馬彪續漢書曰候氣之法殿中候用玉律十二唯二至乃候靈臺用竹律六十頌延年曲水詩序曰途歌邑誦尚書大傳

曰大琴朱絃蔡邕琴賦曰丹絃既張八音既平

文軫溥桂海

聲教燭冰天

濟曰軫車也薄迫燭照也桂海南極冰天北極也言文軌聲教之盛迫照遠方

文車同軌尚書曰外薄四海孔安國曰薄迫也言至海也南海有桂故云桂海上林賦曰經乎桂林之中過乎泂漭之野尚書曰朔南暨

聲致蒼頡篇曰燭照也淮南子曰入絃北方曰積冰高誘曰北方寒冰所積因以為名積冰也

和惠頌上笏

恩渥浹下筵

良曰頌布也上笏謂大夫之爵言天子和澤布及大目而恩渥遍浹於下席也

侯以象頰延年觀北湖曰牧詩曰温渥及輿隸和惠屬後筵

幸侍觀洛後豈慕巡河前

向曰湯觀洛得黃魚之瑞堯居河濱神龜負圖而至言我有幸得侍從觀洛豈慕前君巡河之美

維黃魚雙躍出躋于壇化為黑玉孝經
鈞命浹曰舜即位巡省中河錄圖授文
服義方無沫展歌殊
未宣 銑曰沫已也言我服天子道義無已雖舒展歌詩未能宣其
美化也 善曰服義已見上文沫亡貝切廣雅曰沫已也楚
詞曰展詩兮會舞王逸曰展舒
也言舒展詩曲作為雅樂者也

謝光祿遊郊莊

肅舫出郊際徒藥 善本作 逗江陰 翰曰肅敬舫船也徒藥
行樂也逗止也江陰江

北岸 善曰楚詞曰乘舫船余上沅兮齊吳榜以擊
汰王逸曰舫船窓牖也徒樂行樂也說文曰逗止也 **翠山方藹**

藹青浦正沈沈 濟曰藹藹盛貌沈沈深靜貞
善曰上林賦曰沈沈隱隱 **涼葉照沙**

嶼秋榮冒水濤 濟曰與水中山也秋葉黃故云照冒覆也濤
水畔也 善曰劉淵林吳都賦注曰嶼海中

州上有山石也說文曰濤水傍濤也 **風散松架險雲鬱石道深** 濟曰松橫生
松架益危雲繫則山路增幽也 善曰松架散則
曰松枝可以為架故因謂之架焉 **靜然** 善本作 鏡縣野四

曰松枝可以為架故因謂之架焉 **靜然** 善本作 鏡縣野四

睇亂曾岑 濟曰鏡睇皆視也絲遠曾高也岑峯也言四面視高
岑遠野而亂於目 善曰莊子曰靜默可以補病穀

梁傳曰絲地千里 **氣清知鴈引露華識後音雲裝信解黻**

煙駕可辭金 良曰氣清露華謂秋時則鴈度後音稍衰也雲裝
仙人以雲霓為裳也黻冕也金印也言見此仙道

可解黻辭榮以從之 善曰雲裝雲衣也蒼頡篇曰絃綬也黻與絃通煙駕煙車也金金印也 **始整丹泉術**

終覲紫芳心 向曰整信也丹泉用巒之泉飲之不死紫芳紫芝
也 善曰抱朴子曰黃帝南到負龍采若乾之華

飲丹巒之泉外國圖曰負丘有赤泉飲之不老紫芳
紫芝也柳潤甫遊仙詩曰紫芝列紅敷丹泉激陽瀆 **行光自容**

裔無使弱思侵 銑曰神不滅曰行光容裔自在貌弱思謂俗
事言我神之不滅而得自在故不使俗事侵

害 善曰楚辭曰雲旗兮電驚儵忽兮容稟

鮑參軍戎昭

豪士枉尺璧宵人重恩光 翰曰豪士權勢之人枉盈尺之
璧以聘之亦不顧矣宵小也言

小人重禮遇之恩光也 善曰呂氏春秋傳曰文王飾其辭令幣帛以禮豪士以璧禮賢已見上文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春秋孔演圖曰宵人之世多飢寒宋均曰宵猶小也鄭玄毛詩箋曰為龍為光言天子恩澤光曜被及者也 徇義非為利

執羈輕去鄉 齊曰屈身從物曰徇節士徇義不求利也執羈謂義則俗謂之君子又曰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口身殉名禮記曰執羈勒而徒勒音的去鄉已見上文 孟冬郊祀

月殺氣起嚴霜 善曰禮記曰孟冬之月天子迎冬於北郊又曰仲秋之月殺氣浸盛陽氣曰衰楚詞曰冬又申之以嚴霜 戎馬粟不煖軍士冰為漿

也善曰陸機苦寒行曰渴飲堅冰漿 晨上城阜坂磧礫皆

羊腸 向曰城阜坂名磧礫小石也羊腸言坂勢屈曲 善曰薛綜

氏春秋注曰羊腸其山盤紆似羊腸 寒陰籠白日太谷晦蒼蒼 銑曰寒陰

蔽也大谷名晦暗也蒼蒼晚也 善曰夏侯湛歎秋賦曰陰籠景而下翳曹植贈白馬王詩曰太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爾雅曰霧謂

之晦郭璞曰蒼蒼昏冥也 息徒稅征駕倚劔臨八荒 翰曰徒眾稅舍倚

佩劔視八荒也 善曰嵇康贈秀才詩曰息徒蘭圃法言曰仲尼之

駕稅矣宋王太言賦曰方地為輿負天為蓋長劔耿介倚天之外其

泉賦曰八荒 鷓鴣不能飛玄武伏川梁 濟曰鷓鴣鳥也

協兮方國諧 善曰樂緯曰鷓鴣狀似鳳皇身禮戴信嬰

不能飛伏於川梁之下 善曰樂緯曰鷓鴣狀似鳳皇身禮戴信嬰

仁膺智貞義宋均曰身禮質赤色思玄賦曰玄武縮於殼中兮騰蛇

蜿而自糾 鍛翻由時至感物聊自傷豎儒守一經未足

識行藏 良曰鍛殘也殘翻自俞也由時謂雪霜之時也言感此

人同安足以達行藏之理 善曰淮南子曰飛鳥鍛羽許慎曰鍛殘

羽也古詩曰感物懷所思漢書高祖曰豎儒幾敗乃公事韋昭曰豎

猶人也論衡曰能說一經為儒生論語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

休上人

怨 向曰沙門惠休姓湯氏 上人則沙門之尊稱

善曰沈約宋書曰沙門惠休善屬文徐湛之與之甚厚世祖命使還俗本姓湯位至揚州從事

西北秋風至楚客心悠哉日暮碧雲合佳人殊

未來銑曰西北曰不周風楚客屈原也悠哉失志兒碧雲青雲也佳入謂所思友人善曰魏文帝秋胡行曰朝與佳人

期日夕殊不來露彩方泛豔月華始徘徊翰曰泛濫浮光貌善曰曹子建七哀詩曰明

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寶書為君掩瑶琴詎能開翰曰寶書真經也為君掩言朋友不

至無與披翫也瑶琴王琴也言無人能開匣而彈善曰道學傳曰夏禹撰真靈之玄要集天官之寶書書以南和丹縉封以金英之函

檢以玄都之印嵇琴已見上文相思巫山渚悵望陽雲臺濟曰巫山陽臺皆楚地名以神

女喻朋友也相思悵望皆憂煩貌善曰高唐賦曰妾在巫山之陽蔡邕詩序曰暮宿河南悵望子虛賦楚王乃登雲陽之臺膏

鑪絕沈燎綺席生浮埃良曰膏燈也鑪香鑪言皆沈滅而

日鑪重鑪也取其芬香故加之膏煙而無餘故謂之沈西京雜記鄒陽酒賦曰綃綺為席犀象為鎮桂水日千里

因之平生懷向曰挂水水名日千里謂流急言因此急流寄平生懷抱善曰言因挂水以通情也挂水已見上

文李陵詩曰浮雲日千里洛神賦曰託微波而通辭鍾會懷士賦日記遠念於興波

六家文選卷第三十一

六家文選卷第三十二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註

皇明

龍毓丁觀重刊

騷上

離騷經一首

屈平

銑曰史記云屈原字平仕楚為三閭大夫上官靳尚妬其才能譖毀之王乃流屈原於江

南不知所訴乃作離騷經離別騷愁也言已遭放逐離別愁苦猶陳正道以諷諫也上述唐堯下序桀紂以香草善鳥龍鳳以譬忠貞君子以靈脩美人以喻於君以臭草惡禽飈風雲霓比小人援天引聖終不見省遂赴汨淵而死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逸注

序曰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同列大夫上官

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流屈原原乃作離騷經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投而死

帝高陽之苗裔兮

翰曰帝顓頊高陽氏言我與楚俱高陽氏之苗裔逸曰苗胤也裔末也高陽顓頊有

天下之號也帝繫曰顓頊娶于滕隍氏女而生老僮是楚先其後熊繹事周成王封為楚子居於丹陽其孫武王求尊爵於周周不與遂

僭號稱王始都於郢是時生子瑕受屈為客卿因胤末之子孫恩深而義厚也朕皇考曰伯庸

原自稱也古人質與君同稱朕皇美也父死後稱之曰考伯庸原父名逸曰朕我也皇美也父死稱考詩曰既右烈考伯庸字也屈原

言我父伯庸體有美德以忠輔楚世有令名以及於已攝提貞于孟陬兮

良曰太歲提孟始貞正也于猶於也惟庚寅吾以降

向曰庚寅日辰也惟歲正月庚寅日下母之體是得陰陽中正之氣

逸曰惟詞也庚寅日降下也寅為陽正庚為陰正言已以太歲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

母之體皇臨揆余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

皇考揆度肇始錫賜嘉善也言我父鑒度我初生之法度皆合天地中正始賜我善名

逸曰皇皇考也覽觀也揆度也肇始也錫賜也嘉善也言已美父伯庸觀我始生年時度某日月皆合天地正中故始錫我以美善之名也

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

翰曰禮始生三月父親名之既冠而字之正平則法靈善也均亦平也言父觀我初生時日法度能

正法則善平理故思善應而名之以表其德逸曰正平也則法也靈神也均調也言平正可法則者莫過於天養物均調者莫神於地

高平曰原故伯庸名我為平以法天字我曰原以法地夫人非名不榮非字不彰故子生父思善應而名字之以表其德觀其志也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

言內有忠貞外有材藝之遠能逸曰紛盛貌脩遠也言已之生內含天地之美氣又重有絕遠之能與眾異也

扈江離與辟芷兮

良曰扈披也江離芷皆香草辟幽也芷幽而香為幽也芷

紉秋蘭以為佩汨余若將不及兮

良曰紉結也蘭草名秋而香佩飾也言已脩身清潔披香草以為服飾也汨疾也言歲月行疾若將追之不及也

也蘭香草也秋而芳佩飾也所以象德言已脩身清潔乃取江離辟芷以為衣被紐索秋蘭以為佩飾博采衆善以自約束汨去貌疾若水流也
恐年歲之不吾與 銑曰恐年歲不與我相待而年老不也 得輔於君也 逸曰言我念年命汨

然流去誠欲輔君心汲汲常若不及 又恐年忽過不與我相待而身老
朝搴阰之木蘭兮 阰 卍

夕擘洲之宿莽 翰曰搴取也阰山名擘持也洲水中地也草經冬不死曰宿莽言朝升山取木蘭承陽也

夕入洲持莽順陰也木蘭去皮不死宿莽經冬不凋故屈原取以自喻言讒人困已終不能變易忠貞也 逸曰搴取也阰山名攬采也

水中可居者曰洲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曰宿莽言已旦起升山采木蘭上事太陽承天度也夕入洲澤采取宿莽下奉太陰順地數也

動以神祇自勅誨也木蘭去皮不死宿莽遇冬不枯 日月忽其 屈原以喻讒人雖欲困已已受天性終不可變易

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 翰曰淹久代改序次也言日月漂

幾易老 逸曰淹久也代更也序次也言日月晝夜常行 惟草木 忽然不久春往秋來以次相代言天時易過人年易老

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 齊曰草木零落言歲晚喻前年 老也美人喻君也言歲暮春年

老而不早用賢於國無成功也 逸曰零落皆墮也草曰零木曰落 遲晚也美人謂懷王也言天時運轉春生秋殺草木零落歲復盡矣

而君不建立道德舉賢用士 則年老暮晚而功不成也 **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其此**

度 逸本作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此度也 良曰撫持也言持 盛壯之年廢棄道德用讒邪之言為穢惡之行何不早改此法

度以從忠正之言 逸曰年德盛曰壯棄去也穢行之惡也以喻讒 佞百首為穢穢之穢讒佞亦為忠直之害也改更也言願君務及年

德盛壯之時脩明政教棄遠讒佞無令 害賢改此惑誤之度脩先王之法也 **策** 逸本作 騏驥以馳

騏兮來五道守夫先路 尚曰騏驥駿馬喻賢人言君能任賢 人我得申展則導引君入先王之道

路 逸曰騏驥駿馬也以諭賢智言乘駿馬一日可致千里以言任 賢智即可至於治也言已如得任用將驅先行願來隨我遂為君導

入聖王 之道 **昔二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 銑曰三后 謂湯禹文

王也純美也粹不雜也衆芳喻衆賢也言三王所以有純美之德以 衆賢所在故也 逸曰昔往也后君也謂湯禹文王也至美曰純齊

同曰粹衆芳喻衆賢也言往古夏禹殷湯周王所以能純美其德 而有聲明之稱者皆舉用衆賢使在顯職故道化興而萬國寧也 雜

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

逸本作

夫蕙芷

昌改翰曰雜非一也申用

也椒菌桂皆香木紉結也蕙芷香草也皆喻賢者言禹湯文王雖聖明雜用賢人豈獨任一人而已

逸曰申重也椒香木其芳小重之乃香菌薰也

禹湯文王雖有聖德猶雜用衆賢以致於化非獨索蕙芷任一人也

彼堯舜之耿迴

古

介兮既遵道而得路

濟曰耿光介大

堯舜所以有光大之稱者能循用大道任其忠良故得萬事之正逸曰耿光也介大也遵循也路正也言堯舜所以能有光明大德之稱者以脩用天地之道舉

賢任能使得萬事之正也

何桀紂之昌披兮夫唯捷徑

以窘求步

良曰桀紂夏殷失道之君昌披謂亂也捷疾也徑邪道也窘急也言桀紂苦人使亂用捷疾邪徑急步而

理之故身至滅亡逸曰昌披衣不帶貌捷疾也徑邪道窘急也言桀紂愚惑違背天道施行惶遽衣不及帶欲涉邪徑急疾為治故身

觸陷阱至

惟夫

逸本無

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

隘

向曰偷苟且也險隘傾危也言小人共為朋黨苟且為樂而不

而不黨偷苟也幽昧不明也險隘傾危也言已念彼讒人相與豈

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

銑曰憚難皇君也敗績

外諫諍者恐君行事之失崩壞先王之功逸曰憚難也殃咎也皇

君也輿君之所乘也以喻國也績功也言我欲諫諍者非難身之被

危以敗先王之功

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

武

翰曰踵繼武迹也言欲忽然奔走先後以為輔翼者莫及先王之德繼續先王之迹逸曰踵繼也武迹也詩曰履帝武敏言

已急欲奔走先後以輔翼君者莫及先王之德繼續其迹而庸其基

也奔走先後四輔之職也詩曰予聿有奔走予聿有先後是之謂也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齊怒

齊曰荃香草也

君不觀察我之中誠反信讒人與之同怒於我逸曰荃香草也以喻君也人君被服芬香故以香為喻惡數指斥尊者故變言荃也齊

疾也言懷王不徐察我忠

信之情反信讒言而疾怒

不能舍也

良曰寒言直言貌舍止也言我固知直言之為已患

不能止

貌也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舍止也言已忠言蹇指九天以

為正兮夫唯靈脩之故也也言有神明長久之道者君德

也故以喻君言我指天欲為君行正平之道而君不用我故將欲自

盡 逸曰指語也九天謂中央八方也正平也靈神也脩遠也能神

明遠見者君德故以諭君言已將陳忠策內慮之心上初既與余

指九天告語神明使平正之唯用懷王之故欲自盡也

成言兮後悔遜而有佗始與我平議國政後信讒言因改

移木情而有他志 逸曰遁隱也言懷王始信任已與

夫 夫字 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難離別於君但惜君

信讒而數變易 逸曰近日離遠曰別化變也言我竭忠見

過非難與君離別也傷念君信用讒言志數變易無常操也 余既

滋蘭之九畹遠於兮又樹蕙之百畝濟曰滋益也三十

蕙草喻行也言我雖被斥逐脩行彌多 逸曰滋時也十二畝為畹

樹種也二百四十步為畝言已雖見放流猶種時衆香脩行仁義勤

身自勉朝 暮不倦 畦留夷與藜藿逸本作 車兮雜杜衡與芳

芷良曰五十畝曰畦留夷藜藿車杜衡芳芷皆香草也言積累眾芳

自潔飾其德行 逸曰留夷香草也揭車亦芳草一名芘輿五

十畝為畦杜衡芳芷皆香草名也言已積累眾善以自

後逸本作 茂兮願矣時乎吾將刈向曰後茂盛貌言我

盛願待成時收刈藏而饗之喻君養賢以時進用而委其成理 逸

曰冀幸也峻長也刈獲也言已種植眾芳幸其枝葉盛長實核成熟

願待天時吾將獲取收藏而成其功也以言 雖萎絕其亦何

傷兮哀幽依芳之蕪穢銑曰萎絕黃落也眾芳喻眾賢也言

草為霜露所傷而落雖如是於我亦何能傷但恐眾賢志上見而是

蕪穢不自脩也 逸曰萎病也絕落也言已所種芳草當刈未刈蚤

有霜雪枝葉雖蚤萎病絕落何能傷我乎哀惜眾芳摧折枝葉蕪穢

其行 眾皆競進以貪婪女舍力兮憑不狀乎求索翰曰

也言眾在朝者皆竟為進趣貪婪財利在身雖滿不知狀足復為求
索 逸曰競並也愛財曰貪愛食曰婪馮滿也楚人名滿為馮言在
位之人無有清絮之志皆並進取貪婪 羌內怨已以量人兮
於財利中心雖滿猶復求索不知狀飽

各與善本作興心而嫉妬濟曰羌乃也言貪婪之人乃內怨於已
以量度他人謂與已同貪若否則各生

嫉妬之心讒譖之使不得進用 逸曰羌楚人語詞也以心揆為怨
量度也害賢為嫉害色為妬言在位之臣心皆貪婪內以其志怨度
他人謂已用不同則各生嫉妬

忽馳騫以追逐兮非余心
之所急良曰忽急也言眾人急於勢利而奔走非我所急也我所
求財利也故非我心之所急務 逸曰言眾人所以馳騫惶遽者追逐權貴

老冉冉其將至今恐脩名
之不立 向曰冉冉漸漸也立成也言我之年漸漸將至恐脩理
名德而不能成 逸曰冉冉行貌立成也言人年命冉

冉而行我之衰老將以速至恐
脩身建德而功不成名不立也 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

秋菊之落英銑曰英花也飲香木之露食秋菊之花者取其香
以合已之德 逸曰墜墜也言已且飲香木之

露吸正陽之津液暮食芳菊之落英
言吞陰陽之精藥動以香淨自潤澤 苟余情其信姱以

練要兮長頤呼乎亦何傷翰曰苟且姱大練擇也且
信大擇要道而行雖長纒

苦亦何傷於我頤頤不飽貌 逸曰苟誠也練簡也頤頤不飽也
言已飲食好美中心簡練而合道要雖長頤頤飢而不飽亦無所傷

病擘木根以結菹兮貫薜荔之落葉濟曰擘持根
也 本貫拾也薜

荔香草葉花心也言我持木之本佩結香草拾其花心以表已之忠
信 逸曰擘持也貫累也薜荔香草也緣本而生落墜也藥實負言

已施行常擘木引堅據持根本又貫累 矯菌桂以紉蕙兮索

香草之實執持忠信不為華飾之行也 矯菌桂以紉蕙兮索

胡繩之纒纒所綺良曰矯舉也胡繩香草纒纒索好良言舉
曰矯直也言已行雖據根本猶復矯直菌桂芬芳

之性紉索胡繩今之澤好以善自約束終無懈已 蹇 逸本 吾法

夫前脩兮非世逸本作俗之所服前代脩習道德之人

服用也言我所以遭難者吾法前脩道德之人故不為代俗所用
逸曰言我忠信譽寒者乃上法前代遠賢固非今時俗之人所可服

張四

行也雖不周於今之人今願依彭咸之遺則逸曰周也彭咸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遺餘也則法也言已所行忠信雖不合於今之人欲願依古之賢者彭咸餘法以自率厲也

同逸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逸本作人字生之多艱艱難

也言我自傷忠信不合前代故太息掩涕哀此萬姓遭輕薄之俗而多屯難逸曰言已自傷施行不合於俗將效彭咸沈身於淵乃太息長悲哀念萬人受命而

生遭遇多艱以隕其身也余雖好脩姱以鞿羈兮蹇

朝諝而夕替濟曰鞿羈銜勒也諝諫替廢也言我雖習前聖人暮廢棄逸曰鞿羈以馬自喻也韁在口曰鞿革絡頭曰羈言為人所係累也諝諫也詩云諝予不顧替廢也言已雖有絕遠之智姱好

之姿然以為讒人所鞿羈而係累矣既替余以惠纆思兮

又申之以攬芷良曰攬佩也言君所以廢棄我者以我佩忠信之心故也申重攬持也然我猶攬芳草自

結束以執貞節逸曰纆佩帶也又復也言君所以廢棄已者以余帶佩眾香行以忠正之故也然猶復引芳芷以自結束執志彌篤也

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良曰九數之極也言忠信貞潔

我心所善以此遇害雖九死無一生未足悔恨逸曰悔恨也言已復行忠信執守清白亦我心中的之所美善也雖以見過支解九死終

不悔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逸本作人字心銑曰浩蕩

法度壞自言我怨君法度廢壞終不察眾人悲苦逸曰靈脩謂懷王也浩猶浩浩蕩蕩猶蕩蕩無思慮貌也言已所以怨恨於懷王者以其用心浩蕩驕放恣無有思慮終不見省

察萬人善惡之心故朱紫相亂國將傾危也眾女嫉余之蛾眉

兮謠詠謂余之逸本作以字善淫翰曰眾女諭讒臣也蛾眉

毀也言讒邪之人妬我忠直皆譖毀之謂我善為淫亂逸曰眾女謂臣眾也蛾眉好貌謠謂毀也詠音咏猶譖也淫邪也言眾女嫉妬蛾眉美好之人譖而毀之謂之善淫不可信

也猶眾臣妬嫉忠正言已淫邪不可任也固時俗之工巧兮

面面規矩而改錯倉故濟曰面背也規矩法則也錯置也言工巧之人背違繩墨妄為法則改古之道

妄置其妙敗材木而不堅固讒佞之人巧為言語離聖人之法亦必敗國危政逸曰面背也圓曰規方曰矩錯置也言今時之工才知

張一

張一

巧於言語背違先聖之法以意妄造必亂政化危君國也背繩墨

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為度良曰周合也言背墨繩之直而從其曲則屋壞苟為邪佞競合

當代以取容媚不依法度則國亡矣逸曰追隨也繩墨所以正曲者周合也度法也言百工不隨繩墨之直道隨從曲木屋必傾危而

不可居也以言人臣不脩仁義之道背棄忠直隨從枉佞苟合於世以求容媚以為常法身必傾危而被刑戮 怵也鬱

悒余侘加僚丑例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向曰怵鬱憂也侘然失志貞言我憂思而失志者以不能隨代求容媚固獨窮困於當時 逸曰怵憂貌也侘僚失志貌也侘猶堂堂立貌也僚住也

楚人名住曰僚言我所怵怵而憂中心鬱邑悵然住立而失志者以不能隨從時俗屈求容媚故獨為時人所窮困也 寧溘

苦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銑曰溘奄也言我寧然而不忍為邪佞之態以自全 逸曰溘猶奄也言我寧奄奄然而死形體流亡不忍以忠正之性為邪淫之態也 鷙鳥

字不羣兮自前代固然而固然翰曰鷙鳥鷹鷂之屬比

同羣忠正之士者亦守節不隨俗為諂媚從前代固如是非但於我逸曰鷙執也謂能執服眾鳥鷹鷂之類也以論忠正言鷙鳥執志剛厲特處不羣以言忠正之士亦執分守 何方圓之能周兮夫

孰異道而相安齊曰方木圓穴不可相合邪佞忠正異道而誰肯相安哉 逸曰言何所有圓與方相

而能合者誰有異道而相安邪言忠佞不相為謀也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

呼候良曰抑案尤過攘除詬恥也我所以屈心案志者將欲忍過除其深恥誅讒佞清朝廷也 逸曰抑案也尤過也攘除也詬恥也言已所以能屈案心志含忍罪過而不去者欲以

除去恥辱誅讒佞之人如孔子誅少正卯也 伏清白以死直

兮固前聖之所厚向曰伏清白之節盡死為直亦固聖人所厚哀也謂武王伐紂封比干墓者是也

逸曰言士有伏清白之志以死忠直之節者固乃前代聖王所厚哀也故武王伐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也 悔相道

之不察兮逸本無延佇乎吾將反銑曰悔恨相視察審也言我恨視道之不

審當若比干伏節死義故長立而望將還國死節也 逸曰悔恨也相視也察審也延長也佇立貌也詩云佇立以泣言已自恨視事君

相視也察審也延長也佇立貌也詩云佇立以泣言已自恨視事君

相視也察審也延長也佇立貌也詩云佇立以泣言已自恨視事君

相視也察審也延長也佇立貌也詩云佇立以泣言已自恨視事君

之道不明察當若比于仗節死義故
長立而望將欲還反終已之志也
迴朕車以復路兮及

行迷之未遠
翰曰迴車復路將還也言我及已迷誤欲迴路
尚未遠明同姓無相去義
逸曰迴旋也迷誤

也言及旋我之車以反故道反迷已設欲去之
路尚未甚遠也同姓無相去之義故欲還也
步余馬於蘭皋

兮馳椒丘且焉止息
濟曰步徐行也澤曲曰阜椒丘立上
有椒也行息依蘭椒不忘芬香以自

紕也言我行蘭澤馳上椒丘且止息以待君命
逸曰步徐行也澤
曲曰阜土高曰丘四墮曰椒丘言已欲還則徐徐行步我之馬於芳

澤之中以觀聽懷王遂馳
高丘而止息以須君命
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字

脩吾初服
良曰尤過也言我將進入以相君事恐重離過患故
將退去脩吾初服潔清之服
逸曰退去也言已誠

欲遂進竭其忠誠君不肯納恐重
遇禍將復去脩吾初服潔清之服
製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

芙蓉以為裳
向曰製裁集合也芰荷水草芙蓉蓮華也言裁合此
物而為衣裳以自脩潔也
逸曰製裁也芰陵也荷

扶藻也芙蓉蓮華也上曰衣下曰裳言已進不見納猶
復製裁芰荷集合芙蓉以為衣裳被服愈潔脩善益明
不知吾

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及兮長

余佩之陸離
銑曰言君不知我我亦將止然我情實美岌岌高高
貝陸離參差兒既不見用我將高冠長佩救正威儀

以異眾
逸曰岌岌岌高貌陸離參差眾貌也言已懷德不用
復高我之冠長我之佩尊其威儀整其服飾以異於眾也
芳與

澤其糝粦兮唯昭質其猶未虧
翰曰芳香澤潤也
言我有香潤之德

雜會於已不得施用唯獨守其明潔之質猶未為自虧損也
逸曰
芳德之貌也澤質之潤也王堅而有澤糝粦也唯獨也昭明也虧歇

也言我外有芬芳之德內有王澤之質二美雜會兼在於已而不得
施用故獨保明身無有虧失而已所謂道行則兼善天下不用則獨

善其身
忽反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
濟曰忽疾往去
也言已不見明

故疾反顧遠視去觀四荒之外以求知己者
逸曰荒遠也言已欲
進忠信以輔事君而不見省故忽然反顧而去將遂游目往觀四遠

之外以求
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
良曰繽紛
紛盛貌

非菲香氣也章明也言我雖去四荒亦整其衣服佩忠信芳香之行
彌加明潔
逸曰繽紛盛貌非菲猶勃勃也芳香貌也章明也言已

雖欲之四荒猶整飾儀容佩玉續紛而衆 人生各有所樂今

盛忠信勃勃而愈明不以遠故改其行 余獨好脩以為常

或愛邪佞而我獨以脩正直之道為常 雖體解吾猶未變

逸曰言萬人稟天命而生各有所樂或樂 今豈余心之何

可字 懲 銑曰言我執忠貞之心雖遭支 懲懼也 逸曰懲艾也言已好脩忠信

以為常行雖獲罪支解志猶不艾也 女須 須之嬋媛兮申

申其罵予 翰曰女須屈原姊也嬋媛牽引也申申重也言我行 不合時故牽引古事而罵詈我

也嬋媛猶牽引也申重也言女須見已施行不 曰蘇 古本及逸

與衆合以見放流故來牽引數怨重詈我也 曰蘇 古本及逸

胡 直以方 逸本作 身今終然天平羽山 逸本無 之野

劉 濟曰此女類之言也婞很也早死曰天蘇禹父堯臣也堯使治水蘇 很戾不用堯命終被殛於羽山之澤而早死焉言原不承君意亦將

遇害 逸曰曰女類詞也鮫堯臣也帝繫曰顓頊後五葉而生鮫婞 音啞很也蚤死曰天言堯使鮫治洪水婞很自用不順堯命乃殛之

於羽山死於中野女類比屈原 汝何博蹇 逸本作 而好脩兮

於鮫不承君意亦將遇害也 蹇 謫屈原言汝何為獨博采往古好脩蹇 謫屈原言汝何為獨博采往古好脩蹇

紛獨有此婞節 向曰類數諫原云汝何博采古道於蹇難之 世好脩直節獨為婞大之行 逸曰女類數

諫屈原言汝何為獨博采往古好脩蹇 謫屈原言汝何為獨博采往古好脩蹇

室今判獨離而不服 也 銑曰蕓菘菘皆惡草以喻讒佞判別 也 銑曰蕓菘菘皆惡草以喻讒佞判別

朝汝獨佩蘭蕙之德判別不同故見弃斥 逸曰蕓菘菘也菘王芻 也菘泉耳也詩曰楚楚者蕓又曰終朝采菘二者皆惡草也以喻讒

佞盈滿也判別別貌也女類言衆人皆佩蕓菘菘耳為讒佞之行滿於 朝廷而獲富貴汝獨服蘭蕙守忠直判然離別不與衆同故斥弃也

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 翰曰屈原遭婞之 罵困邪佞之惡不 可門到戶說於人誰能察我情之是非乎 逸曰屈原外困羣佞內

被婞詈知時莫識言已心志所執不可戶說人告誰當察我中情之 善 世竝舉而好朋兮夫何榮獨而不予聽 濟曰榮 否 世俗之人並相進舉以為朋黨而我忠耿孤獨誰肯聽我而用之 逸曰榮孤也詩曰哀此榮獨予我也言時俗之人皆行佞偽相朋黨

並相薦舉忠直之士孤營特

獨何肯聽用我言而納之也 依前聖之節中今喟憑心而

歷茲

良曰中得也喟歎憑滿歷行也言我依前代聖賢節度而不

所言之心歷前代成敗之道而作此詞者也 濟沅湘以南征

憤薄之心歷前代成敗之道而作此詞者也

濟沅湘以南征

今就重華而陳辭

向曰沅湘江水名重華舜名也帝繫曰瞽叟生

行就舜以陳說之

逸曰沅湘水名也重華舜名也帝繫曰瞽叟生

容於俗故欲度沅湘之南行就舜陳

詞自說稽疑聖帝冥開秘要以自開悟 啓九辯與九歌兮夏

康娛以自縱

銑曰啓開也九辯九歌禹樂名言禹開樹此樂而

禹樂也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啓能承志續叙其業育養品類故

九州之物皆可辯數九功之德皆有次叙而可歌也左傳曰六府三

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水火金木土穀謂之不

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夏康啓子太康也娛樂也縱放也

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

翰曰圖謀也言太

不顧禍難以謀其後故使五弟失尊位家於閭巷 逸曰圖謀也言

夏太康不遵禹啓之樂而更作淫聲放縱情欲以自娛樂不顧患難

不謀後業卒以失國兄弟五人家居閭巷失尊位也書序 羿淫遊

日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

濟曰羿夏之諸侯淫佚田獵

其國

逸曰羿諸侯也田獵也封狐大狐也言

羿為諸侯荒淫遊戲以佚田獵又射殺大狐

兮浞 又貪夫厥家

良曰浞寒浞羿相也厥其家妻也言

淫之行故為浞弑其身貪取其妻以亂易亂故其鮮終 逸曰浞寒

以亂得政身即滅

亡故言鮮終也 澆 弔身被服疆圉兮縱欲而不忍

向曰澆寒浞子也疆圉多力自言澆恃多力故肆情縱欲不忍其諫

以殺夏后相 逸曰澆寒浞子也強圉多力也縱放也言浞取羿妻

而不忍其欲以殺夏后相也 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

顛隕 銑曰康安隕墜也言澆殺夏后相日安娛樂忘其過惡卒為

上下曰顛隕墜也言澆既殺夏后相安居無憂口作淫樂忘其過惡

卒為相子少康所誅其首顛隕而墜也論語曰羿善射奭盪舟俱不

得其死然自此以上羿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

翰曰桀夏亡王也言常背天道乃遂逢殃咎為湯所誅 逸曰殃

咎也言夏桀上背於天道下逆於人理乃遂以逢殃咎為湯所誅

滅 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長 濟曰辛紂之亡

言紂無道殺比干醢梅伯武王伐之殷宗遂絕不得久長 逸曰辛

紂之亡王紂名也菹菜曰菹肉醬曰醢言紂為無道殺比干醢梅伯

武王把黃鉞行天罰 湯禹儼 逸本作 而祇敬兮周論道

殷宗遂不得久長也 湯禹儼 嚴字 而祇敬兮周論道

而莫差 良曰言湯禹周文皆嚴肅祇敬論議道德無有差殊故

得末年 逸曰嚴畏也祇敬也周周家也差過也言殷

湯夏禹周之文王受命之君皆畏天敬賢論議 舉賢而授能兮

循 逸本作 繩墨而不頗 向曰言文王舉賢用能循先聖法度

逸曰頗傾 無有頗僻故能安天下 逸曰頗傾

也言三王選士不遺幽陋舉賢用能不顧左右循用先聖 皇天無

法度無有傾失故能綏萬國安天下也易曰無平不頗 皇天無

私阿兮覽民 逸本作 德焉錯故輔 良曰輔佐也言皇天無

之中有道德者因置以為君使賢者佐而成之 逸曰竊愛為私所

祐為阿錯置也輔佐也言皇天明神無所私阿觀萬人之中有道德

人者因置以為君使賢輔佐成其志也故 夫維聖哲以茂行

桀為無道傳與湯紂為淫虐傳與文王 夫維聖哲以茂行

兮苟得用此下土 翰曰哲置苟誠也下土謂天下也言人有

逸曰哲智也茂盛也苟誠也下土謂天下也言天下之所立 瞻前

者獨有聖明之知盛德之行故得用事天下而為萬人之主 瞻前

而顧後兮相觀民 逸本作 之計極 濟曰相視計謀極窮也

亡編觀萬民忠佞之謀足以窮其姦邪 逸曰顧視也相視也計謀

也極窮也言前觀禹湯之所以興顧視桀紂之所以亡足以觀察萬

人忠佞之謀 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 銑

窮其真偽 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 銑

孰誰服用也言人臣誰有不義不善而可任用者乎 逸曰服服事

也言人臣誰有行仁義而不可任用誰有不行信義而可服事者乎

言人非義則德不立非善則行不成

跼 箝 余身而危死今覽余初其猶

未悔 猶未為悔 逸曰跼猶危也言已正言危行身將危亡上觀

初代仗節之士我志所樂終不悔恨

不量 鑿金而正柎 而正柎 今固前脩以菹

而見菹醢 逸曰量度也鑿金木孔柎入孔之木言工不度鑿之正方而安其

不固而木破矣且不量君賢愚竭其忠信則被罪過而身殆也自前

代脩名之人以獲菹醢 許居 欬 毅 余鬱悒兮哀朕時之

不當 翰曰言累益歎歎而憂思有哀我不值明聖之君屬昏闇之

自哀生不當舉賢之 時而值菹醢之日 擊 攬字 始 如 蕙 以掩涕兮霑余

襟之浪浪 平濟曰如臭也蕙香草以喻忠貞之心也言已自傷

之不以其悲故而失義也 逸曰如柔更也霑霑也衣皆謂之襟浪浪

流狼也言自傷放在山澤心悲泣下霑霑我衣浪浪而猶引取柔更

香草以自掩拭不 以悲故失仁義也 **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

正駟玉虬以乘鸞 計鳥 兮 溘 埃風余上征 良曰敷

也言我見上桀紂行惡以亡中知龍逢比干執履忠直以醢乃長跪

布衽陳辭訴於天明我得比中正之道精合真人神與化游故得乘

龍鳳掩塵而上征虬龍也鸞鳳類溘奄也 逸曰敷布也耿明也言

已觀禹湯文王脩德以興天下見羿澆桀紂行惡以亡中知龍逢比

干執履忠直身以菹醢乃長跪布衽挽首自省念仰訴於天則中心

的明此中正之道情合真人神與化游故設乘雲駕龍周曆天下以

慰已情緩憂思也有角曰龍無角曰蚪鸞鳳皇别名也山海經曰鸞

身有五采溘猶奄也埃塵也言我設往行游將乘玉虬駕鳳車掩塵

埃而上征去離 **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懸圃**

向曰軔車輪也蒼梧舜所遊懸圃在崑崙山仙人所居言朝夕遠遊

神仙之山 逸曰軔支輪木也蒼梧舜所居懸圃神山也在崑崙山之

上淮南言崑崙崑崙縣圃雖乃通天言已朝發帝舜

之居夕至縣圃之山受道聖王而登神明之山 **欲少留此靈璫**

先 **果今日忽忽其將暮** 銑曰靈君也璫門問也言我欲少留

於君之省閭日又忽然將夜言年已

衰老 逸曰靈以喻君瓊門鏤也文如連瓊楚王之省閭也言已誠欲少留於君之省閭以須政教日又忽去時將欲暮年歲且盡言已

也 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 翰曰羲和弭按也崦嵫日所入山言我使羲和按節徐行望日不使迫於崦嵫山也 逸曰羲和日御也弭按也崦嵫日所入之山也迫附也言

我恐日暮年老道德不施欲今日御按節徐行路漫漫其脩遠望日所奔入之山且勿附近冀及盛時遇賢君

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濟曰漫漫遠貌言天地廣大其路漫漫賢人與已同志 逸曰脩長也言天地廣大其路漫漫遠而且長不可卒徧吾方上下左右以求索賢人與已合志者也 飲

余馬於咸池兮摠余轡乎扶桑 良曰咸池日所浴也摠結也扶桑日所拂木也淮南言日出暘谷浴於咸池拂于扶桑爰

始將行是謂朏明我乃往至東極之野飲馬於咸池與日俱折若浴以絜已身結我車轡於扶桑以留日行幸得不老延年壽折若

木以拂日兮聊逍遙 逸本作以相羊 向曰若木在西極皆遊也言我折取若木之枝擊日御使迴且相羊而遊也 逸曰若木在崑崙西極其華照下地拂擊也聊且也須臾相羊皆游也言已

摠結曰轡恐不能制年時卒過故復轉之西極折取若木以拂擊日使之還去且相羊而游以俟君命也或謂拂蔽也以若木蔽日使不

過 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 銑曰望舒月也月喻清白之臣風喻號令言我使清白之人求賢使風伯奉君命以告天下 逸曰望舒月御也月體光明以喻臣清白飛廉風伯也

風為號令以喻君命言已使清白之臣如望舒先驅求賢使風伯奉君命於後以告百姓 鸞皇為余先戒

兮雷師告我 逸本作以未具 翰曰鸞皇靈鳥喻仁智之士雷師喻君言我使仁智之士先戒百官以適道而君怠墮告我以裝束未具也 逸曰鸞後鳥也

皇雌鳳以喻明知之士也雷為諸侯以興君言已使仁知之士如鸞皇先戒百官將往適道而君怠墮告我嚴裝未具

吾令鳳皇飛騰兮又繼之以 濟曰我欲令鳳皇仁智之士飛行天下以求賢者續以日夜

日夜 翼逢遇之 逸曰言我使鳳皇明知之士飛行天下以求同

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 音迂 良曰飄

翼逢遇之 志續以日夜

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

良曰飄

音迂

良曰飄

風雲霓以喻佞人也御廷言我將求志士欲與共事於君反見邪惡

之人相帥與屯結謀迎我使離舊德變節隨邪佞之徒 逸曰回風

曰飄飄風無常之風以興邪惡雲霓惡氣以喻佞人御迎也言已使

鳳皇往求同志之士欲與俱共事君反見邪惡之人相與屯聚謀欲

離已又遇佞人相帥來 紛總總其離合兮班陸離其上

迎欲使我變節以隨之 下 向曰紛亂也總總猶傳傳也陸離分散也言已遊觀天下但見

俗人競為讒佞傳傳相聚乍離乍合上下之義紛然散亂而不

可知 逸曰總總猶傳傳聚貌也班亂貌也陸離分散也言已游觀

天下但見俗人競為讒佞傳傳相聚乍離乍合上下之義班然散亂

而不可 吾令帝閭闔兮倚閭闔而望予 銑曰帝天

知之也 帝閭闔今倚閭闔而望予 帝也閭主

門人也言已惡讒佞將上訴於天帝使閭闔人開天門闔人又倚天門

望而拒我不得入 逸曰帝謂天帝也閭主門者閭闔天門也言已

求賢不得嫉惡讒佞將上愬天帝使閭闔人 時曖曖其將疲 逸

開關又倚天門望而距我使我不得入也 作罷 今結幽蘭而延佇 翰曰曖曖昏闇貌疲極也言時代昏

字 絮長立而無趣向 逸曰曖曖昏闇貌罷極也言時世昏昧無 世濁

呼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妬 濟曰濁亂蔽隱也言

本 好惡好隱人美行嫉妬忠良 逸曰濁亂也濁貪也 朝吾將濟

言時世君亂臣貪不別善惡好蔽美德而嫉妬忠信 於白水兮登閼風而綈馬 良曰白水神泉也閼

世皆濁亂將濟神泉升仙山係馬以遠濁世而自潔清 逸曰濟度

也淮南子曰白水出崑崙之源飲之不死閼風山名在崑崙上縹繫

也言我見中國溷濁則欲度白水登神山屯車繫馬而 忽反顧

留止白水絮淨閼風清明言已備潔白之行不懈怠也 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 向曰高丘楚山名女神女喻

楚國無忠臣心為之悲而流涕 逸曰楚有高山之山女以喻臣 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 銑曰溢奄也春宮東方

乃折取瓊草之枝以續佩帶重其鮮潔 逸曰溢奄也春宮東方青 帝舍繼續也言我遊奄然至于青帝宮觀万物始生皆出於仁復折

瓊枝以續佩守行 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貽 仁義志彌固也

翰曰相視貽遺也言我脩行仁義思得同志及年德未衰之時視天下賢人將以玉帛遺之共為政理 逸曰榮華喻顏色也落墮也相視也貽遺也言已既脩行仁義思得同志願及年德盛時顏貌未老視天下賢人將持玉帛聘而遺之與俱事君也 吾令豐

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 濟曰豐隆雲師宓妃洛水神以喻賢臣言我使雲師求賢

臣所在聘之與同治也 逸曰豐隆雲師宓妃洛水神以喻賢臣言我使雲師求賢

言我令雲師豐隆乘雲周行求隱士清絜若宓妃者欲與并力也解

佩纓相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為理 良曰纓佩帶蹇脩伏羲氏之臣

言我既見宓妃解佩帶取玉結言契令蹇脩為媒以通辭理也 逸曰纓佩帶也蹇脩伏羲氏之臣也理分理述禮意也言既見宓妃則解我佩帶之王以結言語使古賢蹇脩

而為媒理也伏羲時淳朴故使其臣 紛總總其離合兮忽

緯繡其難遷 珮玉神女讒人亂聚毀敗令其意一合一離 忽為乖戾而難移 逸曰緯繡乖戾也遷徙也言蹇脩既持其佩帶通言而讒人復相聚毀敗令其意一合一離遂以乖戾而見距絕言

所居深僻 難遷徙也 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 于盤 難遷徙也 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 于盤 難遷徙也 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 于盤

弱水出處洧盤水名出崦嵫山夕舍窮石朝沫洧盤言遷世之士遠 趣清絜 逸曰次舍也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淮南言弱水出于窮石

入于流沙洧盤水名也禹大傳曰洧盤之水出崦嵫之山言宓妃體 好清絜暮所歸舍窮石之室朝沐洧盤之水遁世隱居而不肯仕

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 翰曰康安淫久也 言隱居之人自保

其美德以驕傲於世日日安樂久遊無意以匡君 逸曰保簡曰驕 侮慢曰傲康安也言宓妃用志高遠保守美德驕傲侮慢日自娛樂

以遊戲無事 君之意也 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弃而改求 濟曰 君之人信有美德而不崇禮敬不與事君當違弃此人改求賢者共

同志事君也 逸曰違去也改更也言宓妃雖有美德驕傲無禮不 可與共事君來去 臨見相觀於四極兮周流天乎 逸本作

相弃而更求賢也 余乃下 銑曰言觀視四方之極周遍求賢不得我乃復下來 望

逸曰言我乃復往觀視四極周流求賢然後乃來下 望

瑶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 良曰瑶臺玉臺 也偃蹇高貌有

娥國名佚美娥女契母簡狄喻真賢也呂氏春秋云有娥美女為高 臺而飲食之言我望此高臺見美女思得與之事君 逸曰偃蹇高

貞有城國名也佚美也謂帝嚳之妃契母簡狄也簡狄配聖帝生賢子以喻貞賢也詩曰有城方將帝立子生商呂氏春秋言有城氏有美女為之高臺而飲食之言已望瑤臺高峻睹有城氏美女思得與共事君也

余以不好 向曰鴆惡鳥喻讒佞言我使讒佞之人往聘忠賢讒佞性讒賊不可信用還詐告我言不好 **雄鳩之鳴逝兮余猶**

惡其佻 他 **巧** 銑曰雄鳩多聲逝往佻輕也言我使辯捷之士也言又使雄鳩銜命而往其性輕佻 **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

適而不可 翰曰言鴆鳩皆不可信故猶豫狐疑而不能決定欲媒其心讒賊以善為惡又使雄鳩多言少實 **鳳皇既受詒**

兮恐高辛之先我 濟曰詒遺也高辛帝嚳也言我得賢人如鳳皇者受遺玉帛將行就聘又恐帝嚳先我而得之帝嚳喻諸國賢君 **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

逍遙 良曰言求忠賢不得欲往遠方又兼無所止且浮觀而逍遙遊戲觀望 **及少康之末家兮留有虞之二姚** 向曰少

兮恐道言之不固 銑曰言我欲留聘二姚又恐道理弱於

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 翰曰溷亂也言時代亂濁嫉妬賢良蔽隱美行稱揚邪佞 **溷濁而**

回移 逸曰言已欲效少康留而不去又恐 **溷濁而**

媿人弱鈍達 言於君不能堅固復使回移 **世** 逸本作 **溷濁而**

受禮遺將恐帝嚳 以先我得簡狄也 **欲遠進** 逸本 **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

逍遙 良曰言求忠賢不得欲往遠方又兼無所止且浮觀而逍遙遊戲觀望 **及少康之末家兮留有虞之二姚** 向曰少

相之子寒浞殺之夏后相少康奔虞虞姚氏也以二女妻少康有田

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以收夏衆遂滅澆復禹舊績此言遠遊微

隱不遂求賢不得美少康留止而成功是原不欲遠去之意 逸曰

少康夏后相之子也有虞國名也姓姚氏舜後也昔寒浞使澆殺夏

后相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緡有田一成有衆一旅

能布其德以收夏衆遂滅澆復禹舊績屈原放至遠方之外博求

衆賢索宓妃則不肯見求簡狄又後高辛少康留 **理弱而媒拙**

言時溷濁者懷襄二葉不明故羣下好蔽中正之士而舉邪惡之人閨中既以以字遂遠兮

哲王又不寤遠視聽難通故哲智之王不能覺察忠佞逸曰

小門謂之閨邃深也哲知也寤覺也言君處宮殿之中其閨邃遠忠

言難通指語不達自明智之主尚不覺善惡之情高宗殺孝已也是也

何況不智之君而以閨蔽固其宜也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而本

無而與此終古良曰言我懷忠信之情無所啓發安能忍而與

字昏主終古居乎復將遠去逸曰言我懷忠信

之情不得發用安能久與此閨亂之君終古居乎意欲復去也索所瓊茅以筵廷篲專兮

命靈氛為余占之向曰索取也瓊茅靈草也筵竹筭也楚

言取草筭命靈氛使卜占去住之理逸曰筵小破竹也靈氛古明

占吉凶者也言已欲去則無所集欲止則又不見用憂懣不知所從

乃取神草竹筵結而折之以卜去留使明知靈氛占其吉凶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

而慕之銑曰曰者靈氛語辭也兩美謂君聖臣忠也言如是則

之德者逸曰靈氛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楚國誰思九

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去之也

州之博大兮豈唯是其有女翰曰靈氛言天下九州之

君臣可止乎逸曰言我思念天曰勉遠逝而無狐逸本無

下博大豈獨楚國有君臣可止乎

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

乎故宇濟曰靈氛曰但勤力遠去誰有求忠臣而不擇取汝者

也懷思也宇居也言何所獨無賢芳草之君汝獨懷故君不去逸曰爾女

何必思故居而不去也此皆靈氛之詞世幽昧以眩

曜兮孰云察余之美惡良曰眩曜惑亂也言當代之君皆

之乎原以此荅靈氛難去之辭也逸曰眩曜惑亂也言當代之君皆

曰當時之君皆暗昧惑亂不知善惡誰當察我之善情而用已乎是

難去之意民逸本作好去惡烏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

獨異向曰好愛憎惡也黨鄉黨也言人皆有愛憎之性不同惟楚

鄉之人更甚異也逸曰黨鄉黨謂楚國也言天下萬人之

子六百

所好惡其性不同 此楚國尤獨異也 戶服艾以盈要 平兮謂幽蘭其不

可佩 銑曰言楚國家門北戶皆服艾草滿於要帶謂蘭不堪佩帶 言皆好讒佞謂忠正不可行於身也 逸曰艾白蒿也盈滿

也言楚人戶服白蒿滿其要帶以為芬芳反用幽蘭臭 臨見察草 惡為不可佩也以言君親愛讒佞憎遠忠直而不近也

木其猶未得兮豈理貞美之能當 翰曰覽視理王也 言楚人視草木猶

未知香臭之宜豈能辨王之臧否而當之乎王喻忠貞言忠貞難知 也 逸曰察視也理美玉也相玉書言理大六寸其曜自衍照言時

人無能識臧否觀視衆草尚不能別其香臭豈當知王之美惡乎以 為草木易別於禽獸禽獸易別於珠玉珠玉易別於忠佞知人最難

蘇糞壤以充幃 暉兮謂申椒其不芳 濟曰蘇取元滿 也幃香囊言取

糞壤滿香袋而帶之及謂申椒臭而不帶此喻近邪佞遠忠貞 逸 曰蘇取也充滿也壤土也幃謂之騰騰香囊也言取糞土以滿香囊

佩而帶之反謂申椒臭而不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 香言近小人而遠君子也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

而狐疑良 曰言已欲從靈氛勸去之占則心中狐疑不忍奔忠直 逸曰言已欲從靈氛勸去之占則心狐疑念楚國也

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所而要之 向曰巫咸古神巫 也糈米也所以享

神言巫夕從天下來我則懷椒米要而享之以問吉凶也 逸曰巫 咸古神巫也當房中宗之世降下也椒香物所以降神糈精米所以

享神言巫咸將夕從天上下 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續其 來願懷椒糈要之使筮吉凶

迎 銑曰翳蔽也九疑舜所葬之山續衆多鬼言巫咸得已椒糈 則領百神蔽日而下舜又使九疑之神衆來相迎言賢而至知

已之志 逸曰翳蔽也續盛白也九疑舜所葬也言巫咸得已椒 糈則將百神蔽日來下舜又使九疑之神紛然近我知已之志 皇

剡剡 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 向曰皇天也剡剡光貌 言天揚其光靈使神告

我去當吉 逸曰皇皇天也剡剡光貌言皇 天揚其光靈使百神告我當去九吉善也 曰勉外降以上下

兮求矩矱縛之所同 濟曰曰巫咸辭也勉彊也上謂君下 謂臣矩法也矱度也言當自勉彊上

求明君下訪賢臣求法度與已同者因共為治此巫咸之言 逸曰 勉彊也上謂君下謂臣也矩法也矱度也言當自勉上求明君下索

賢臣與已合法度者 湯禹儼而求合兮摯咎臯字 逸本作 繇 因與同志共為化也

而能調

良曰儼敬也摯伊尹名調和也言湯禹至聖尚敬承天命求合已之賢臣伊尹咎繇之徒相理陰陽而安天下

苟中情其好脩兮又

逸本無

何必用夫行媒

且也媒

諭左右也言且中心好善常自脩絜則明君且當舉則何必須左右之逢 逸曰行媒諭左右之臣也言誠能中心常好善則精感神明賢君自舉用之不必須左右薦達之

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

銑曰說賢人代胥靡刑人操築於傅氏之巖武丁殷王名夢得賢相因使刻所夢之形求得說於傅巖委任之不疑 逸曰說傳說也傅巖地名武丁殷之高宗也言傳說抱懷道德而遇刑罰操築作於傅巖武丁思想賢者夢得聖人以其形像使求之因得說登以為公道用大興為

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

翰曰遭遇也 逸曰呂太公之氏姓也鼓鳴也言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

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

濟曰該備也審戚脩德不用退而而舉之用以為知備輔佐也 逸曰審戚衛人該備也審戚脩德不用退而商賈宿齊東門外桓公夜出審戚方飲牛叩角而歌桓公聞

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而

逸本無 其字 未

先鳴兮使夫

夫字 逸本無 之 不芳 向曰鸚鵡

百草

向曰鸚鵡 為字 前鳴則草木周落言我常恐此鳥之鳴使草木不芳香也喻讒臣為言以害忠良矣 逸曰鸚鵡一名買鷓常以春分鳴也言我恐鸚鵡

何瓊珮之偃蹇兮衆

然而蔽之

銑曰瓊玉也偃蹇盛貌以喻德也衆小人也 逸曰偃蹇衆盛貌言我佩瓊玉懷美德偃蹇而衆人夢然而蔽之傷不得施用也

今恐嫉妬而折之

翰曰此黨謂楚國也言楚國之人不尚忠信之行恐如我正直而必挫折 逸曰信

亮也言楚國之人不尚忠信之行恐如我正直欲必挫折而敗也

時繽紛其變易兮又何

可以淹留

濟曰繽紛亂也淹久也言世亂變易不可往也 逸曰

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

良曰茅惡草以喻讒臣也言時代昏

亂君子變為小人忠信化成邪佞 逸曰荃蕙皆香草也言蘭芷之

草變其體而不復香荃蕙化而為茅失其本性也以言君子更為小人忠信更為佞為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艾

逸本有艾

有蕭字曰昔芳草為艾者言明智之士皆伴愚也逸本有也字逸曰言

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

銑曰言明智之士伴愚者豈有他故為君不好

脩絮之士而自損害

逸曰言士人所以變直為曲者以上不好用忠正之人害其善士之故

余以蘭為可恃

兮羌無實而容長

翰曰蘭懷王弟也特怙羌乃也言我蘭為可恃可怙特乃無實材但容貌長大而已 逸

曰蘭懷王少弟司馬子蘭也特怙也實誠也言我以子蘭能進賢達能可怙而進不意內無誠信之實但有長大之貌浮華而已 委

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

逸本作

乎眾芳

齊曰言子蘭棄其美質隨

俗諂佞苟且列於眾賢之位也 逸曰委棄也言子蘭棄其美質正直之性隨從諂佞苟欲引於眾賢之位而無進賢之心也

椒

專佞以慢諂

吐

兮椒

殺

又欲充其佩幃

音揮良曰椒楚大夫

子椒也諂淫也椒茱萸以椒而非幃香囊也言子椒專佞而為慢淫以賢而非賢列大夫位在君左右不為忠正之行如茱萸之在香囊

妄充佩帶而無芬芳 逸曰椒楚大夫子椒也諂淫也椒茱萸也似椒而非以喻子椒似賢而非賢也幃盛香之囊也以喻親近言子椒

為楚大夫處蘭芷之間而行淫慢諂諛之志又欲援引

既干進

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

向曰干求也言子蘭干椒既自求進而務入君之祿何賢

人之能敬而舉之 逸曰干求也祗敬也言子蘭子椒苟欲

求進自入於君身得爵祿而已復何能敬愛賢者而舉之乎

固時

俗之流從

逸本作

今又孰能無變化

銑曰固此諂佞之俗流行相從誰能

不變節隨時以容身乎逸曰言時世俗人隨從上化若水之流二子復以諂諛之行眾人誰有不變節而從之者乎疾之甚覽

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翰曰子椒子蘭尚變節若此而況眾

賢而不從俗以自容身逸曰言觀子椒子蘭變節若此豈況朝廷眾臣而不為佞媚以容其身邪惟茲佩之可

貴兮委厥美而歷茲濟曰惟此原自屬也言我內懷忠正外佩眾芳此誠可貴而不遇明君奔

其至美而逢此咎也逸曰歷逢也茲此也言已內行忠正外佩眾芳此誠可貴重不遭明君奔其至美而逢此咎也芳菲

菲而難虧兮芬芬逸本作芬至至今猶未沫亡貝良曰

也言已芳菲之盛誠難損歇雖遭奔逐至今猶未已也和調

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向曰汝同志人也逸曰

行度執守忠貞以自娛樂且徐浮游以求同志也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

上下銑曰言脩飾及盛壯之時周遍遠觀四方有君臣上下賢明者欲往就之逸曰上謂君下謂臣也靈氛既

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翰曰歷選也言靈氛既告我以吉占歷善曰吾將去君而遠行

折瓊枝以為

蓍兮精瓊靡音張以為糗音張也言我將遠行折取瓊枝以代脯

糗糗也言我將行乃折瓊枝以為脯精瓊蓋也靡屑也

絜糗以延年也為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良曰飛龍喻道瑤王名象

牙也也言我駕飛龍乘明知之獸載象王之車文章雜錯以言德似龍玉

而世俗莫識也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向曰離

心何可合同知君與已殊志故將遠去自疏而流通也逸曰言賢愚異道

夫崑崙兮路脩遠以周流銑曰邇轉也言去楚國轉向

以求所安逸曰邇轉也楚人名轉為邇言已設去楚國遠揚

行乃轉至崑崙神明之山其路長遠周流天下以求同志本

行乃轉至崑崙神明之山其路長遠周流天下以求同志本

有志 雲霓之掩藹兮鳴玉鸞之啾啾 翰曰揚舉也雲霓虹也畫之於旌旗

掩藹旌旗蔽日貌王馬珮也鸞車鈴也啾啾鈴珮之聲言我去國亦守節度而行 逸曰揚披也掩藹翁鬱陰貌鸞鸞鳥也以玉作之著於衡和著於軾啾啾鳴聲言從崑崙將遂升天披雲霓 朝發軔

於天津兮夕余至今西極 濟曰軔車輪也東極曰天津西極曰所入也言朝發東方

夕至西極順天道也 逸曰天津東極箕斗之間漢津也言已朝發天之東津萬物所生夕至地之西極萬物所成動順陰陽之道且亟疾 鳳皇紛翼字 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 良曰言我行順

天道故鳳皇承旂引路飛翔翼翼然扶衛於已 逸曰翼敬也旂旗也畫龍蛇為旂翼和貌也言已動順天道則鳳皇來隨來隨我車敬承旂高飛翱翔翼翼 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

容與 向曰流沙西極赤水出崑崙山容與遊戲貌 逸曰流沙沙遊戲貞也言吾行忽然過此流沙遂循赤水 摩蛟龍使梁津兮

水而遊戲雖行遠方動以清絜自洒飾也 詔西皇使涉予 銑曰摩招梁橋詔告也西皇少昊也言我招

相接 逸曰舉手曰摩小曰蛟大曰龍詔告也西皇帝少皞也涉渡也言我乃摩蛟龍以橋西海使少皞度我動與神獸聖帝相接言能 路脩遠以多艱兮騰眾車使徑待 翰曰言遊

之厄 路長遠而多險難故令眾車奔騰於邪徑相待言已遊高遠莫能及也 逸曰艱難也騰過也言崑崙之路險阻多難非人所能由故令眾車先使從邪徑以相待也 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

為期 濟曰不周山名言已使語眾車我所行之道當過不周而左

左 逸曰不周山名在崑崙山西北轉行也指語也期會也言已使語眾車我所行之道當過不周山而左行俱會西海之上也過不周者言道不合於俗也左轉者言君行左乘不與已同志也 屯余車 逸本有 千乘兮齊王

軼 大 良曰屯聚乘車也軼車轄也車所以載已言君子

於已所在可馳走 逸曰屯陳也軼轄也言乃屯陳我車前後千乘濟以玉為車轄並馳左右從已者眾皆有玉德宜輔千乘之君也

駕八龍之婉婉

阮於

今載雲旗之逶迤

逸本作委移字

之氣也逶迤長貌言我所往皆與神遊故可御氣為載雲為旗也婉婉美貌逸曰婉婉龍貌言已駕入龍神智之獸其狀婉婉又載雲旗委移而長也駕入龍者言已德如雲雨能潤施也抑志而弭節

今神高馳之邈邈

銑曰言我雖御氣乘雲抑志按節徐行以候世人其邈遠莫能逮及也逸曰邈邈

遠負也言已雖乘雲龍猶自抑案弭節徐行高抗志行邈邈而遠莫能逮及奏九歌而舞韶兮聊

假日以媮樂

翰曰九歌禹湯樂名韶舜樂名言我之德可輔舜禹以致太平然不遇其時故假借其曰奏此樂以

自媮樂而已逸曰九歌九德之歌禹樂也尚書曰箛韶九成是也言已德高智明宜輔舜禹以致太平奏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不遇其時故假日游戲媮樂而已

陟升皇天之赫戲

平今忽臨睨計夫舊

鄉齊曰陟升皇天也赫戲光明貌言我升天庭對光曜忽復下視楚國而愁思也睨視也舊鄉楚國也

悲余馬懷兮蜷負局

逸本有

而不行

良曰僕御懷歸也

升天下見楚國御者悲泣我馬思歸蜷局迴顧而不肯行也此終志不去故辭義自明逸曰僕御也懷思也蜷局詰屈不行貌也屈原設夫時離俗周天匝地意不忘舊鄉望見楚國僕御悲感我馬思歸捲局詰屈而不肯行此終志不失以辭自見以義自明也

亂曰極意陳詞或去或留文采紛華然後結括一言以明所趣已矣

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

向曰已矣絕望之辭也言時代

無知我之忠正者又何須歸於楚國逸曰已矣絕望之詞也無人謂無賢人也屈原言已矣者我懷德不見用以楚國無有賢人知我忠信之故也自傷之詞也言衆人無有知已已復何為思故鄉念楚國也

既莫足與為美政兮

既莫足與為美政兮

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銑曰言時世之君無道不足共行美政我將自沈於水從彭咸所居之處

九歌四首

屈平

銑曰楚南郡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好祠作鼓舞以樂諸神原既遭放逐含懷憂悲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辭鄙陋罔為作九歌之曲上言事神之敬下寄見黜之情以諷焉九者陽數之極自謂否極取為

王逸注

序曰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樂鼓舞因為作九歌之曲託之以諷諫也

東皇太一

濟曰每篇之目皆楚之神名所以列於篇後者亦猶毛詩題章之趣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

逾兮上皇

向曰穆敬愉樂也上皇謂東皇太一也太一星

名天之尊神祠在楚東以配東帝故云東皇 逸曰日謂甲乙辰謂寅卯也穆敬也愉樂也上皇謂東皇太一也言已將脩祭祀必擇吉辰之日齊戒恭敬以宴樂天神

撫長劍兮玉珥 璆璠鳴兮琳琅

玉珥劍鐔也璆璠琳琅皆玉名以之為佩綉然而鳴 逸曰撫持也璆謂劍鐔也劍者所以威不服衛有德故撫持之也璆璠琳琅皆美玉名

席兮玉瑱 鎮盍將把兮瓊芳

齊曰言已脩絜以瑤為席美玉為瑱靈巫何不持瓊

也鏘佩聲也詩曰佩玉鏘鏘言已供神有道乃使靈巫佩持好劍以辟邪惡垂眾佩周旋而舞動鳴玉玉鏘五音而和且有節度

蕙肴兮承兮蘭藉 奠桂酒兮椒漿

枝以為芳香皆取美絜也 逸曰盍何不也把持也瓊玉枝也言已脩飾清絜以瑤玉為席美玉為瑱靈巫何不持乎乃把玉枝以為香

浮兮拊鼓 疏緩節兮安歌 陳竽瑟兮浩倡

銑曰揚舉也

置酒中以椒置漿中皆取芬芳也肴肉也蕙蘭皆香草也奠祭也桂椒皆香美木 逸曰蕙肴以蕙草蒸肉也藉所以藉飯食也易曰藉用白茅在酒切桂以置酒中也椒漿以椒置漿中也言已供待彌敬及以蕙草肴芳蘭為藉進桂酒椒漿以備五味也

服芳菲菲兮滿堂

向曰靈謂巫也偃蹇舞貌姣好也菲菲香氣也 逸曰靈謂巫也偃蹇舞貌也姣好

也服飾也菲菲芳貌也言乃使姣好之巫被服盛飾舉足奮袂偃蹇而舞芬芳菲菲盈滿堂室也

五音紛兮繁 會君欣欣兮樂康 翰曰五音宮商角徵羽之音紛盛貌繁會

言脩絜酒食極陳鼓樂神尚歡欣而降之福自傷忠信事上卒不見明而遭放棄以至危苦也 逸曰五音宮商角徵羽也紛盛貌也繁衆也欣欣喜貌康安也言已重作衆樂合會五音紛然盛美神以歡欣跌飽喜樂則身蒙慶祐家受多福也屈原以為神無形聲難事易失然人竭心盡禮則欲其祀而惠降以祉自傷履履行忠誠以事於君不見信任而身放逐以危殆也

雲中君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卷貞兮既

留爛昭昭兮未央 良曰蘭若皆香草也華采五色也靈巫也連卷導引神貌爛光也昭昭明也央極也

言將祭祀之事先使靈巫沐浴蘭芳衣五色之服務其芳絜又飾若英也導引也雲中君使留心於此神光爛然明明無極雲中君靈師屏翳也 逸曰華采五色也若若也言已將修饗祭以事靈神乃先使靈巫先浴蘭湯沐香芷衣五采華衣飾以杜若之英以自絜飾

靈巫也楚人名巫為靈子連卷巫迎神道引貌也既已也留止也爛光貌也昭昭明貌也未央未已也巫執事肅敬奉迎導引神顏貌矜

莊形體連卷神則歡喜安留見止 寒將憺徒兮壽宮與日

月兮齊光 銑曰寒辭也憺安也壽宮祠神所也神既安樂德又皆欲得壽故名為壽宮也言雲神既至在於壽宮歆饗酒食憺然安樂無有去意也齊同也光明也言雲神豐隆爵位尊高乃與日月同

藏而日月明故言齊光也 龍駕兮帝服聊翱游兮周章 向曰言神駕雲龍之車為五方帝服翱游周章往來迅疾貌 逸曰龍駕言雲神駕龍帝謂五方之帝也服飾也言天尊雲神使之乘龍兼衣言青黃五采之色與五方帝同服也聊且也周章猶周流也言雲神居無常處動則翱翔周流往來且游且翔也

靈皇 皇兮既降焱遙遠舉兮雲中 翰曰靈謂靈神也皇皇美降饗飲食焱焱遠舉復還其居 逸曰靈謂雲神也皇皇美貌也降下也言神來下其皇皇而美有光文也焱去疾貌雲中其所居也言雲神往來急疾飲食既飽焱然遠舉復還其處

譬異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

齊曰窮極也言神所居高絕下覽冀州橫望四海皆有餘而無極也
冀州堯所都也思有道之君故覽之 逸曰覽望也兩河間曰冀州
餘猶他方也言雲神所在高邈乃望於冀州尚復見他方也窮
極也言雲神出入奄忽須臾之間橫行四海安有窮極者也 思
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忡忡 逸本作憺憺字良曰夫君
也言夫君所居高遠下制有國我之思君終不可見故歎息而憂心
也 逸曰君謂雲神憺憺憂心貌也屈原見雲一動千里周徧四海
想得隨從觀望四方以志已憂思而念之
終不可得故太息而歎中心煩勞而憺憺

湘君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 銑曰君湘水神也夷猶
樂其所居猶豫不降於此誰將留待於中洲乎欲神之速至也 逸
曰君謂湘君也夷猶猶豫也言湘君所在土地肥饒又有嶮阻故其
神常安不肯游蕩既設祭祀使巫請呼之尚復猶豫蹇詞也留待也
中洲洲中也水中可居者為洲言湘君蹇然難行誰留待於水中之
洲乎以為堯二女妻舜有苗不服舜往征之二女從而不
久道死於沅湘之中因為湘夫人也所留蓋謂此二女 美要眇

妙兮宜脩沛 吾乘兮桂舟

向曰要眇好貌思神容儀
美好又宜脩飾也沛行貌

我復乘桂舟以迎神也舟用桂者取香潔之異 逸曰要眇好貌也
修飾也言二女之貌要眇而好又宜修飾也沛行貌也舟船也吾居

原自謂也言已雖在湖澤之中猶乘桂木之船沛然而行 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

安流 翰曰願神使波安流而我不危殆也沅湘二水名 逸曰沅
湘水名言已乘船常恐危殆願君令沅湘無波涌使江順徑

得安也 望夫君兮未 來吹參差兮誰思 良曰大
謂神肯來斯而我作樂吹聲參差當復思誰言思神之甚 逸曰君
謂湘君參差洞簫也言已瞻望於君而未肯來則吹簫作樂君當復

誰思 駕飛龍兮北征 連 吾道兮洞庭 良曰征行遑轉
也原思既畢念

反楚國願駕飛龍北行轉道於洞庭湖上而直歸也 逸曰屈原思
神略垂意念楚國駕飛龍北行還亟歸故居也遑轉也洞庭太湖也

言已欲乘龍而歸不敢隨從大道願 薛 拍兮蕙綢

轉江湖之側安委曲之徑欲急至也 薛 拍兮蕙綢

采 逸本作 荃 全 橈 遙 兮 蘭 旗 逸本作旌字銑曰薛荔蕙荃
承字 荃 全 橈 遙 兮 蘭 旗 蘭香皆草拍搏壁也橈楫也

原言我居家縛香草以搏四壁亦以為楫棹亦以為旌旗芬芳潔清
有如此也 逸曰薜荔香草也拍搏壁也綢繆束楚荃香草也橈小
舟船則以荃為楫擢蘭為旌旆動以香潔自脩飾也 望岑陽

今極浦橫大江今揚靈 向曰涪陽浦接於楚都極遠也言
我遠游此浦將橫絕大江揚其精

誠於君側與君感悟復命我也 逸曰涪陽者江裔名也近附郢極
遠也浦涯水也靈精誠也屈原思念楚國願乘輕舟上望江海之遠
浦附郢之阿以泄憂念橫度大江揚 揚靈兮未極女嬋媛爰

兮為余太息 翰曰極已也女謂屈平姊女嬋也嬋媛牽引也言
我揚精誠未已女須牽引時事以為不變節從俗

終不可而為我歎息也 逸曰極已也女謂女嬋也嬋媛
猶牽引也言已遠揚精誠雖欲自竭盡終無從達故女須牽引責之
數為已太息悲毒欲使屈 橫流涕兮濤爰 為隱思君
原改性易行隨風俗也

兮非涕側 良曰孱爰流貌非陋也感女須之言泣涕橫流隱伏
側陋彌思君子 逸曰孱爰流貌也屈原感女須之

言亦欲變節而意不能改內自悲傷涕泣橫流君謂懷王也 桂擢
非陋也言已雖見放棄隱伏山野猶從側陋之中思念君也

兮蘭棹例斲角冰兮積雪 銑曰擢楫也棹船傍板也桂
蘭取其香也言志不通猶乘

舟值天威寒舉其楫棹斲斫冰凍紛如積雪徒為勤苦而不得前也
逸曰擢楫也棹船傍板斲斫也言已乘船遭天盛寒舉其楫斲斫冰
凍紛然如積 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 向曰薜荔
雪言已勤苦

於陸芙蓉荷華也生於水言已執忠信之行求合於君亦猶入水池
之中而采薜荔登山木之末而取芙蓉固無遂理寒取也 逸曰搴
手取也芙蓉荷華也生水中屈原言已執忠信之行以事於君其
志不合猶入池涉水而求薜荔登山緣木而采芙蓉固不可得 心

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 翰曰為婚姻者其心不同
徒使媒人勞苦恩情不能

甚厚者則必輕易離絕事君之道亦類此焉 逸曰言婚姻所好
意不同則媒人疲勞而無功也屈原自喻行與君異終不可合亦疲
勞而已言人交接初淺恩不甚篤則輕相與 石瀨兮淺淺 戕
離絕也言已與君同姓共祖無離絕之義

飛龍兮翩翩 齊曰瀨湍水也淺淺流貌原既憂怨下視水石淺
也 逸曰瀨湍也淺淺流疾貞屈原憂愁俯視川水見石瀨淺淺疾
流而下將有所至仰見飛龍翩翩而上將有所登自傷棄在草野終

無所登至也 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我逸本以不

閒 音閑良曰言君與臣下為友而臣為不忠則怨而責之已為不

友也忠厚也朋友相與不厚則長相怨恨也言已執履忠貞雖獲罪

過不敢怨恨於衆人間暇也言君常與已期欲共為治後以讒言之

故更告我以不疏遠朝聘騫兮江臯夕弭節兮北渚 銑曰朝

夕喻衰也喻已盛少之時願驅馳於君前及衰謝之日反安意於草

野自歎之辭也騫騫疾行也澤畔曰臯弭節安意也 逸曰朝以喻

已盛也澤曲曰臯言已願及朝明已年盛時任重馳騫以行道德弭

安也者水涯也夕以喻衰言日夕將暮已已衰老弭情安意終於草

野 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 向曰次舍也言已在江湖

堂 逸曰次舍也過信為次周旋也言已所居在湖澤之中衆

鳥舍止我之屋上流水周旋已之堂下自傷與鳥獸魚鼈為伍 捐

余玦決 今江中遺余珮兮澧浦 齊曰捐遺皆置也

玦 玦佩也 珮 珮皆朝服之飾 玦 玦皆朝服之飾

置於江澧二水之涯者與君命已猶可以用也 逸曰玦玉珮也先

王所以命臣之瑞也故與環即還與玦即去也遺離也佩瓊琚之屬

以遺兮下女 良曰芳洲多生香草也故於此采杜若焉下女喻

賢臣也欲將已之美投於賢臣者思與同志復為

治道 逸曰芳洲香草叢生水中之處遺與也女陰也以喻臣謂已

之儔匹也言已願於芳芬絕異之洲采取杜若以與真正之人思與

同志終不變更 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銑曰自言憂愁

再生何由復遇道遙容與待君之命冀得盡其誠心焉 逸曰言日

不再中年不再盛也道遙遊戲也言天時不再至人年不再盛已既

老夫不遇於竹聊且逍遙而游 容與而戲以待天命之至也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向曰帝子謂堯二女娥

皇女英隨舜不及墮於

湘水之渚因為湘夫人也眇眇好貌其神儀德美好愁我失志焉

逸曰帝子謂堯女也降下也言堯二女娥皇女英隨帝不及墮於湘

水之渚因為湘夫人眇眇好貌也予屈原自謂也堯二女儀德美好

眇然絕異又配帝舜而乃沒命水中屈原自傷不遭值堯而遇暗君

亦將沈身湘流故曰愁我也 嫋嫋鳥奴 今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日翰

嫋嫋秋風搖木貌洞庭湖名言秋風疾則草木搖落江湖生波喻小

人用事則君子奔逐逸曰嫋嫋秋風搖木貌言秋風疾則草木搖

湘水波而樹葉落矣以言君政急則衆人愁而賢者傷矣 白蘋白蘋兮 騁望與

佳期兮夕張去聲叶韻良曰蘋秋生草騁平也佳期謂湘夫

神來此歆饗以喻張設忠信以待君命逸曰蘋草秋生騁平也佳

謂湘夫人也不敢指斥尊者故言佳也張施也言已願以始秋蘋草

初生望平之時脩設祭具夕早酒掃張施帷帳與夫人期歆饗之也 鳥翠兮蘋中習何為兮

木上濟曰萃集也蘋水草也鳥當集木上今在水中習宜置水中

夫鳥當集木巔而言草中習當在水中而言木上以喻所願不得失其所也 沅有芷兮澧有蘭

思公子兮未敢言銑曰芷蘭皆香草也喻已之善也公子謂

言沅水之中有盛茂之芷澧水之外有芬芳之蘭異於衆草以興湘

夫人美好亦異於衆人公子謂湘夫人也重以卑說尊故變言公子

言已想若舜之遇二女二女雖死猶思其神所以不敢達言者士當須介女當須媒也 慌荒忽兮遠望

觀流水兮潺湲向曰慌忽無形貌言遠望不見但觀流水潺湲

但見水流潺湲也仿佛若存遠而望之 麋何食兮庭中較何為兮水

齋翰曰麋獸名也較龍類也麋當在山野今在庭中較當在深泉

蛟龍類也言麋當在山林而在庭中較當在深淵而在水庭以言小人當處野而升朝廷賢者當居尊官而為僕隸 朝馳余

馬兮江皋兮夕濟兮西逝時制切濟曰澤畔曰皋逝水涯也

逸曰濟渡也逝水涯自傷驅馳不出湖澤之域 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借逝

良曰佳人謂湘夫人也借俱也逝往也與使者俱往喻有君命亦將然矣 逸曰予屈原自謂也借俱也逝

往也屈原幽居草澤思神念鬼有命呼已則願騰駕而往不待侶偶也 築室兮水中葺

之兮以荷蓋銑曰葺茨也自傷困於世上願築室結茨於水

逸曰屈原困於世上願築室水中託附神明而居處也 **荃** 全七壁今紫壇播芳椒兮

成堂 也 向曰荃香草也紫紫貝椒香木也以此物飾屋壁壇堂也 逸曰以荃草飾室壁累紫貝為壇布香椒於堂上 **桂**

棟兮蘭橈 老 **辛夷楣** 眉 **兮葯角烏房** 翰曰桂香木蘭辛夷葯香草也橈楝也楝門楣也又以馨香為房之飾 逸曰以桂木為屋

兮為帷擗 覓蓮 逸本作 **榜** 緣兮既張 濟曰擗屋聯也薛荔蕙皆香草罔結以為帷帳擗折以為屋聯盡張設於中也 逸曰 **罔薜荔**

疏石蘭兮 逸本無 **以為芳** 良曰以玉鎮坐席也石蘭香草也布其芳氣 逸曰以玉鎮坐席石

蘭香草疏 布陳也 **芷葺之** 逸本無 **兮荷屋繚** 了之兮以 逸本無

杜衡 銑曰芷杜衡皆香草繚縛束也以芷草及荷葉葺以蓋屋又束縛杜衡置於水中 逸曰葺蓋屋也繚縛束也杜衡香草也

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 向曰百草皆香草實滿也建樹馨香

兮竝迎 去 **靈之來兮如雲** 翰曰舜葬九疑山使其山之紛如雲也 逸曰九疑山名舜所葬也言舜使九疑

江中遺余裸 牒 **兮澧浦** 良曰袂袖也裸禮褫袖襦也皆事人所用也故弃遺之 逸曰袂衣袖也裸禮褫袖襦也皆事

適九 夷也 **塞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 齊曰攀取也汀平遠者神及君也 逸曰汀平也遠者謂高賢隱士也言已雖欲之九

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 銑曰驟數也言富貴有命且遊戲以盡年壽也

天時難值不可數得聊且遊戲以盡年壽也

且遊戲以盡年壽也

且遊戲以盡年壽也

且遊戲以盡年壽也

且遊戲以盡年壽也

且遊戲以盡年壽也

且遊戲以盡年壽也

且遊戲以盡年壽也

且遊戲以盡年壽也

且遊戲以盡年壽也

且遊戲以盡年壽也

且遊戲以盡年壽也

且遊戲以盡年壽也

六家文選卷第三十二

六家文選卷第三十二

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六家文選卷第三十三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註

皇明

龍毓丁觀重刊

騷下

九歌二首

屈平

王逸注

秋蘭兮麝蕪羅生兮堂下

戶逸曰言已供神之室開而清靜衆香之草又環其堂下

羅列而生誠司命君所宜幸集也

綠葉兮素枝

逸本作華字

芳菲菲兮襲



予

上聲向曰菲菲香氣襲及也皆喻懷忠潔也

逸曰夫符人

自有兮美子孫何為

逸本作

兮愁苦

翰曰夫凡也孫香

人各自有美愛臣子司命何為愁苦而司主之蓋自傷也司命星名

主知生死輔天行化誅惡護善也 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

莖

逸曰言已事神崇敬重種

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

目成

濟曰滿堂喻天下也謂天下亦有善人而司命獨與我相目

結成親親者為我脩道德爾謂初與已善時 入不言兮出不辭

衆多美人並會盛滿於堂而司命 乘回風兮載

雲旗

良曰乘風載雲以離於我喻君之心與我相背也

悲莫悲

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

銑曰喻已初近君而樂後

忘神略畢憂愁復出乃長歎曰人居世悲哀莫痛與妻子生別離傷

已當之也天下之樂莫大於男女始相知之時也屈原言已無新相

荷衣兮黃帶倏而來兮忽而逝

向曰言神

生離之憂 夕宿兮帝郊君誰須

倏忽往來終不可逢以喻君 兮雲之際

翰曰須待也謂神宿於天帝之郊青雲之際將誰待

揚波與汝沐兮咸池晞汝髮兮陽之阿

濟曰汝謂

九河天河也衝騰暴風也咸池星名天池也晞乾也陽阿日行處也

言已願與神俱沐髮於咸池而乾之於日者共為清潔也喻已與君

望美人兮未來臨風况兮浩歌

良曰美人神也

俱行政教以治於國 也言已思望司命而未肯來臨疾風而大歌冀神聞之而來至也

孔蓋兮翠旌登九天兮撫彗四星

旌飛登于天撫掃彗星也言願將忠正美行還於君前翦讒賊矣

逸曰言司命以孔雀之翅為車蓋翡翠之羽為旌旗言殊飾也九天

八方中央也言司命乃昇九天之上 竦長劍兮擁幼艾蓀

逸本作 獨宜兮為民正 良曰竦執也艾長也蓀香草

護國之幼長如此則神實宜為天下萬人之正者矣皆喻其君焉

逸曰竦執也勿少也艾長也言司命持長劍以誅絕惡擁護萬人長

少司命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羅

美草以為飾 逸曰有人謂山鬼也阿曲隅也女蘿菟絲也言山鬼

彷彿若人見山之阿被薜荔之衣以菟絲為帶也薜荔菟絲皆無根

無形故衣之以為飾也 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

窈窕 良曰言山鬼貌美既宜含睇又宜發笑子即山鬼也亦以慕

視也窈窕美貌 逸曰睇微盼也言山鬼之狀態含妙容美日盼然

又好口齒而宜笑子謂山鬼也窈窕好貌也詩云窈窕淑女言山鬼

之良既以姱麗亦復慕我有 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

今結桂旗 濟曰赤豹文狸皆奇獸也將以乘騎侍從者明異於

辛夷香草也言山鬼出入乘赤豹從文 被石蘭兮帶杜衡折

芳馨兮遺所思 銑曰所思謂君也謂已被帶忠信又以嘉言

思謂清絜之士若屈原者也言山鬼脩飾衆香以崇其神屈原

復行清潔以厲其身神人同好故折香馨相遺以同其志也 余

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

篁竹叢也言已處江山竹叢之間上不見道路險阻欲與神游獨在

諸神之後喻已不得見君讒邪填塞難以前進所以索居於此 逸

表

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音杳冥冥兮

菴晝晦翰曰表明也雖明然自異立於山上終被雲郭蔽其下使不通也容容雲出貌濟曰杳深也晦暗也菴語辭也言

雲氣深厚冥冥使晝日昏暗逸曰表特也言山鬼後到特立於山之上而自異也山鬼所在至高雲出其下雖白晝猶冥晦東

風飄兮神靈雨濟曰東風至神靈應之沛然而雨也此因言陰陽相感而有風雨自傷誠信不能感君也

逸曰飄風自也詩云匪風飄兮言東風飄然而起則靈應之而雨以言陰陽相感風雨相和屈原自傷獨無和也

兮愴徒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上聲良曰靈脩謂君也言君若能除去

讒邪我則可進留止於君所不然則歲晏衰老孰能榮華我乎逸曰靈脩謂懷王也晏晚也孰誰也言已宿留懷王冀其還已心中愴然安而忘歸年歲晚暮將欲

疲老誰當復使我榮華也

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

葛蔓蔓兮莫盤反叶韻銑曰芝草一歲三秀石磊磊石貌葛蔓蔓葛貌芝草仙藥采不可得但見葛石爾亦猶賢哲難逢諷諫者衆也逸曰三秀謂芝草也言已欲服芝草以延年命周旋山間采而求之終不能得但見山石磊磊葛草蔓蔓或曰三秀秀才之士

隱處者也言石磊磊者喻所在深也

怨公子兮悵忘歸向曰公子謂子椒也子椒知其忠信而不肯達

之於君故悵然失志而忘歸也逸曰言所以怨公子椒者以其知已忠信而不肯達故我悵然失志而忘歸也君思我

兮不得聞音開向曰君縱相思為小人在側亦無暇召我也

議 山中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

兮然疑作翰曰山中人原自謂也自言居山中以杜若為美飲傍起其疑惑也作起也逸曰言已雖在山中無人之處猶取杜若以為芬芳飲石泉之水蔭松柏之木飲食居處動以香潔自脩飾君

思我兮言懷王有思我時然讒言妄作故令狐疑者也雷填填兮雨冥冥

兮又夜鳴風颯颯素兮木蕭蕭濟曰填填雷聲冥冥雨貌嗷嗷援聲皆喻

讒言也良曰風颯颯喻政令煩也木蕭蕭喻人驚擾也逸曰言

已在深山之中遭雷電暴雨援猴號响風木搖動以言恐懼失其所也或曰雷為諸侯以興於君雲雨冥冥以興佞臣援猴善鳴以興讒言風以喻政木以喻人雷填填者君妄怒也雨冥冥者羣佞聚也援

秋啾者讒夫弄口也風颯颯者政煩擾也木蕭蕭者民驚駭也思八公子今徒離憂良曰思子賢使國若此但使我罹其憂愁也離羅也良曰思子逸曰言已恐子極不見逢故遂憂愁也

山鬼

九章一首

翰曰原既放逐又作九章自述其志九義與九歌同逸曰序曰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江南之野故復作九章章著也明也言已所陳忠信之道甚明著也

王逸注

余幼好此奇服今年既老而不衰銑曰衰退也原言年老而此心不退逸曰奇異也或曰奇服好服也帶長鋏頰

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魏五回反向曰長鋏劍名陸離

大貌逸曰長鋏劍名也其所握長劍楚人名曰長鋏也崔魏高貌也言已內備忠信之志外帶長利之劍戴崔魏之冠其高切青雲也

被明月兮佩寶璐世溷濁而莫余知逸本有兮字

猶服也明月珠名璐王名言我冠帶佩服莫不盛美加之忠信貞潔而遭世溷濁無相知者逸曰在背曰被寶璐美玉也言已背被明月之珠膏風美玉德寶兼備

行度清白溷亂也濁貪也吾方高馳而不顧濟曰顧世上如

逸曰言時世貪亂遭君蔽闇無有知駕青虬兮驂白螭濟曰願

我之賢然猶高行抗志終不回曲也駕青虬兮驂白螭願

瑤之圃登崑崙兮殫玉英良曰重華舜也瑤圃王英皆

平代升清朝而食其祿也逸曰重華舜名也瑤石次王也圃園也言已想待虞舜遊玉圃猶言遇聖帝升清朝也猶言坐明堂受爵位

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銑曰言若得值於此

也逸曰言已年與天地相敵名與日月同曜也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濟

於江湘善本作向曰南夷謂楚也莫吾知謂莫知我也濟渡也

貞乃曰可哀哉南夷之人無知我賢者也旦明也濟度也言已也放棄以明旦之時始遂渡江湘之水言明旦云者紀時明刺君不明也

乘鄂各渚而反顧兮欵 哀 秋冬之緒風 鄂渚地名反

顧楚都也欵歎也緒余也秋冬之風搖落萬物比之讒佞是以歎焉

逸曰乘登也鄂渚地名也欵歎也緒余也言已登鄂渚高岸還望楚

國嚮秋冬北風愁而長歎之中憂思也 **步余馬兮山臯低余車兮方林** 齊

紙捨也方林地名言馬壯車堅弃在山野喻才行方美不被任用也

逸曰低捨也方林地名言我馬壯強行山臯無所驅馳我車堅牢捨

於方林無所載任也以言已才德方 **乘舲零舩余上沅兮**

壯誠可任用棄在山野亦無所施也 **乘舲** 音零舩余上沅兮

齊吳榜 普孟 以擊汰 音太良曰舲舩名也吳榜舩棹也汰

榜舩擢也汰水波言已始去乘憲舩西上沅湘之水土卒齊舉大擢

而擊水波自傷去朝堂之上而入湖澤之中也或曰齊悲歌言愁思

也 **舩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疑滯** 銑曰容與徐動

回流也疑滯者戀楚國也 逸曰疑惑也滯留也言士衆

雖同力引擢舩猶不進隨水流使已疑惑有意還之者也 **朝發枉**

渚兮夕宿辰陽 向曰枉渚辰陽皆地名自傷去國日遠 逸

辰陽自傷去日遠也或曰枉曲也渚止也辰時也 **苟** 逸本作

陽明也言已將去枉曲之俗而處時明之鄉也 **苟** 逸本作

心 逸本照 其端直兮雖僻遠之何傷 翰曰原自解之辭

誠也僻左也言我惟行正直之心雖在遠僻之域 **入激浦余遭**

猶有善稱無害病也故論語曰子欲居九夷也 **入激浦余遭**

迴 逸本作 兮迷不知吾之所如 濟曰激亦浦類也迴轉回

君之深也 逸曰激水名也迷惑也如之也言 **深林杳以冥**

冥兮乃援狻救之所居 良曰冥冥暗貌狻狻輕捷之獸喻

處也 逸曰草木茂 山峻高以蔽日兮 銑曰日以喻君山以

盛非賢士之道徑 喻目 逸曰言嶮岨

危傾 下幽晦以多雨 銑曰言臣巧佞蔽于君德幽暗多雨喻

也 臣下望施恩惠以自樹也 逸曰言者

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而承宇 良曰霰雪無垠

喻讒夫害政雲

喻讒夫害政雲

喻讒夫害政雲

喻讒夫害政雲

喻讒夫害政雲

喻讒夫害政雲

喻讒夫害政雲

喻讒夫害政雲

喻讒夫害政雲

喻讒夫害政雲

喻讒夫害政雲

喻讒夫害政雲

喻讒夫害政雲

喻讒夫害政雲

喻讒夫害政雲

喻讒夫害政雲

承於宇喻佞人滿朝垠畔也霏霏雪貌 逸曰涉冰凍之盛寒室屋
沉沒與天連也或曰日以喻君山喻臣霏雪以喻殘賊雲以象佞人
山峻高以蔽日者謂臣掩君明也下幽晦以多雨者羣下專擅施恩
惠也霏雪紛其無垠者殘賊之政害仁賢也雲霏霏而承宇者佞人
並進滿朝廷也 **哀吾生之無樂兮** 逸曰遭遇讒 佞失官祿也 **幽獨處乎中**

逸曰遠離親戚而斥逐也 **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 逸曰終不易志隨枉曲也 **固將愁**

苦而終窮 逸曰愁思無聊身困極也 **接輿髡** 坤 **首兮桑扈羸** 力果

行 良曰接輿楚狂接輿也髡剃也首頭也自刑其身避俗不仕桑
扈隱者也解裳羸程以傲夷狄此二人者皆困亂世故以自喻

逸曰髡剔也首頭也自刑體避世不仕也桑扈隱士也 **忠不必用**
去衣羸袒效夷也言屈原不容於世引比隱者以自慰

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 濟曰以亦用也伍子胥竭力
於吳王夫差而賜劍自殺故

云逢殃 逸曰伍子胥也為吳王夫差臣諫令伐 **比干菹醢** 菹
越夫差不聽遂賜劍而自殺後越竟滅吳故逢殃也 逸曰比干紂之

醢 濟曰比干正諫於紂而割其心故云菹醢 逸曰比干紂之
醢父也紂淫惑妲己作糟血酒池長夜之飲斷朝涉剖孕婦比干

正諫紂怒妲己曰聖人之心有七孔於是 **與前世而皆然兮**
乃殺比干剖其心而觀之故言菹醢也

吾又 逸本此 **怨乎今之人** 銑曰言觀
接輿桑扈

伍子胥比干則我亦何怨止自抑之辭也 逸曰言自古有迷 **余**
亂之君若紂夫差不用忠信滅國亡身當何為復怨今之君乎

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 向曰董正也豫
猶豫也昏亂也

言我但將守正道而不猶豫終思其君使心錯亂以終其年也 逸
曰董正也豫猶豫也言已雖見先賢執忠被害猶正身直行志不猶

豫而有狐疑也昏亂也言已不逢明君思慮交錯心將重亂以終年命

涉江

卜居一首 翰曰原往太卜之家卜已宜何所居因述
其辭 逸曰序曰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

原放棄乃往太卜之家
卜已居俗何所宜行

屈平

王逸注

屈原既放三年逸曰違去郢都廼山林也不得復見逸曰道路僻遠所在深也竭

智盡忠逸曰建造策謀披曾心也蔽鄣於讒逸曰遇諂佞也心煩意亂逸曰

意憤意憤不知所從逸曰迷瞢也往逸本作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濟曰

鄭詹尹卜者姓名逸曰稽曰余有所疑逸曰意感違也願因先

生決之逸曰斷吉凶也詹尹乃端策拂龜良曰策著也立著拂龜以展敬也逸曰

整儀容也曰君將何以教之銑曰曰者詹尹辭也君謂原也何以教者問其要也逸曰願聞其要

屈原曰吾寧悃悃本苦款款向曰悃款勤苦貌逸曰

以忠乎向曰朴質也逸曰將送往勞去來斯無窮乎向曰送往勞來隨俗高下也以此二事問其所以

力耕乎逸曰刈蒿菅將游大人以成名乎翰曰大人謂君之貴

幸者逸曰事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逸曰諫君惡將

從俗富貴以媮俞生乎濟曰媮樂也逸曰寧超然高

舉以保真乎逸曰讓官爵將足足些貴慄栗斯喔

握伊伊伊嚔嚔兒兒以事婦人乎銑曰呢些嚔兒承顏

笑也以事婦人諂君之所寵者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逸曰

志如玉也將突忽吐梯滑骨稽如脂如韋以絜苦楹乎日

向曰突梯滑稽委曲順俗也如脂如韋能滑柔也絜潔

盛謂同諂諛也逸曰轉隨俗柔弱曲順滑澤也寧昂昂若

千里之駒乎翰曰千里駒長才力也昂昂馬將泛泛若水

中之鳧乎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翰曰水中鳧與群游也與波上

下也偷全軀苟自免也泛泛鳥浮貌 逸曰 寧與騏驥抗軛

普愛衆也羣戲遊也隨衆高卑身無憂患 齊曰騏驥抗軛喻與賢才齊列也騫

乎將隨駑馬之迹乎 馬喻不才之臣抗舉也軛車軛也

逸曰冲天驅 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 良

安步徐也 黃鵠喻逸士也雞鶩喻讒夫也比翼猶並肩也爭 此孰吉孰凶

食爭食祿也鶩鴨也 逸曰飛雲偶啄糠糟也 何去何從 銑曰問詹尹吉凶之所從 俗 逸本作 溷濁而

不清蟬翼為重千鈞為輕 向曰隨俗顛倒重小人輕君 子也三十斤曰鈞 逸曰貨

賂行近讒佞 遠忠良也 黃鐘毀弃瓦釜雷鳴 翰曰黃鐘樂器喻禮樂之

者蕩衆也 逸曰 讒人高張 賢士無名 濟曰高張居廟 堂也 逸曰居

廟堂身 窮困也 于嗟嘿嘿兮誰知吾之廉貞 良曰嘿嘿不言貌 逸曰世莫論也不

別賢 詹尹乃釋策而謝 銑曰釋捨也謝辭也 曰夫尺有

所短 逸曰騏驥 寸有所長 逸曰雞鶴 物有所不足 逸

地虧東南角也 智有所不明 厄陳蔡也 數有所不逮 向曰逮及 逸曰

天不可 神有所不通 能夜照也 用君之心 逸曰所 念慮也 行君

之意 逸曰逐 龜策誠不能知 逸本有此 事 逸曰不 能决 君

志之 漁父一首 翰曰漁父避世而隱於漁者也原因之而 敘焉 逸曰序曰漁父者屈原之所作漁

父避俗時遇屈原恠 而問之遂相應答

屈平

王逸注

屈原既放 逸曰身 游於江潭 逸曰戲 行吟澤畔 逸曰 履荊

棘也 顏色憔悴 逸曰奸黷黑也奸古旱切黷力遲切 形容枯槁 考逸曰癯瘦瘠也 漁

父見而問之 逸曰惟屈原也 曰子非三閭大夫歟 良曰三閭大夫原故 皆

官 逸曰謂其故官 何故至於斯 逸曰曷為遭此患也 屈原曰世 逸本有 皆

濁 逸曰衆貪鄙也 我獨清 逸曰忠潔已也 衆人皆醉 逸曰惑財賄也 我獨醒 逸曰

廉自守也 是以見放耳 逸本無耳字 逸曰棄草野也 漁父曰士言也 聖人不

凝滯於 逸本有萬字 物 逸曰不因辱其身也 而能與世推移 逸曰隨俗方圓 世

皆濁 逸曰人貪婪也 何不澠 胡骨 其泥而揚其波 銑曰澠泥揚波稍隨其流也澠

濁也 逸曰同其風與沉浮也 衆人皆醉 逸曰巧佞曲也 何不餽 哺 其糟而

歠 昌音離向曰餽糟歠醅微同其事也餽食也歠飲也糟醅皆酒滓 逸曰從其俗食其祿也 何故

深思高舉自令放為 翰曰深思謂憂君與民也 逸曰獨行忠直遠在他域 屈原曰

吾聞之 逸曰受聖制也 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 齊曰

彈拂去其塵也 逸曰拂土芥去塵穢也 安能以身之察察 向曰察察潔白也 逸曰已清潔也

受物之汶汶者乎 向曰汶汶塵垢也 逸曰蒙垢塵也 寧赴湘流葬

於江魚腹中 逸曰自沈淵身消爛也 安能以皓皓之白蒙世俗

之塵埃乎 翰曰皓白喻貞潔塵埃喻黷汚也 逸曰皓皓猶皎皎被汗點也 漁父竟 胡板爾而

笑鼓枳 逸曰莞爾微笑也 鼓枳叩舷也 而去 逸曰笑離斷叩舷也 乃歌曰滄

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 良曰清喻明時可以脩飾冠纓而仕也 滄浪水江水名也

逸曰喻世昭明沐浴陞朝 滄浪之水 逸本無水字 濁兮可以濯我足 銑曰濁喻亂世

可以抗足遠去 逸曰喻世昏闇宜隱遁也 遂去不復與言 逸曰合道真也

九辯五首 逸曰序曰九辯者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 辯者變也九者陽之數也道之綱紀也謂

陳說道德以變說君也宋王屈原弟子閔惜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辯以述其志也

宋玉 向曰王屈原弟子惜其師忠信見放故作此辭以辯之皆代原之意九義亦與九歌同

王逸注

悲哉秋之為氣也 逸曰寒氣聊戾歲將暮也 蕭瑟兮草木搖落

兮 逸本無兮字 而變衰 翰曰蕭瑟秋風貌言屈原枉見放逐其情如秋節之悲故託言秋之為狀而盛述之

逸曰陰令促急風疾暴也華葉墮零肥潤去也形體易色枝枯槁也自傷不遇將與草木俱衰老也 僚僚栗栗兮

濟曰僚僚猶悽愴也 若在遠行 逸曰遠客出 登山臨

水兮 望視江河也 送將歸 逸曰族親別 沈沈兮 血 寥兮 濟曰

曠蕩貌 逸曰沈寥曠蕩而虛 天高而氣清 逸曰秋天高助體

靜也或曰蕭蕭條條無雲貌也 寂寥兮 良曰寂寥虛靜貌 收潦 老

而水清 良曰潦雨水 增歎 虛 兮 銑曰懔懔悲痛貌歎泣歎 薄寒之中人 銑曰薄

似迫寒之傷 兮 逸曰愴愴 愴愴兮 廣 恨兮 今去故而就新 向

傷我肌膚變顏色也 兮 逸曰 坎壈兮 翰曰坎

愴愴廣恨皆悲傷也去故就新別離也 兮 逸 而志不

平 逸曰心常憤 廓落兮 濟曰廓落空寂也 羈旅而

無友生 居孤單特也 惆悵兮 良曰惆悵悲哀也 而

私自憐 逸曰竊內念 燕翩翩兮 辭歸兮 蟬寂寞而

無聲 銑曰言秋深也翩翩飛貌寂寞無聲也 雁嗷嗷

而南游兮 逸曰雄雌和 鷓鴣鳴 交嘶 而悲鳴 向曰嗷

樂群戲行也 而悲鳴 向曰嗷

向曰嗷

皆聲也 逸曰奮翼呼而低昂也夫燕蟬過秋寒將穴處而懷懼

獨 候鴈鳴鷄喜樂而逸豫言無有候鴈鷄之喜而有蟬燕之憂也

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 翰曰申至宵夜征行也 逸曰夜坐視瞻而終明

時 也見蜻蛚之夜行自傷放棄與昆蟲為雙也或曰宵征謂七月 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是其宵征行也

豐豐尾而過中兮蹇淹留而無成 濟曰豐豐行貌過 中謂漸哀暮也蹇

悲憂窮處兮 逸曰脩德見 獨處廓 良曰廓空也謂已 過愁懼惶也

有美一人兮 良曰美人謂君也 逸曰 心不釋 特止君一方也 曰位尊服好謂懷王也

去鄉離家兮 逸曰背違邑 里之他鄉也 來 良曰釋解也言思君之心常不解

遠客 逸曰遠客謂放江南也 超逍遙兮 銑曰超逍遙無所 依也 逸曰遠出

今焉薄 銑曰焉何也薄止也 逸 專思君兮 逸曰 州或也 曰欲止無賢皆讒賊也

不可化 向曰化變也 逸曰 君不知兮 逸曰 短志迷惑

可奈何 逸曰頑囂難 啟長歎息也 蓄怨兮積思 逸曰結恨在 心慮憤鬱也

心煩 憺 徒 今忘食事 翰曰憺憂也言思君煩憂忘其飲食 願一見 逸曰思君念主忽不食也

今道余意 良曰願一見君道忠信之意 君之心兮與余 異 良曰君心以是為非故與余異

車駕兮竭 列而歸不 得見兮心悲 濟曰竭去也將去歸國而君不見察故心悲也 倚 結軫 零 今太息 銑曰軫車耑木 逸曰 涕潸潸兮霑軾

伏車重軾而啼泣也 今迷惑 銑曰歎與相絕而不見使中昏亂迷惑也 私自 憐兮何極 翰曰自憐失志也極窮也

心怳怳兮諒直 者 逸曰泣下交流霑茵席也 慷慨絕兮不得中 晉 莫 構亂

今迷惑 也 逸曰中心恚恨心剝切思念煩惑忘南北也 私自 憐兮何極 逸曰哀祿命薄常含戚也

心怳怳兮諒直 者 逸曰泣下交流霑茵席也 慷慨絕兮不得中 晉 莫 構亂

今迷惑 也 逸曰中心恚恨心剝切思念煩惑忘南北也 私自 憐兮何極 逸曰哀祿命薄常含戚也

心怳怳兮諒直 者 逸曰泣下交流霑茵席也 慷慨絕兮不得中 晉 莫 構亂

今迷惑 也 逸曰中心恚恨心剝切思念煩惑忘南北也 私自 憐兮何極 逸曰哀祿命薄常含戚也

心怳怳兮諒直 者 逸曰泣下交流霑茵席也 慷慨絕兮不得中 晉 莫 構亂

翰曰然而心存諒直終日不足也怍怍心不足貌 逸曰志行忠王無所告也

皇天平分四時兮 逸曰何直春生而秋殺也 竊獨悲此凜秋 濟曰

氣凜然而萬物搖落喻已為讒邪所害是以播遷故竊悲此也 逸曰微霜淒愴寒慄列也 白露既下降百

草兮奄離被此梧楸 良曰言秋氣傷物之甚也奄同離罹也既凋百草而梧楸同罹此患百草

喻百姓材木喻賢人 逸曰萬物群生將被害痛傷茂木人芟刈也 去白日之昭昭兮 銑曰白

言放逐去君 逸曰龍襲長夜之悠悠 銑曰襲長夜謂因受覆違離天明而湮沒也 龍襲長夜謂因受覆

曰永處冥冥 離芳藹之方壯兮余委約而悲愁 向曰而覆蔽也 離芳藹之方壯兮余委約而悲愁 芳藹

盛貌言離去芳盛之德方壯之年使余委約而悲愁也 約弃也 逸曰去已盛美之光容身體疲病而憂窮 秋既先戒

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嚴霜 翰曰喻暴虐相濟為害也而嚴令刑罰刻 收恢台之孟夏兮 濟曰夏以長物恢台長養

峻而重深也 逸曰上無仁恩以養民夫天制四時春生夏長人君則之以養萬物秋殺冬藏亦順其宜

而行刑罰故君賢臣忠政合大中則品庶安寧萬物豐茂上闡下偽用法殘虐則貞良被害草木枯落故宋玉援引天時託璧草

木以茂美樹與於仁賢早遇霜露懷德君子忠而被害也 然坎祭例而沈藏 濟曰坎祭陷止也言收斂長養之氣使陷止也

民無住足宮殿數也楚人謂任曰僚 葉菸 菑 邑 而無色兮枝煩擘手 居

而交橫 良曰言草木殘瘁也菸傷壞也煩擘擾亂也 顏淫溢而將罷兮 銑曰顏容也淫溢積漸也罷毀也 柯彷彿而

殘為黃 銑曰柯枝也殘黃葉凋也 荊 樛慘 之可哀 立身體憔悴枯

被病久也 惟其紛糅 又而將落兮 翰曰惟思也紛糅衆雜也言思奸邪

衆雜將或毀落 逸曰恨其失時而無當 翰曰又恨失其明蓬茸顛仆根蠹朽也

恨其失時而無當 時不與賢君相當

時不與賢君相當

時不與賢君相當

逸曰不值聖主而年老也
駟手逸本作覽字
駟轡而下節兮濟曰為此駟轡按節徐行游涉草澤

也下節按節也
聊逍遙以相佯濟曰逍遙相佯游涉貌安步徐馬而勿驅也
聊逍遙以相佯逸曰且徐低徊以遊戲

也
歲忽忽而適盡兮恐余壽之弗將良曰忽忽運行貌將長也

曰年歲逝往之若流懼我性命之不長也
悼余生之不時兮銑曰悼傷也不時不遇明時

幼少後逢此世之狂攘
澹如羊銑曰狂攘憂懼兒
澹徒

容與而獨倚兮
蟋蟀鳴此逸曰澹容與徐步也倚立也

西堂逸曰自閔傷已與蟲竝也
心怵惕而震蕩兮翰曰怵惕震蕩自驚動也

慮惕動沸若湯也
何所憂之多方翰曰方猶端也
仰明月逸曰思

而太息兮
步列星而極明逸曰極至也

仰觀星宿不能卧寐乃至明也

竊悲夫蕙華之會敷兮紛猗倚
乎都女綺切

房良曰會重敷布也倚梧盛貌都大房花房也喻君初好善布德有如此也
何曾華逸本無華字
之無實兮逸曰外貌若

殿也旖旎盛貞也
從風雨而飛颺銑曰喻其後隨佞人之言
以為君獨服此蕙兮羌無以

異於衆芳
將去逸曰體受正氣而高明乃與佞臣之

同情
閔奇思之不通兮向曰閔自傷也奇思謂忠信

也
言而高翔向曰高翔遠去也
心閔憐之慘悽兮濟

心之憂傷願見君而自明慘悽憂貌
願一見而有明逸曰分別

也
重無怨而生離兮良曰重念也自念無怨咎於君而生離隔

也
重無怨而生離兮逸曰身無罪過而放逐也

也

中結軫而增傷良曰心中結怨軫憂而憎悲傷也豈不鬱

陶而思君兮逸曰憤念蓄積盈曾臆也君之門以九重銑曰雖思見君而君門深遂不可至也

猛犬信信銀而迎吠扶今向曰猛犬信信開口貌迎吠距

關梁閉而不通向曰閉關喻塞賢路也也

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向曰霖多雨也后土何

時兮得乾向曰后土地也塊獨守此無澤兮仰

浮雲而永歎平聲翰曰言眾人皆蒙君澤而我獨不霑故

我何咎也稿愬天語神

何時俗之工巧兮背繩墨而改錯七故切齊曰喻信詐偽弃忠正易置

禮法也錯置也逸曰世人辯慧造詐偽違廢聖典背仁義也夫繩墨者工之法度也仁義者民之正路也繩墨用則曲木截仁義進則

讒佞滅二者殊義不可不察也却騏驥而不乘兮濟曰騏驥良馬喻賢才也

策駑駘徒而取路良曰喻踈賢才而親不肖也駑駘喻當

世豈無騏驥兮誠莫之能善御銑曰言豈無賢才但君不能用也御謂御

馬者逸曰家有穆契與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駒跳

條而遠去向曰言見君非好善之主而賢才皆避而遠去駒即

奔也奴走橫鳧鴈皆啞所甲切逸梁藻兮鳳愈飄翔而高

舉翰曰喻不肖者食祿則賢人高舉而不留也啞梁園

鑿而方柄內兮吾固知其鉏舉鋸語而難入

齊曰若鑿圓穴斫方木內之而必參差不可入喻邪佞在前忠賢何

眾鳥皆有所登棲兮鳳逸本有遑遑而無所集良

俞群邪皆有其位賢才竄逐獨無所託遑遑不得所願銜枚而

無三言兮嘗被君之渥洽銑曰我亦欲不言而自弃為昔者嘗受君之厚澤故復不能已銜枚

誠未遇其匹合翰曰太公呂尚年九十而窮困遭西伯而用之當未遇之時故無匹偶而與相合也言已

鳳皇兮安棲向曰騏驥安歸在於良樂自至安棲在於聖明自喻時無知已也

變古易俗兮世衰濟曰言代衰之時則必變古之法改常之道

今之相者兮舉肥言其才行此疾時之深焉易改也

飛而不下逸曰智者遠逝之四方也鳥獸猶知懷德兮逸曰慕歸堯舜之明德也

何云賢士之不處逸曰二老太公歸文王也驥不驟進而求服兮

遠而不察兮逸曰介推割股而自放也雖願忠其焉得良曰皆喻已也服御

欲寂漠逸本作寞字而絕端兮良曰寂寞止息貌

獨悲愁其傷人兮逸曰思念纏結摧肝也憑逸本作馮字

招魂一首翰曰上哀屈原憂愁山澤魂魄飛散其命將落故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

外陳四方之惡內崇楚國之美以諷于君冀其覺悟而還之

逸曰序曰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宋玉憐哀屈原厥命將落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也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宋玉

王逸注

朕幼清以廉絜兮身服義而未沫

音味濟曰朕我幼少味已也皆代原

為辭 逸曰不求曰清不受曰廉不汙曰絜沫已也言我少小脩清絜之行身服仁義未會有懈已之時也

主此盛

德兮牽於俗而蕪穢

良曰主守也言已主執仁義忠信之德為讒佞所牽迫使荒蕪穢汚而不

得進 逸曰牽引也不治曰蕪多草曰穢言已施行常以道德為主以忠事君以信結交為俗人所推引德能蕪穢蕪所用也

上

無所考此盛德兮長罹殃而愁苦

銑曰上君也考察罹羅也 逸曰考

校也殃禍也言已履行忠信而遇闇主上則無所考校已盛德長遭殃禍愁苦而已

帝告巫陽

向曰帝天也巫陽名

也王假立天帝及巫陽以為辭

曰有人在下方我欲輔之

翰

人即原也輔祐也 逸曰人謂賢人也則屈原也宋王上設天意祐助貞良故曰帝告巫陽有賢人屈原在於下方我欲輔成其志以厲

黎民 魂魄離散汝筮與之

翰曰著曰筮使筮其所宜而與招其魂使復其精神 逸曰魂者身

之精魄者性之决也所以經緯五藏保守形體也著曰筮尚書曰决之著龜言天帝哀閔屈原魂魄離散身將顛沛使巫陽筮問求索得

而與之使

巫陽對曰掌夢

逸曰巫陽對天帝言招魂者本掌夢之官所主職也

上帝

其命難去從

逸曰言无帝難從掌夢之官欲使巫陽也

若必筮予之恐後

謝不能復用巫陽焉

濟曰陽對天帝云招魂者乃掌夢官之主也帝既難從志欲使

陽若必筮而招之恐後代解怠去上筮之法但以招魂為事陽意不欲以筮與招相次而行以為不筮而招亦足可也 逸曰謝去也巫

陽言如必欲先筮問求魂魄所在然後與之恐後世怠懈必去上筮之法不能復脩用但招之可也

乃下招曰

逸

巫陽受天帝之命因下招屈原之魂也

魂兮來歸 去君之恒幹

何為兮四方些

蘇賀切良曰君謂原也恒常幹體也言原魂何為去常體游四方些辭也 逸曰易曰貞

者事之幹也言魂靈當扶人養命何為去君之常幹而遠之四方乎夫人須魂而生魂待人而榮二者別離命則賚零也或曰去君之恒

閉閉里也楚人名里曰閉也捨逸本作舍字君之樂處而罹彼不祥些銑

捨去也罹羅也逸曰舍置也祥善也言何為舍魂兮歸來東

方不可以託些逸曰託寄也論語曰可以託六尺之孤長

人千仞唯魂是索些向曰七尺曰仞索求也言求魂而食

東方有長人國其高千十日代出流金鑠石些翰曰鑠融

代更也鑠銷也言東方有扶桑之木十日並在彼比晷之魂往

必釋此翰曰謂熱也彼方人皆慣習之而得不毀魂往彼必見

身必解歸來逸本作歸來歸來不可以託些逸曰言魂宜急來歸此

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逸曰言南方之俗其離

題墨齒得人肉以祀以其骨為醢些海良曰南方

齒祀祭也醢肉醬也離鑠也題額也逸曰離盡也題額也醢醬也

以其骨為醢蝮蛇綦綦福封狐千里些向曰蝮蛇毒地名

狐也其長千里逸曰蝮大蛇綦綦積聚之貞封狐大狐也言炎土

也雄虺九首往來倏忽吞人以益其心些濟曰虺

也九首九頭也倏忽疾貌益其心助其毒也逸曰倏忽疾急貞也

也魂兮歸來不可以淫些濟曰淫淹

此一流沙滑滑晝夜流行從橫千里又無舟航者也旋入雷泉

糜散而不可止些銑曰言魂若涉於流沙必轉入雷公之泉

泉室也糜碎也言欲涉流沙則四入雷公之室運轉而行身雖糜碎尚不可得休止也幸而得脫其外

淫遊也言其惡如此不可久遊必被害也魂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

曠宇些

翰曰幸得免此處其外則曠野無人逸曰曠大也宇野也言從雷泉雖得免脫其外復有曠遠之野無人之

也赤蟻若象玄蜂若壺些

翰曰言蟻與蜂有大如此壺器名逸曰蟻蚍蜉也壺乾

輒也言曠野之中有赤蟻其大如象又有大飛蜂腹大如壺皆有蠱毒能殺人五穀不生叢菅是食

些濟曰西極之人但食菅草逸曰柴棘為叢菅茅也其土爛

人求水無所得些良曰爛人言熱逸曰言西方之土温暑

可得仿蒲佯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銑曰仿佯游行貌

也依其野廣大行不可極也歸來歸來恐自遺賊些向曰賊

逸曰魂魄欲往者自予賊害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此增冰峨

峨飛雪千里些翰曰增積也峨峨高貌逸曰言北方常寒

千里乃歸來逸本更有不可以久止止字此逸曰言其

留也魂兮歸來君無上天些逸曰天不可得上也虎豹九關啄

害下人些向曰天門九重皆使猛虎守其關鑰執天下欲上之

其開閉言啄天下欲上之人而殺之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良曰又有多力

從朝至暮拔木九千株逸曰言有夫一身豺狼從子目往

來佻佻些銑曰從堅也佻佻衆貌逸曰佻佻行聲也詩曰

欲啗人懸人以嬉投之深淵些向曰懸人之首以為嬉樂

曰投適也言豺狼得人即啗食先懸其頭用致命於帝然

後得眠逸本作此翰曰致送也送人之命於天帝然後得眠也

後乃得歸來歸來往恐危身些逸本有此二句魂

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濟曰幽都謂地下后土所治也

下幽冥故 曰幽都 土伯九約其角齧齧疑 些良曰約屈也上伯后土之諸侯也其

身九屈其角銛利而觸害人齧齧銛利自丕逸曰土伯后土之侯伯也約屈也齧齧角利自也地有土伯執衛門戶其身九屈有角齧齧

觸害人也 敦腴 姝 血拇母 逐人 駭駭 些銑曰敦厚也腴背也拇指也 逸曰

駭駭走自也言土伯之狀廣肩厚背逐人駭駭其走捷疾以手中血漫汚人 參目虎首其身若牛

此向曰參三也 逸曰言上伯之頭其自 此比目甘人歸來

逸本更有 恐自遺災些翰曰甘人者食人以為甘美遺與也歸來二字 逸曰甘美也災害也此物食人以為

甘美往必自 冤兮歸來入脩門些濟曰脩門郢城門使原之

害不旋踵 冤兮歸來入脩門些魂歸楚都入郢門欲以感激懷王使還之也 工祝招君北門行

先些良曰工祝長巫也君謂原言良巫背行在先君宜隨後 逸曰工巧也男巫曰祝皆倍也言選擇名工巧辯之巫使招呼

君倍道先行 秦箏弄 齊縷 鄭綿絡些銑曰箏落縷線也縷

衣乃使素人織其箏落齊人作縷齊國之工纏繫之使好妙 逸曰

綿纏也絡縛也言為君媿作衣乃使素人織其箏落齊人作縷鄭

國之工纏而縛 招具該備永嘯呼些向曰言撰設招媿之具

以招君云 逸曰該亦備也言撰設其美招媿之具靡不具備故長

嘯大呼以招君也夫嘯者陰也呼者陽也陰主媿陽主嘯故必嘯呼

以感 魂兮歸來反故居些逸曰反還也故古也言 天地四

方多賊姦些翰曰言天地四方多賊害姦惡如上文所說者

言天有虎豹地有土伯東有長人西有赤熒 像設居逸本 室

靜閑 安些翰曰言為君於此造設室宇結像舊居清淨寬閑

乃為君造設第室法像舊廬所 高堂邃宇 檻層軒些濟曰邃

在之與清靜寬閑可安樂之 檻層軒重也軒檻樓上板 逸曰宇屋也檻楯也從曰檻橫曰楯軒

樓板也言所造之室其堂高顯屋宇深邃下有檻楯上有樓板形容 異制且 層臺累榭臨高山些良曰層累皆重也臺上有木

鮮明也 層臺累榭臨高山些曰榭 逸曰有木謂之臺庶

木謂之榭言復作層重之臺累石之榭其顛眇眇上乃臨於高山也或曰臨高山而作臺榭也

連些 銑曰織網於戶上以朱色綴之又刻鏤橫木為文章連於上使使之方好 逸曰網戶綺文鏤也朱丹也綴緣也刻鏤也橫

木開柱為連言門戶之楣皆刻鏤綺 文朱丹其椽雕鏤綺木使方好也 **冬有突** 烏夏夏 上胡雅下胡駕

室寒些 向曰突夏重屋冬月居之使以溫也夏則居於深室之中使以寒涼 逸曰突複室也夏大屋也詩云於我乎夏屋

渠渠也夏室寒些言隆冬凍寒則有大屋複突 溫室盛夏暑熱則有洞達陰堂其內寒涼也 **谿** 逸本作 谷徑

復 翰曰徑往復反也 逸曰流 **流潏潏些** 翰曰潏潏流泉

激導川水經過園庭回通 反覆其流急疾又潔淨也 **光風轉蕙汜** 流 崇蘭些 齊曰言

氣轉汎薄於蘭蕙之叢崇高也 逸曰光風謂雨已日出而風草木

有光色轉搖也汎猶汎汎搖動兒也言天霽日明微風奮發動搖草木皆令有光充實蘭

蕙使之芬芳而益暢 **經堂入奧** 烏到朱塵筵些 良曰奧室也言風自蘭蕙經入於此矣 逸曰西南隅謂之奧朱丹也筵席也詩云設筵設机言外殿過堂入房至奧處上則有朱畫承塵下則有筵

簾好席可以休息也或曰朱塵 筵謂承塵薄壁鼻延相連接也 **砥** 音甘善 曲

瓊些 又挂之於中 逸曰砥石名翠鳥名也翹羽也絳懸也曲瓊 玉鈎也言內卧之室以砥石為壁平而滑澤以翠鳥之

羽雕飾玉鈎以懸衣物也或曰儻室謂儻何曲房也 **翡翠珠被**

爛齊光些 向曰言以珠翠飾被光色爛然相齊 逸曰雄曰翡翠及與珠玦刻畫眾華 **弱** 阿拂壁羅幃 儔 張些 翰曰以

其文爛然而同光明 **弱** 阿拂壁羅幃 儔 張些 翰曰以

壁之曲張羅帳於內阿曲也幃帳也 逸曰弱弱席也阿曲偶也拂

薄也羅綺屬也張施也言房內則以弱席薄牀四壁及與曲隅於羅

幃輕且 **纂組** 祖 **綺縞結奇璫些** 言帳中用綺練以綬帶結

束玉璜為其飾也 逸曰纂組綬類也璜玉名也言惟 帳之細皆用綺縞又以纂組結束玉璜為帳帷者也 **室中之**

觀多玳恠些 良曰恠異也 逸曰金玉為玳恠異為恠言 **蘭**

膏明燭 銑曰以蘭香練膏取其香 逸曰華容謂美人也 逸曰容白也

此也 向曰又使好女十六人侍君宴宿君或歌之則遞代進矣射歌

二八歌鍾二肆也射歌也詩去服之無射遞更也言使好女

十六侍君宴宿意有歌倦則使更相代也或曰遞代夕暮也 九侯

淑女多選眾些 翰曰九國諸侯淑善之女其來選疾眾多於

好善之女多才長意用 盛鬢前踐不同制實滿宮些 良曰鬢

心齊疾勝於眾人也 法也盛飾理鬢其制不同實滿於室中宮室也 逸曰宮猶室也爾

雅曰宮謂之室言九侯之女工巧妍雅裝飾兩結垂髮下鬢形貞說

異不與眾同皆來 容態好比順彌世 逸本作 些 濟曰比密

實滿充後宮也 也好相親密和順次以相代也 逸曰態姿也比親也彌久也

言美女人多其自齊同姿態好美自相親比承順上意久則相代 弱

顏固植寒其有意些 銑曰固堅植志也寒正直貞有意禮

貌也言美女人多廉耻弱顏易愧心志 姱 瓜 容脩態緼亘洞

竟於洞塗 蛾眉曼 萬 睇 目騰光些 翰曰曼長 睇視自

滿房室也 澤也睇視白也騰馳也言美女之白蛾眉王白 靡顏膩理 逸

好口曼澤時睇睇然視精光騰馳驚感人也 視聯綿 些 瞳子 逸曰靡

顏容脂致身體夷滑中心聯脉 離樹脩幕侍君之閒 閑 些

時竊視安詳諦志不可動也 良曰離別脩長也又令美人於離宮別館長幕之內侍君而閒靜

逸曰離別也脩長也幕火帳也閒靜也言願令美女於離宮觀長幕

之中侍君閒 靜而宴游 翡帷翠幃飾高堂些 銑曰以翡翠為帷帳也

離飾幃帳之高 堂以樂君也 紅壁沙版玄王之梁些 向曰沙版謂以丹

玉飾于屋梁 逸曰紅赤白也沙丹沙也玄黑也言堂上四壁皆

塵色令之紅白又以丹沙盡飾軒版承以黑王之梁五采分別 仰

觀刻楠 角 畫龍蛇些 翰曰楠椽也刻畫為龍蛇之文 逸

有文章也 **坐堂伏檻臨曲池些** 濟曰言坐於堂上俯伏欄檻之下

言坐於堂上前伏楹下臨曲水清池可漁釣也 **芙蓉始發雜芰荷些** 良曰芰水草也荷芙蓉之

莖逸曰芙蓉蓮華也芰菱也秦人謂之薜荷言池中有芙蓉始發其芰菱雜錯羅列而生俱盛茂也或曰倚荷立生特倚也薜古買切

后切 **紫莖屏風文綠波些** 向曰屏風水草名其莖紫色風起吹之生文於綠波中也

曰屏風水葵也言復有水葵生於池中其莖紫色風起水動波緣其葉而生文也或曰紫莖言荷葉紫色也屏風謂葉郭風也 **文**

異豹飾侍陂 波 **阬** 此 向曰陂阬長階陛也侍從也人皆衣

逸曰豹猶虎豹也陂阬長陛也言侍從之人皆衣虎豹異采之飾侍君堂隅階陛也或曰侍陂阬侍從於君遊陂池之中也 **軒**

輶 涼 **既低步騎羅些** 輶曰軒輶車名低也羅列也

步乘馬為騎羅列也言官屬之車既已屯止步騎士衆羅列之陳埃須君也 **蘭薄戶樹瓊木離些**

濟曰木叢生曰薄言夾戶種叢蘭又栽木為藩籬以自蔽瓊者美言也 逸曰薄附也樹種也柴落為籬言所造舍種樹蘭蕙附於門戶

外以玉木為其籬落守禦堅又芬香也 **魂兮歸來何遠為此** 良曰言此足可

為也 逸曰遠為四方而不歸也 **室家遂宗食多方些** 銑曰宗衆也言君室

多方略矣 逸曰方道也言君九族室家以衆盛人人曉味故飲食之和多方道也 **稻粢** 子 **穉** 側 **麥擘**

居 **黃梁些** 向曰梁稷也稱擇也 稗稻稗稷擇麥以黃梁米和稗使香滑也 逸曰稻

稗也梁稷也稱擇也擇麥中先熟者挈稗也言飯則以稻稗稷擇新麥稗以黃梁和而柔濡且香滑 **大苦鹹酸辛**

甘行些 翰曰大苦豉也鹹也酸酢也辛薑也甘蜜也皆和之使

和以椒薑鹹酢和以飴蜜則辛甘之味皆發而行也 **肥牛之臠** 言 **肺** 音而 **若芳些**

濟曰臠筋肉也肺爛熟也 逸曰臠筋頭也肺若熟爛也言取肥牛之臠熟之則臠美也臠蘇本切臠仁珠切 **和酸若苦**

陳吳美些 良曰吳人善作羹和調適酸苦皆得中 逸曰 **濡**

鼈炮 交 **羔有蔗** 逸本作 **漿些** 銑曰濡煮炮炙也蔗甘蔗也

逸曰羔羊子也柘謂羔也言復以飴蜜濡鬣
炮羔令之爛熟取諸羔之汁以為漿飲也
鵠酸鷓子 交鳥兒煎

鴻鷓此 向曰鷓臠也以酢漿烹鷓鳥以為羹臠又用膏煎鴻鷓使
將曹亨鷓為羹小鷓臠是煎
熬鴻鷓令之肥美之也
露雞臠 各鷓規厲而不爽些

翰曰萬烈爽敗也露雞露棲雞也鷓大龜也又以為臠其味辛烈而
不過敗也
逸曰露雞露栖雞也有菜曰羹無菜曰臠鷓太龜也楚
人名羹曰爽言乃復烹露棲之肥

粗舉 奇救女
蜜餌 有饒
張

皇些 濟曰粗救以蜜和米煎作之又擣黍作餌饒饒錫也
逸曰以蜜和米麩熬煎作粗救擣黍作餌又有美餌眾味甘

實羽觴些 良曰瑤漿玉漿也勻和也實
也
滿也觴酒器也插羽於上

瑤漿 蜜勻
實羽觴些 良曰瑤漿玉漿也勻和也實
也
滿也觴酒器也插羽於上

逸曰瑤玉也勻沾也實滿也羽翠羽也觴觚也
言食已復有玉漿以蜜沾之滿羽觴以漱口
挫宗 糟凍飲

耐宥 直
清涼些 銑曰挫捉糟酒滓也可以凍飲耐醇酒也夏飲之
為覆感乾釀捉去其糟但取清醇居之
冰上然後飲之酒寒清涼又長味也
華酌 既陳有瓊漿些

向曰華酌謂置華於酒中既陳此味又有瓊王之漿
逸曰
酌酒升也言酒尊在前華酌陳列復有玉漿恣意所用者也
歸來

逸本更有
反故室敬而無妨些 翰曰君宜歸於此故使子
歸來二字
孫敬養而無妨害也
逸

曰妨害也言君魂急來歸還反所居
故室子孫承事恭敬長無禍害也
肴著未通女樂羅些

濟曰肴肉羞進也言肴膳既進賓主之情未通則女樂已羅列於前
逸曰魚肉為肴羞進也言肴膳已具進舉在前賓主之禮殷勤未通
則女樂
陳鍾按鼓造新歌些 良曰按猶擊也
逸曰徐徐
列堂下
也言乃奏樂作音而撞鍾徐

鼓造為新曲之
歌與眾絕異
涉江採菱發陽 逸本作
楊字
荷些 銑曰涉江採
歌曲名荷當為阿
逸曰楚人歌曲也言已涉彼大江南入湖
池采取菱菱發揚荷荷葉喻屈原皆去朝堂隱伏草澤失其所
美

人既醉朱顏醜些 向曰醜醉也
逸曰朱赤也醜著也
言美女飲酒醉飽則面著赤色而鮮

好嬉 逸本作
嬉字
光眇視目曾波些 翰曰嬉戲也言美人既為
戲身有光文眺視曲矐目采眇然白黑分明精若水波而重華
被

目若水波
逸曰嬉戲也眇眇也波華也言美人醉樂頽望嬉
戲身有光文眺視曲矐目采眇然白黑分明精若水波而重華
被

目若水波
逸曰嬉戲也眇眇也波華也言美人醉樂頽望嬉
戲身有光文眺視曲矐目采眇然白黑分明精若水波而重華
被

目若水波
逸曰嬉戲也眇眇也波華也言美人醉樂頽望嬉
戲身有光文眺視曲矐目采眇然白黑分明精若水波而重華
被

目若水波
逸曰嬉戲也眇眇也波華也言美人醉樂頽望嬉
戲身有光文眺視曲矐目采眇然白黑分明精若水波而重華
被

目若水波
逸曰嬉戲也眇眇也波華也言美人醉樂頽望嬉
戲身有光文眺視曲矐目采眇然白黑分明精若水波而重華
被

目若水波
逸曰嬉戲也眇眇也波華也言美人醉樂頽望嬉
戲身有光文眺視曲矐目采眇然白黑分明精若水波而重華
被

目若水波
逸曰嬉戲也眇眇也波華也言美人醉樂頽望嬉
戲身有光文眺視曲矐目采眇然白黑分明精若水波而重華
被

文服纖麗而不奇些

濟曰文謂錦繡也纖謂羅縠也麗美也

綺繡曳羅縠其容靡麗誠獨恠奇也

長髮曼

鬢削

陸離些

良曰曼澤也鬢鬢也豔陸離美色白也

言美人長髮工結鬢鬢滑澤其

二八齊容起鄭舞些

銑曰使

六齊為容儀起為鄭國之舞

逸曰齊同也鄭舞鄭國舞也言二八

也 祗而若交竿撫案下些

向曰祗衣襟也言舞人回轉

其節而徐行也

逸曰撫抵也言舞者便旋衣祗

竿瑟狂會損

田 鳴鼓些

翰曰狂並也損擊也 逸曰言衆樂並會

宮庭震

驚發激楚些

濟曰衆樂並奏而庭宇震駭又作激楚之聲

吳歆 蔡謳秦大呂些

銑曰吳蔡秦皆

大呂律名

逸曰吳蔡國名也歆謳皆歌也大呂律名也周官曰

律聲和

士女雜坐亂而不分些 放陳組纓斑其相

紛些

向曰士女相樂放陳其冠纓印綬班然相亂不拘禮節

鄭衛妖玩來

逸曰鄭衛國

雜陳些

翰曰鄭衛國名妖玩美好之女陳列也

獨秀先些

良曰激感也結頭

激楚之結

吉詰也言鄭衛之妖

蔽象棊有六博些

良曰又作六博之進

六著行立棊故謂之六博矣

逸曰棊王蔽簿著以玉飾之也或言

分曹竝進適相迫些

銑曰曹耦適急也言務

適亦迫也言分曹列耦並進技巧投箸行棊轉相適迫使不得擇行也或曰分曹並進者謂並用射禮進之

成鳥逸本

博齒也言已棊已梟當成車勝射張食

此如白日之光費光貞

角以為雕飾投之皜然如日光

此如白日之光費光貞

樂堂下復鳴大鍾

逸曰娛樂也言雖以酒娛樂不廢政事書夜沉湎以忘憂也或曰娛

酒不廢旦也詩曰明發不寐言歡娛日夜堪樂也又曰和樂且耽言

書夜以酒相樂也

蘭膏明燭華燈登錯些

蘭芳喻賢人也假至也言我能撰深心以思賢人賢人當至

心以思賢人賢人即至也

人有所極同心賦些良曰極盡賦聚也賢人盡

情與已同心者獨誦忠與道德

此一

日獻歲發春兮汨于吾南征些

吾見放而南行也此亦代原為辭

齊葉兮白芷生些皆言春時

時菖蒲之草其葉適齊白芷萌芽方始欲生懷

所見自傷哀也猶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也

長薄江長薄地名也言屈原行先出廬江過歷長薄在江北時東

行故言 **倚沼畦** 胡瀛 **兮遙望博** 良曰倚立也沼池也畦猶

左者也 **行入池澤區之閒遠望平博** 逸曰瀛池中也楚人名澤中曰瀛遙

遠也博平也言循江而行遂入池澤其中區瀛遠望平博無人也

青驪 結駟兮齊千乘 此官屬駕駟馬或青或黑連千乘

也 逸曰純黑為驪結連也四馬為駟也齊同也言屈原嘗

與君俱獵於此官屬駕駟馬或青或黑連車千乘皆同服也 **懸火**

延起兮玄顏烝 向曰懸火懸燈也言從君夜獵懸燈林之中

其火延起燒於野澤煙上蒸天使黑色也 **步及驟處兮誘**

騁先 翰曰言獵時有徒步有走驟者有處止者已獨馳騁為先導

之秀導也 逸曰驟走也處止也誘導也騁馳也言獵時有

步行者有乘馬走驟者有處止者 **抑騫若通兮引車右還**

分以圍獸已獨馳騁為君先導也 **音旋濟曰抑止也若順也言止馳騫者使順通獵車引車右轉以遮**

禽獸還轉也 逸曰騫馳也還轉也言抑止馳騫者順通共獲引車

右轉以 **與王趨夢兮課後先** 良曰楚人名草中為夢言與

遊獸也 君王俱獵趨於夢草之中課

獵者後至先至 逸曰夢澤中也楚名澤中為夢中左氏傳曰楚大

夫閻伯比與鄭公之女淫而生子奔諸夢中言已與懷王俱獵趨於

夢澤之中課第羣 **君王親發兮憚** 丁逢 **青兕** 徐姊反銑曰發

兕獸名時君王親射青兕懼其不能制我佐君殺之言昔時嘗侍從

今遭放棄益自傷也 逸曰憚驚也言懷王是時親自射獸驚青兕

牛而不能制也言嘗侍從君 **朱明承夜兮時不可淹** 向

朱明日也言日夜相承四時不得淹止 逸曰承續也淹淹久 **皐**

也言歲月逝往晝夜相續年命將老不可久處當急來歸也 **皐**

蘭被徑兮斯路漸 子廉反翰曰漸沒也言澤中香草茂盛覆

處山野而君不用亦將殘害矣 逸曰皐澤也被覆也徑路也漸沒

也言澤中香草茂盛覆被徑路人無采取者水卒增益漸沒其道將

棄捐也以言賢人久處山 **湛湛江水兮上有楓** 音風濟曰

野君不事用亦將墮顛也 言江水浸

潤楓木使之鬱茂自傷不蒙君惠而見放逐不如水之得所矣 逸

曰湛湛水皐楓木名也言湛湛江水浸潤楓木使之茂盛傷已不蒙

君惠而身放棄會不如樹木得其所也 **目極千里兮傷春心**

或曰水旁林中鳥獸所聚不可居也

良曰春時草短目窮千里益傷其心 逸曰言湖澤博平春時草短望見千里令人愁思而傷心也或曰蕩春心蕩滌也言春時平望遠可以滌蕩 魂兮歸來哀江南 銑曰欲使原復歸于郢故言江愁思之心 逸曰言魂魄當急來以歸江南土地 僻遠山林嶮阻誠可哀傷不足處也

招隱士一首

逸曰序曰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 與隱處山澤無異故作招 隱士之賦以彰其志也

劉安

向曰漢書云淮南王安為人好書招致賓客數千人後謀反自殺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初安好士八公之徒咸慕其德各竭材智著述篇章分其辭賦以類相次或稱大山小山猶詩有大雅小雅也小山之徒傷屈原與隱處山澤無異作招隱之賦以章其志 逸曰漢書曰淮南王安為人所好書招致賓客數千人後伍被自詣吏具告與淮南謀反上使宗正以符節劾王未至自刑殺也

王逸注

桂樹叢生兮山之幽

翰曰桂香木喻屈原忠良而竄在草澤 逸曰桂樹芬香以興屈原之忠良也遠去朝廷而 偃蹇連卷 權 兮枝相繚 居休切濟曰皆桂樹之 隱藏也 美貌亦喻原之美行

逸曰容貞美好德茂盛也信義枝結條理 成也以言才德高明山輔賢君楨幹也

山氣嶺

良曰嶺從雲氣貌 逸曰岑 峯嶸嶮雲翳鬱也壘烏孔切 石嵯峨 良曰嵯峨高貌 逸曰 谿

谷

銑曰嶺巖險峻貞 逸曰崎嶇間為險 阻隘也間呼雅切為干執切儻苦滑切 水增

波

逸曰涌躍灑 沛流迅疾也 援狄 余 群嘯兮虎豹 嘯 胡高切銑曰嘯 於山中與此為禺也 逸曰禽獸所居志樂佚也猛獸爭食欲相齧 也以言山谷之中幽深嶮阻非君子之所處援狄虎豹非賢者之偶 也齧下 攀援桂枝兮聊淹留 翰曰援持也言原引持美行淹 沒切 留於此以待明君 逸曰登引

山木遠望愁也便 旋中野立踟躕也 王孫游兮不歸 濟曰原與楚同姓故云王 隅也違背舊 春草生兮萋萋 濟曰萋萋草色 逸曰万物蠢 土棄室家也 動抽萌芽也垂條吐葉紛榮華

也歲暮兮

良曰歲暮喻老也

不自聊

良曰不自聊心煩

頃亂常也蟋蟀鳴兮

良曰蟋蟀夏蟬

啾啾

良曰啾啾聲也

悲嘹嘒也以言物盛則衰樂極則憂不宜久隱失盛時也

塊切兮

翰曰雲霧暗也

山曲

佛鉢曰盤屈也

心淹留兮

向曰心淹留者絕望

洞荒上

忽

向曰洞荒忽憂思深也

周兮

音勿

濟曰失志

僚聊兮

慄

音栗良曰傷切

虎豹穴

銑曰既危苦又進虎豹之穴

叢

薄深林兮

刺棘也

人上慄

向曰慄戰也

嶽

欽嶽

嶮

綺礧

欺欺在

魄

魚委逸本作礧礧

嶮

阜岬岬也

樹輪相糾兮

音委逸本作樹輪相糾兮

末胤

濟曰交錯扶

疎枝葉盤紆貌輪橫枝也

青莎新

雜字

樹兮

草霍

藹

良曰莎藹皆草名藹靡隨風

白鹿麕

居

兮或

騰或倚

銑曰白鹿麕皆獸名騰倚猶走

狀貌

嶮嶮

峨峨

向曰崙崙峩峩頭角高

淅淅

疏綺反向曰淅淅

貌

淅淅

淅淅

淅淅

淅淅

貌

淅淅

淅淅

淅淅

獸猶慕倚類而悲哀放棄獨處實難為心也上皆陳山林傾危草木

從此已上皆陳山林傾危草木茂盛麋鹿所居虎

兕所乘不宜有道德養情性欲屈原還歸郢也

攀援桂枝兮

木誓同志也

聊淹留

逸曰聊淹留

虎豹鬪兮

逸曰殘賊之熊

罷咆

蒲交切濟曰咆聲也

禽獸駭兮

良曰駭驚也

走也

曹

良曰曹耦也務述山中不可居而使

王孫兮歸

來

逸曰旋反舊

山中兮不可以久留

逸曰誠多患

害難隱處也

文選三十三卷

十一

三百

六家文選卷第二十三



六家文選卷第三十四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註

皇明

龍統丁觀宣刊

七上

枚叔七發八首

曹子建七啓八首

七發八首

善曰七發者說七事以起發太子也猶楚詞七諫之流

枚叔

銑曰漢書云枚乘字叔淮陰人也善屬辭賦為吳王濞郎中令吳王反乘諫不從乃事梁

孝王孝王薨歸於淮陰武帝即位知其賢以蒲輪徵之乘死於路孝王時恐孝王反故作七發以諫

之七者少陽之數欲發陽明於君也八首者上一首是序中六是所諫不欲犯其顏末一首始陳正道以干之假立楚太子及吳客以為語端矣善注同

楚太子有疾善本疾下有而字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

玉體不安亦少間乎向曰少差日間善曰言美之也史記新垣衍謂魯連曰觀先生之玉兒論語

太子曰憊曰子疾病間孔安國曰少差日間也敗謹謝客翰曰憊極苦也謝辭也客

因稱曰今時天下安寧四方善本作字字和平太子方

富於年濟曰富盛也善曰凡人之幼者將來之歲尚多故曰富也意者久耽安樂

日夜無極邪氣襲逆中若結轆音色良曰言以意察之也極窮襲因也

言邪氣因為逆逆於腹中也轆車藉交革也其結有此矣善曰言邪氣入內而為逆其堅若結也管子曰邪氣襲內玉色乃衰素問岐伯曰邪氣內著絕人長命說文

曰轆車藉交革也轆音色也紛沌徒門切善澹淡噓唏

煩醒翰曰紛沌澹淡混亂也噓唏哀歎兒煩醒言有如病酒者善曰紛沌澹淡憤耄煩悶之兒也王逸楚辭注曰歎歎帝兒

方言曰哀而不泣曰唏噓與歔古字通希許翼切列子曰季梁病矯氏曰病由精慮煩散也毛萇詩傳曰病酒曰醒惕惕休

休卧不得瞑良曰休惕驚為兒瞑寐也善曰尚書曰休惕惟厲中夜以興素問岐伯曰不得卧者是陽明之逆

虛中重聽惡聞人聲向曰虛中精氣竭也重聽事不審也善曰素問曰何謂虛答曰精氣奪則

精神越淥百病咸生濟曰越散淥發咸皆也善曰呂氏

聰明眩曜悅怒不平良

太子豈有是乎鈇曰執猶患也廢止傾墮也豈有是乎設疑辭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廢止也毛萇詩

太子曰謹謝客賴君之力時時

有之然未至善本有於字是也向曰言賴我君之力使我安樂如客言者而未甚至於此善曰言

傳曰廢猶去也毛詩曰會是莫聽大命以傾

無力也善目淫濯謂過度而且大也爾雅曰淫過也又曰濯越

女侍前齊姬奉後良曰齊越二國美人所出善曰越絕書

於吳王曰越王勾踐竊有天子之遺西施鄭巴越不敢當使獻之大

王吳王大悅齊姬齊女也毛詩曰豈其取妻必齊之姜如淳漢書注

曰姬衆妾之惣稱也往來游讌縱恣乎曲房隱間閑之中此

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銑曰言害所從來者

至深遠矣善本無矣淹滯永久而不廢雖令扁鵲治

內巫咸治外尚何及哉向曰巫咸扁鵲皆鄭人善醫疾

史記曰扁鵲渤海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得長桑君禁方視病盡見

五臟韓子曰扁鵲謂晉相侯曰君有疾在腠理猶可湯熨若在骨髓

司命不能醫也桓侯初不信後病遣召扁鵲鵲逃相侯遂死今如

太子之病者獨宜世之君子博見彊識善曰禮記注曰博聞

強識而讓謂之君子也承間閑語事變度去易意尚善本無

離側以為羽翼翰曰語說也常在左右如羽翼也善曰楚

詞曰願承閑而自察也高誘注呂氏春秋曰淹沈之樂浩盪善本之心遁佚之志其奚

由至哉翰曰淹沈耽好也浩盪無厭也遁佚太子曰諾病

已請事此言濟曰諾者敬納之辭言既病

客曰今太子之病可無藥石針刺灸療而已哉善本無

可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也良曰去除也善曰

太子曰僕願聞之言可無用藥石唯可

客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向曰龍門山名出桐

木堪為琴瑟善曰

周禮曰龍門之琴瑟孔安國尚書傳曰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魯連子曰東方有松縱高千仞而無枝也

輪菌貧根扶踈以分離向曰中木中也鬱結輪菌文理鬱

也說文曰扶踈四布也張晏漢書注曰輪菌委曲也

上有千仞之峯下臨百丈之谿湍流素波又澹淡徒徒敢之

其根半死半生冬則烈風翰曰湍疾沫也澹淡洗濯之兒善曰包

漂霰飛雪之所激也夏則雷霆霹靂之所感也

善曰感觸也莊子曰朝則鷓鴣黃鵠胡葛鳴且鳴焉

鷓鴣黃鵠高唐賦曰王雉鷓鴣黃禮記曰各冬曷且不鳴鄭玄曰曷且求且鳥也郭璞方言注曰鳥似雞冬無毛晝夜鳴鴉與曷並音渴暮

則羈雌迷鳥宿焉獨鵠晨號乎其上下鷓鴣哀鳴

翔乎其下濟曰鷓鴣黃鵠皆鳥名羈鷓鴣孤鳥也鷓鴣亦鳥名也善曰楚辭曰鷓鴣啁啾而悲鳴於是

背秋涉冬使班爾斫之斬以為琴野蘭善本作琴擊字若斫以為琴野蘭古之

絲以為絃良曰秋冬之間木成實也班公輸班爾王爾皆古之工人野蘭野蠶之繭善曰論語曰師摯之始關雎

之亂洋洋乎盈耳哉鄭玄曰師摯魯大師也以其工琴謂之琴擊衛京房善易謂之易京野蘭野蠶之繭也東觀漢記曰元武二年野蠶成繭被山

孤子之鈎以為隱九寡之珥二以為珥

反善本作鈎字銑曰鈎珥皆寶也隱鈎皆琴上飾取孤子寡婦之寶而用之欲其聲多悲聲九寡九度寡也善曰古樂府有孤子生

行賈達國語注曰鈎帶鈎也相子新論曰琴隱長四十五分隱以前長八分列女傳曰魯之母師九子之寡母也不幸早喪夫獨與九子

居蒼頡篇曰珥珠在耳也珥人志使師堂操張善本無伯善

伯下有牙為之歌向曰師堂子京伯子牙皆古之善鼓琴者操張張琴也善曰師堂樂師也韓詩外傳曰

孔子學鼓琴於師堂子京而不進師堂子京曰夫子可以進孔子曰丘已得其曲未得其數也琴道曰堯暢達則兼善天下無不通暢故

謂之暢列子曰歌曰麥秀漸兮雉朝飛翰曰漸麥芒兒善曰宋玉笛賦

日麥秀漸兮鳥華翼埤
蒼日漸麥芒也慈敏切
向虛壑兮背槁考
槐依絕區兮

臨迴溪翰曰槁枯也絕區謂危絕之地迴溪曲
善曰說文曰藁與槁古字通
飛鳥聞善本

翕許翼而不能去野獸聞之垂耳而不能行蚊

巨矯矯矯螻蟻聞之拄步喙而不能前濟曰皆感琴而然也翕斂也蚊

南楚或謂蛄為螻爾雅曰蟻蚍蜉也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彊起

而聽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嚮楚牛之腴菜以筍息蒲良曰嚮牛以芻養者腴腹下肉也筍蒲竹

筍蒲心善曰說文曰嚮以芻莖養國牛也國語曰嚮藜幾何嚮肥

或為嫌未詳說文曰腴腹下肥者毛詩曰其軟維何維筍及蒲肥

狗之和去冒以山膚銑曰冒覆也山膚雉白楚苗之食安胡

之飯向曰言用楚地之糲稻為之食故云楚苗又用彫胡草實以

羹也鄭玄禮記注曰芼菜也謂以菜調和之也冒與芼古字通山膚

未詳楚苗山出禾可以為食淮南子曰苗山之銜高誘曰苗山楚山

也安胡未詳一日安胡彫胡也搏徒之不解一啜常而散

翰曰搏之不解言粘也啜嘗也一嘗而散言滑也於是使伊

尹煎熬易牙調和濟曰伊尹負鼎于湯說以至味故使煎熬

而呂氏春秋曰伊尹說湯以至味又白公曰若以能蹠煩之臠

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淄澠之合者易牙嘗而知之能蹠

而涉藥略之醬良曰熊蹠熊掌也臠爛也勻藥調和也言

熊蹠不熟方言曰臠熟也音而韋昭薄者之炙去鮮鯉

上林賦注曰勻藥和齊鹹酸美味也薄者之炙去鮮鯉

之鱠銑曰取獸薄者上着滑肉為炙鯉魚名善曰薄者未詳一

鯉鱣秋黃之蘇白露之茹人蘭英之酒酌以滌口

良曰秋時蘇黃露下蒸滑皆可食也茹菜之稱酒中漬蘭葉取其香也蕩滌於口以自適也 善曰茹菜之物名也漢書曰百味旨酒布

蘭生晉灼曰布列 山梁之餐豢 患 豹之胎 翰曰論語云山

豢豢也音官六韜曰武王伐紂得二大夫而問之曰殷國將有妖乎

對曰有殷君陳玉杯象箸玉杯象箸不盛菽藿之羹必將熊蹯豹胎

小飯大歡 悅如湯沃雪 良曰歡飲也如湯沃雪言食之易

易也家語孔子曰人之 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彊

起而 善本無 嘗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鍾岱之牡 齒至之車 濟曰牡馬也鍾岱之地在

曰君馬齒至矣言以此等馬駕車矣 善曰漢書曰趙地鍾岱石北

迫近胡寇如淳曰鍾所在未聞石山險之限在上黨曲陽呂氏春秋

曰代故馬郡宜馬齒至之車未詳或說曰公羊傳曰先軫謂晉侯曰

君馬齒至也言以齒至馬駕車也戰國策曰騾之齒至矣服檻車而

上太 前似飛鳥後類駟 虛 銑曰言此馬類鳥獸之飛走

行也 曰駿馬有晨風黃鵠皆取鳥名馬言走疾若飛也范子 稱側麥處

曰千里馬必有距虛呂氏春秋曰距虛鼠後而兎前 善曰以稱麥

服 善本作 躁 祖 中煩外 急而外煩擾服駕也 善曰以稱麥

分劑而食馬為肥故中躁而外煩也王逸楚詞注曰稻稞稱麥擘黃

梁左氏傳慶鄭謂晉侯曰今乘異產將與人易張脉債與外強中乾

也 羈堅轡附易路 翰曰羈勒也 於是伯樂相其前後

善本無 後字 王良造父為之御秦缺樓秀 善本 為之右 濟

伯樂古之善相馬者王良與造父皆善御車者秦缺樓秀皆善走者

右車右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古之善相馬者若趙之王良秦之伯

樂尤盡其妙文子曰伯樂相之王良御之史記曰周繆王使造父為

御西巡狩秦欽未詳韓子曰夫獵託車輿之安用六駕之足使王良

佐轡則身不勞而易及輕獸今捨車輿則雖接季之走 此兩人者

無時及獸矣許慎淮南子注曰樓季魏文侯之弟也 馬佚 能止之車覆能起之 良曰兩人即王良造父也 佚驚也 善曰兩人秦缺

樓季也家語顏回曰東野之御善則善矣馬其將必佚也 於是使射千鎰之重爭千

里之逐 銑曰射猶賭也言賭千鎰之金而爭逐千里之道 善曰史記曰田忌數與齊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

相遠有上中下輩於是謂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勝忌然之與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之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而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千金賈達國語注曰一鎰二十四兩韓子曰王子期為趙簡王取道爭千里之 此亦天下 善本有 至駿也太子能彊起乘之乎

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既登景夷之臺南望荆山北望汝海左江

右湖其樂無有 向曰景夷臺名汝海水名無有者言無有過之 善曰景夷臺名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荆

山在荊州郭璞山海經注曰汝水出魯陽山東北入淮海汝稱海大言之也戰國策魯君曰楚王登京臺南望獵山左江右湖其樂之志死無有天 於是使博辯之士原本山川極命草木

比物屬事離辭連類 翰曰言使博學辯辭之士陳說山川之原本盡名草之所出比象其物而

屬文章離別辭句以類相欠 善曰趙岐孟子注曰命名也禮記孔子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韓子曰多言繁稱連類比物也 浮

游覽觀乃下置酒於娛 善本 懷之宮 濟曰浮游猶徘徊

虞懷宮名也 連廊四注臺城層構紛紛玄綠輦道邪交

隍池紆曲 良曰注連也紛紛盛兒以玄綠之色以飾臺城輦道也隍池城紆曲也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四阿若今

四注也黃當為 溷草白鷺孔雀 善本鳥昆 鵠鵠鵠

鳩鵲翠鬣 紫纓 銑曰皆鳥名鬣首纓毛也 善曰溷

龍德牧邕邕群鳴 向曰螭雌龍也鳳背上文曰牧腹下文曰德邕邕聲也 善曰螭龍德牧並鳥形未

詳爾雅曰邕 陽魚騰躍奮翼振鱗 翰曰魚者陰之陽也

邕鳴聲和也 淑 溲 蓼 蔓草芳苓 於陰而屬於陽故鳥魚皆 外生魚游於水鳥飛於雲

